新世代小說大系

武俠卷

黃凡／林燿德主編



9

武俠卷

新世代小說大系

黃凡／林燿德主編

9

新世代小說大系

希代書版

9

吳翎君
阿　盛
荻　宜
張大春
陳雨航
陳裕盛
陳曉林
溫瑞安
葉言都
顏崑陽

希代書版



封面／新悅設計

20位當代名家推薦

新世代小說大系，透過小說類型的視角，精選了四十年來台灣小說創作一百零一家的作品。編者的努力，使小說的創作者、鑑賞者、研究者手邊都有了一幅可用的創作心靈地圖，藉以瞰視小說創作世界多彩多姿的全貌。

子敏（散文家，兒童文學專家）

在這個衆聲喧嘩的時代裡，不僅政治要多元化，文學也要多元化，《新世代小說大系》的十二種主題取向，展現了新世代的豐繁心靈，也記錄了社會的多元樣貌。

王溢嘉（健康世界總編輯）

文學面對無限人生，新世代的作家羣懂得尊重這種「無限」的位格，無論取材與表達，都靈活的顯現出眞正自由的風貌，粉碎了擠牙膏式的傳統道德規律，開拓出新人文的天地。這一記極具震撼力的重拳，正符合我久久的期待，文學所要的，正是這樣的無限與自由。

司馬中原（小說家，中國青年寫作協會值年理事）

編總集除了羅列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外，同時會顯現編者的文學理論與批評眼光。「新世代文學大系」與其他的總集選擇角度不同，縱然不能展現全貌，但反映新世代生活與心靈空間的文化理想，必然值得期許。

沈謙（空中大學人文科主任）

戰後第三代在小說領域的探索與成就，不但值得肯定，更值得妥加編印，呈現在兩岸的讀者之前。此岸的讀者面對此大系，當可體認當代人是怎樣生活，怎樣感受，怎樣幻想，而得到自知。彼岸的讀者面對此大系，不但可以窺探此岸的心靈，更可在迎接工業化、民主化的未來時，加以參考。按照主題來分卷，是調整新焦點的好辦法，值得一試。

余光中（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

新世代小說大系

我很高興看到這樣一套書的出版，它有斷代的文學史意義。做法上，它明顯的有選「人」和選「類」取向，這無可厚非，問題是(1)在選出的「人」和未被選出的「人」的比較之下，如何提供一份更合理的名單？(2)以「類」編選「大系」，雖是一種「突破」，但是否最好，應有更強的說服力；另外，這樣的類分是否可以成爲一種典範，主其事者不能不深思。最後我建議此套書應有一篇強而有力的「總序」，而不僅是一篇「宣言」。

李瑞騰（淡江大學中文系教授，文訊月刊總編輯）

台灣逐漸脫離邊疆文學的陰影，新世代小說家居功至偉。這一代的小說家拓寬視野，有更深刻的生命反省和現實關懷。《新世代小說大系》呈現了這種飛躍的氣勢。

東年（聯經出版公司副總經理）

給新世代的中國小說作品作一時代性的價值定位，眼目所開十二大類，足以呈現今日社會人生的各種品味，必然需要經過嚴格的篩選和痛苦的裁決，相信這套書是最具推薦價值，最有時代意義的里程碑。如果在「小說」之上冠以「中國」兩字似更合適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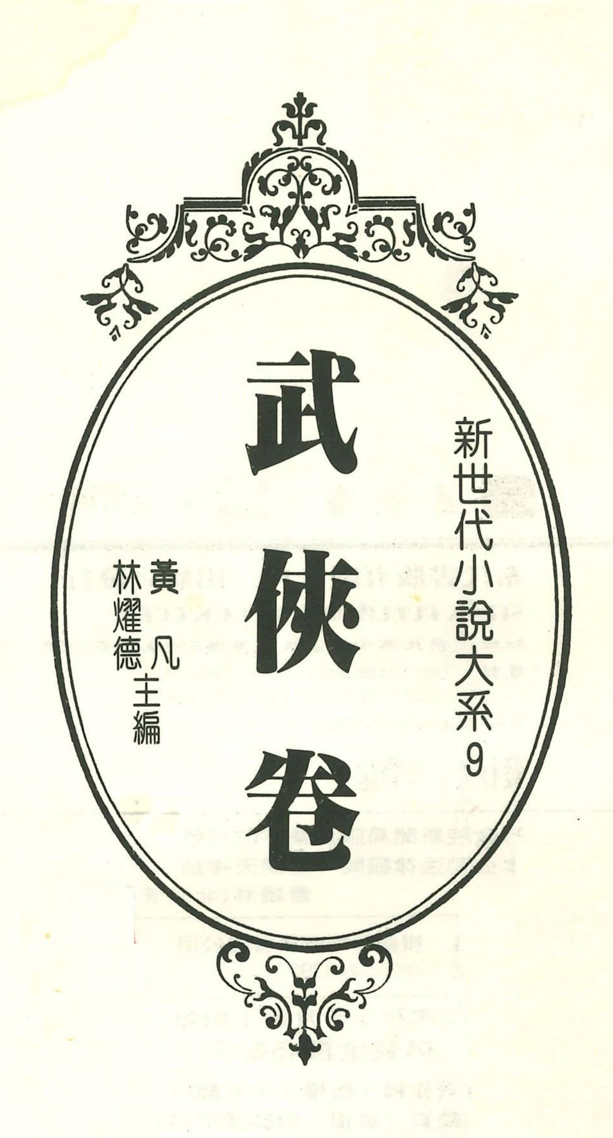
周何（師大文學院院長）

沒聽過那一個蠢人說過「台灣八〇年代沒有作家」。任何一個時代都會有作家，問題只在於這些作家是「什麼東西」。『新世代小說大系』編輯立意很好，這該算是八〇年代台灣文壇的大事。希望所有稍具文化水平的人都能去買一套，當然，莫只是擺著好看，要用心去看。

阿盛（時報周刊編輯主任）

所有新生的事物都是值得重視的。新生代作家的作品，不管是否已有成熟的表現，都值得閱讀，也值得向讀者推薦。

馬森（聯合文學總編輯）



武俠卷

新世代小說大系9

黃凡
林燿德 主編

希代書版有限公司

S 武俠卷 黃凡 林燿德 主編 定價160元

希代書版有限公司／出版／發行
SITAK PUBLISHING & BOOK CORP.
社址：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639巷25弄35號
電話：(02)7135272・(02)7135273
(02)7135736・(02)7172226
FAX：(02)7176097

發行人：朱寶龍

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0779號
本公司法律顧問：梁開天律師
蕭雄淋(北辰著作權事務所)

印刷者：祺龍印刷實業有限公司
電　話：(02)9416392

中華民國78年5月第1版第1刷
精裝全套4500元

向本公司郵購：劃撥帳號0017944－1(希代書版)

《新世代小說大系》總序

——我們書寫當代也創造當代——

黃凡
林燿德

1

《新世代小說大系》是台灣新世代小說家成就的總覽，也是我們共同面對歷史、立足當代、展望未來的告示性宣言。

新世代小說家證明自己存在也證明時空存在的唯一策略，就是提出作品，加入被讀者決定的文學史洪流中，並顯現璀璨的光澤。我們深信文學本身就是一種真理，無論是透過殊相來展示共相，或是從共相中挖掘出殊相，未來的道路已歷歷在前，我們已賦與生命和生活嶄

新的觀察和價值，並且繼續探測理想和現實之間的距離，找尋無孔不入的種種人間悖論，也制定出遠異於前行代的生存法則。

我們書寫當代，也創造當代。

如果薩侯特、畢多以及霍格里耶本身不提出他們劃時代的創作，那麼即使霍格里耶本身寫下《未來小說之路》、《自然、人本主義．悲劇》等宣言，「新小說」一詞依然無法在文學史中立足。也沒有誰能夠想像，倘若八大家不事著述，唐宋的古文運動究竟伊於胡底。

如果我們正提出一個新世代宣言，那麼這個宣言的性質和過去曾經在歷史出現的任何專斷、獨裁主義的宣言毫無一致之處。因爲我們的內容是一種新世代的多元化氛圍，拋棄僵硬沉重的歷史包袱、也藐視强買强賣的理論策略；我們有權利擁抱視野所及的一切、化育養成新天新地，也有權利粉碎人間一切斯文掃地的迷思與龜裂崩頹的偶像。

我們共同踩踏出曼妙巧趣的節奏，讓各種文體的敲擊和思想的回音交織成一組氣宇軒昂、崇高壯麗的交響詩。

我們解放加諸文學靈魂的各種桎梏。

我們反對歷來對於「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學」的割裂劃分，經典性正文事實上和通俗正文一樣尋常，一樣受到既定的觀點和被放縱的品味所操縱。同時我們也不贊同文學被列爲和衛生紙等級的耗用性消費商品，成爲排行榜上任人擺布的可笑參數。

文學，終究掌握並且發展社會的語言。

偉大的作品不受制於並時的市場行銷系統，也不因歷史因素和下層建築的坍塌而消解。它們脫離作者，穿越時空，沈默地和未來的讀者對話、和眼前的讀者交談，從對話和交談中揭示人類的幸福與困境，創造出民族的聲音與版圖。

2

《新世代小說大系》總集一百零一家，共計有一百三十三篇作品。

自一九五〇年迄今，台灣出版的小說選集已突破三百部（套），大致而言都是以作者導向做爲編選的基調，間或有以專題爲編選主旨的成品，但是都侷限在一個特定的項目下。在進行這套選集的編選工作時，我們決定採取一個突破性的視角，也就是透過作品類型的劃分，來呈現新世代小說的整體風貌。

政治、都市、工商、鄉野、心理、歷史／戰爭、科幻、神秘、武俠、校園與愛情，是這套選集中容納的十二種主題取向。這十二個類型並非後設的「理論類型」（Theoretical type），而是經過我們歸納整理而得的「歷史文類」（Historical genre）。我們刻意捨棄了諸如推理這一類的主題，並非因爲它們不值得正視，而是因爲它們並未在本土生根茁壯，目前仍非新世代作者致意經營的項目，也尚未被小說讀者狂熱地接受。

一百零一位作者幾乎囊括新世代中的傑出作者，對於深具潛力的新銳我們也毅然選入，但是我們仍然適度規避了作者中心主義。依類型分卷一方面改革了歷來「點人頭」的遊戲規則，另一方面得以呈現編選者對於文學史的觀照，通過多元類型的彙總，創作的主潮、讀者的品味和類型本身的流變因而形容盡致。

3

所謂「新世代」在未被確切定義前，是一個因時空轉移而產生相對詮釋的名詞，在此我們以出生序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小說家做爲編選的主軸，並以四五至四九年間出生者做爲彈性對象，換言之，就是一般而言「戰後第三代」以降的小說作者羣。

地域方面的範疇顯然以台灣爲核心。李永平出生僑居地而現居台灣，鄭寶娟出生台灣而現居歐洲，溫瑞安既不出生在台灣而目前亦未定居台灣，但是以上列舉的幾位作家都在台灣的文化環境中長期浸濡甚至引領風潮，因此我們都認定他們是「台灣作家」。我們採取的是文化視角而非泛政治化的血緣論，因此更無所謂「省籍」問題存在。

一百零一位傑出作者中，有一位入選五次、兩位入選四次、三位入選三次、十五位入選二次，其餘八十位入選一次。我們同時訂下一個規則：每卷中每位入選者以一篇爲限，入選篇數較多的作者往往是因爲他創作的幅面廣，即使量少也可因質精而重複選入；但卻不表示

僅入選一篇的作者成就有限，而是因爲他選材較爲統一或是專精致力於某項類型的開拓。

在男女作家的比例方面，我們事先並未考慮，不論性別純就作品本身的品質進行取捨。完成選編工作後纔發現男女兩性作者呈現六比四的分配。雖然這個比例可能會引起女性主義者的訾議，但是思及毛姆當年提出「世界十大小說家」時，彤管揚輝的女作家竟然僅佔兩席，我們可以無愧。

經過兩年的籌畫和作業，我們閱讀了數百部小說集，並蒐集了近廿年重要文藝刊物與史料，終於完成了這套選集。十二冊的標題和作者羣分別是：

《政治卷》

李　潼・宋澤萊・拓跋斯・林雙不・苦　苓・張大春・許台英・黃　凡・
楊　照・蔡秀女・

《都市卷》

王幼華・平　路・朱天心・李　昂・吳念真・東　年・阿　盛・林宜澐・

候文詠．袁瓊瓊．張大春．黃　凡．覃　觀．羅智成．

《工商卷》

小　赫．羊　恕．吳文津．林雯殿．陌上塵．陳裕盛．張惠信．莊華堂．
黃　凡．葉姿麟．蔡素芬．

《鄉野卷》

王湘琦．李永平．吳錦發．東　年．阿　盛．林雙不．洪醒夫．張貴興．
黃瑞田．詹明儒．廖輝英．廖蕾夫．履　彊．

《心理卷》

王幼華．杜十三．吳錦發．林燿德．夏　行．陳彥希．張國立．黃　凡．
馮　青．黃啓泰．賴香吟．羅位育．羅　葉．

《歷史／戰爭卷》

羊　恕．李啓源．何　毅．林秀玲．周祖述．郭　箏．陳萬軍．黃　啓．
喬鐘霄．鍾延豪．

《科幻卷》

平　路．林燿德．柯順隆．張大春．黃　凡．賀景濱．葉言都．鄭寶娟．

《神秘卷》

王幼華．今　靈．阿　盛．林　婷．梁寒衣．陳裕盛．溫瑞安．楊麗玲．
蔡秀女．鄭寶娟．

《武俠卷》

吳翎君・阿　盛・荻　宜・張大春・陳雨航・陳裕盛・陳曉林・溫瑞安・葉言都・顏崑陽・

《校園卷》

朱天文・陳　燁・郭惠芯・張惠媛・彭樹君・葉姿麟・楊　明・詹玫君・詹美涓・鄭明娳・

《愛情卷Ⅰ》

今　靈・江　離・李　昂・吳淡如・林佩芬・林雯殿・林黛嫚・洪祖瓊・袁瓊瓊・陳　彥・郭玉文・許振江・

《愛情卷Ⅱ》

郭强生・張曼娟・陳稼莉・黃子音・黃秋芳・廖輝英・劉　君・鄭寶娟・簡　媜・蘇　菲・蘇偉貞・

事實上類型的歸屬並非一成不變，我們選入的作品中也有許多篇章屬於複合類型，黃秋芳的《X小姐和Y小姐哭了》探討情慾，又有心理主義的傾向，林燿德的《雙星浮沉錄》是歷史政治派的科幻小說，加以星際戰爭場面，兼具了歷史、政治、科幻和戰爭四種類型的特徵。「歷史」和「戰爭」往往相伴而生固不待言，而「工商」一類又是「都市」的特殊分支，絕難釐清界限。不過前文已經提及，我們採取的是「歷史文類」編輯法，而非意在建立一套基於同一理論設定下的理想化「理論類型」，同時就文學發展而言，亦步亦趨套用類型理論的「完美」典範亦不可求。我們提出的是十二個互相影響、互相滲透的權宜性類型坐標，目的不在於歸案建檔，而在於展示新世代蓬勃旺盛的發展軌跡。

一旦開始，腳步便無法停頓，嶄新的型態形成場已經化闇爲明；撥開昨夜殘餘的斷梗飄萍，我們書寫當代，也創造當代。

《武俠卷》前言

武俠小說人人愛看，卻被人人排除在「文學」的統轄之外，地位較言情小說尤低。直到七○年代一羣優秀的新世代作家倡言「新武俠」的觀點，武俠小說才逐漸進入文壇討論、研究的範疇中。羅青曾在《武俠與文學》一文中提出：「武俠小說之所以能夠流行百餘年而不衰，除了文學、社會的因素之外，最主要的還在文化。其之所以能夠吸引現代讀者，那是因爲其中包含的匈奴性格恰與現代文明的野蠻面有某種程度的應和。這種孔子與盜跖的衝突，不但發生在農業社會與工業社會之間，也發生於一個人的內心，是文化的，也是人性的。武俠小說剛好對這種衝突，做了某種程度的抒發與反映，其吸引當代的讀者，實在是當然的事。」

自一九七七年《當代中國武俠小說大展》印行迄今，武俠小說的面貌是否已經脫離了過去數十年的敍述模式，並沒有引起文壇進一步的注意。武俠小說的更新與飛躍如果存在，也存在於一種被視而不見的情態下。談及「新武俠」的形成，我們仍然會想到古龍的作品，古龍

將作品中推理、懸宕的性格以誇張的比重突顯出來，加以現代感、生活化的對話和詩篇般的斷句，他無疑是「後現代」武俠的巨匠，如果不是因爲情節繁冗，無效率地雜湊字數以及彈性疲乏的詭計圈套，古龍就不至於幾近一事無成。

溫瑞安對於武俠小說氣格提升的實踐，咸信是繼金庸的諷世武俠後不做第二人想的一代巨匠，而他最重要的信念，不在於技巧方面的裝修（雖然在行文的詩化以及敍述結構的巧妙調度等方面他的經營從來不遺餘力），而在於將武俠小說正統化的企圖。

也許將《武俠卷》納入《新世代小說大系》，這項做法本身，就是武俠小說正統化的進一步實踐，事實上，我們企圖讓各種邊緣類型推挪至核心位置的努力，就是對舊文化觀的正式宣戰。

在這一卷中，我們收錄的不僅僅限於結合「純文學」與「武俠小說」的實驗性作品，讀者甚至可以發現，我們也選入了刻意使用武俠語彙來反諷武俠內容的後設作品，不論是「新武俠」或是「反武俠」，藉由這些值得肯定的作品，我們期待辯證，更期待「武俠文學」的成長茁壯。

目錄

漁樵

• 吳翎君

吳翎君，一九六二年生於台灣花蓮，政治大學歷史系畢業，現任《歷史月刊》編輯主任。

本文首刊於《皇冠雜誌》（1987・10）。

柳成蔭下得馬來，信步走向溪谷，任坐騎隨意在溪畔草地上覓食。

江南三月，鶯飛草長，伴隨著溪流潺潺，好一片江山如畫，錦繡無垠。三日內奔馳幾百里地，臉上的笑容抹了灰，亦真個是風塵僕僕。柳成蔭沿著亂石往溪裏行，來到水邊，摘下笠帽，劍亦信手擱在巨石上。這把劍伴隨他已多年，劍莩處早已是汗垢油亮，劍穗亦纏結而疏落，再不是初下山時的光鮮奪目了。

柳成蔭看著這把伴隨多年的三尺長劍，不禁有些女兒意起來。臨下山時，拜別師門，師父特意賜給了他這把劍，要柳成蔭珍惜使用，切莫胡作非爲，與人好勇鬥狠。這些年柳成蔭走馬燕趙，壯遊大江南北，靠的便是手上這把劍了。雖然亦未曾闖出什麼了不得的名號，卻也如摯友般地以身相隨。

而他現在正要去看一個多年的故交老友。每回他心有鬱結時，第一個想到的便是這位故友——顧景舟。不管是快意恩仇的年少歲月也好，這幾年的風霜雨雪也罷，心裏牽牽掛掛的

就是這位由絢爛歸於平淡的朋友了。

朋友，古往今來，多少至性真情流傳下來的典型，至今教人神往景仰。伯牙子期弦斷爲知音，乃高山流水；青谿岸邊，桓伊爲獻之吹笛，乃爲梅花三弄；至若廷陵季子掛劍，更是多少壯士英豪夢寐以思的境界！一死一生交情乃見；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繫百里之命，對柳成蔭而言，顧景舟就是這樣一種朋友。而此番奔馳數百里，所爲的也就是來看一看這位睽隔經年的故友，不知容顏是否依舊？

柳成蔭在溪邊脱下草鞋，信手擱在亂石堆上，赤著脚巴丫子走向七家灣溪。

溪水沁涼，柳成蔭捧了滿掌水往臉上撲，洗淨塵土，也好給故友一張清新煥發的臉顏。溪水發源處，想是春雪初融，一路迢遙行來，猶兀自冰冷。洗好了臉，柳成蔭把脚舒泰地泡在溪裏，感受那一絲冷冽的快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許久未曾想到童蒙開讀的書句了，忽然又自心底浮現上來。這幾年落拓江湖，幾乎已憶不起塾師之所教示，甚至湖海遊歷的這些個歲月，亦極少返回師門。猶憶上山習藝時把童蒙開讀的書句拋在腦海之外，一心練劍；藝成下得山來，師父的言語諄諄，聽者不免藐藐，飄飄蕩蕩地似柳絮清風，落拓行遊，卻怎是一個了局？柳成蔭想起初識顧景舟的因緣。

那一年楊柳青青，柳成蔭拜別師門遠行，賦別鄉關，走馬燕趙。路經七家村時，看看天

色將晚，若再趕一程，便要到石家堡才有歇脚處，而七家村到石家堡尚有數十里路，望著漸黯的天色，柳成蔭心想：不如就在七家村打尖兒，明早再趕路吧！

牽著馬韁索，柳成蔭走遍整個村子，竟連一家客棧都找不到。走著，走著，來到一戶大宅的四合院，叩門後，應聲而出的是一個小廝，柳成蔭唱了個喏，說道：

『小哥，今兒個趕路，錯過了宿頭，煩小哥轉請你家主人，可否借宿一晚？』

『壯士從哪兒來？』小廝禮貌地問道。

『嶺南柳家莊。』

『待我稟明員外，壯士請稍候。』

『有勞小哥。』

那小廝進去不到一忽兒就出來了，帶著柳成蔭進去見主人。主人面團團如富家翁，頗爲好客，命小廝牽柳成蔭的馬到厩裏餵食草料，並備宴款待。柳成蔭初出江湖，不免受寵若驚：

『不敢叨擾，員外，千萬別費事，我自個兒帶得有乾糧，隨意果腹即可，借宿已是大恩，況乃宴饗？』

『柳爺切莫見外，敝姓顧，草字景舟，世居七家村，若柳爺不急於趕路，且多盤桓幾

日。』

『不敢多擾，明日即啓程北上。』

『柳爺莫非有急事？』

『非也，柳某嚮慕燕趙男兒之性情，思爲北地遊歷，多長些見識。』

『那又何必急在一時，且先多住幾日，敍敍柳爺的江湖閱歷，再緩緩上路吧！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亦要隨興之所至，何須行旅倥傯。』顧景舟留客殷殷。

『謝員外好意，逆旅之遇，不敢多事叨擾。』

『柳爺切莫拘執，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我是喜歡朋友的人，』顧景舟停頓了一會兒，望望柳成蔭濃眉準鼻，壯碩的形體，益覺英氣勃發：『柳爺總也聽過，同船過渡猶須造五世浮屠，況乃相識共宿，萬莫再孤意執著，先住下來再說吧！也不要稱我什麼員外了，我略痴長幾歲，便兄弟相稱吧！』

『顧兄盛意拳拳，柳某亦不敢違了。』

『敢問柳兄師出何門？』

『嶺南陸家塢。』

『陸嘯天與柳兄如何稱呼？』

『正是家師。』

『原來是陸大俠的高足，莫怪如此英氣勃發，而又光華內斂，』顧景舟打量了柳成蔭的裝束，一身短打，黑色布衣，顯得樸素中自有莊嚴：『陸大俠可還健朗？』

『一向安康，課子授徒，耕稼維生，平淡而與寰宇無爭，顧兄識得家師？』

『有一年，我隨家父遊歷江南，有緣識荊。那時陸大俠猶是中年漢子，今怕也老了吧！』

『家師自柳某人師門以來，極少外出，亦不過問江湖上的事，十年來就一直是那個樣子，也不知老了沒，倒是髮上略有星霜了。』

顧景舟沉吟了一會兒，說道：『令師果是人中龍鳳，急流勇退，隱遯山林，難得啊！難得。』

『顧兄似乎對家師知之甚詳，柳某倒想請教。』

『想是陸大俠少提昔往風雲，柳兄，』顧景舟頷首拈鬚，續道：『當年提到江南大俠陸嘯天可是赫赫威名，怎地柳兄卻不知曉？』

『家師向不提江湖歲月。』

『不提也好，反正是紅塵翻滾，能耕稼漁樵安穩此生，想是最好的歸宿了。』

『顧兄似乎對江湖上的事知之甚稔？』

『其實，我從小也喜舞刀弄劍，家父不允，祇得入塾啓蒙，中得一個秀才，再無心科考，便以蒐羅武林掌故自遣，十幾年下來，倒是小有所得，不至於茫無頭緒了，加上薄有積蓄，管理些莊稼田莊，閒暇時戲填詩詞，兼弄丹青，便也悠遊度日。』

『顧兄琴棋書畫般般皆能，如柳某之凡夫俗子，一介草莽，得緣識荊，實乃三生有幸。』

『柳兄言重了，』顧景舟把兩人的酒杯斟滿：『柳兄豪情萬丈，正是我輩仰慕朱家郭解者流——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咳咳，但願能常得聞柳兄江湖閱歷之風險行跡，浮人生一大白。』

柳成蔭喝乾了酒，略述拜師習藝，藝成下山湖海遊歷種種，秉燭之談，乃爲莫逆。

在柳成蔭落拓江湖的這幾年中，顧景舟成爲他心心念念的朋友，每每路經七家村——甚或七家村的數十里外，亦必繞道以行，來探望這位誼兼師友的逆旅主人，而且，每次來總要盤桓一些時日才走。

那一年韃子肆虐，神州逢千古未有之大劫，駐軍決堤以淹韃子，不意竟沖垮整道河堤，七家灣溪正是洪水滔滔，整個村子都淹沒在水裏了。更因此，淮河下游亦改了道，天災人禍，顧家的莊園數百畝地亦均流失，顧景舟庇天之佑，僥倖逃得性命。洪水退後，滿目瘡痍，田畝成河道，七家村已面目全非，顧景舟所收藏的書畫金石與善本、手抄，亦均付諸流

水。顧景舟雖傷慟欲絶，猶捨不得這片生長之地。於是在山境處結廬而居，耕稼採樵，養菊自娛。隔年春和景明，柳成蔭重訪舊時地，昔日王謝堂前燕，影踪已杳。察訪了許久，才自山樵口中得知顧景舟結廬山坳，循徑而往，故友重逢，憑添滄海桑田之感，髮上星霜幾許，更添悲涼。竹屋陋簡，故友倆便諦聽林嘯飲茶，談論江湖歲月，竟夕不眠。以後，隔些年時柳成蔭總會到七家灣溪來與故友共坐長敍，同話桑麻與湖海新事舊聞，以爲平林歲月之悲喜。

柳成蔭坐在溪畔亂石堆上，想著這幾年自身的遭遇與心境之轉變，不禁慨嘆人世紅塵的流轉如斯，逝者已杳，情分依舊，便就這樣一絲牽繫，直到如今。

柳成蔭穿上草鞋，把劍縛在背上，繫好箬笠，上岸找尋坐騎。撮口呼嘯，青驄馬應聲馳來。這匹伴他多年的坐騎，亦宛然是老友般親切了。上了馬，柳成蔭一路往竹廬馳去。

抵竹廬，顧景舟正提著一桶水在澆菜，看到柳成蔭一路馳來，急忙放下水桶，載奔迎去，忙不迭地延故友入內，奉上明後春茶。

『柳兄，你來得正好，水芹菜鮮嫩，筍子也剛鬆土，清炒下酒最好。』

『顧兄別來無恙否？』

『都這把年歲了，還在意什麼有恙無恙，山居悠閒，晝夜苦長呢！倒還捨不得死就是了。倒是你，湖海爲家，僕僕風塵，真是未老頭先白了。』

『江湖多事之秋，兼且國仇家恨，女真未定，又來了韃子，男兒身許湖海，國族無窮願無盡，海晏河清更待得幾時？』

『柳兄，唉！』顧景舟嘆了口氣，續道：『你就是愛管閒事的毛病不改，身外之事哪顧得這許多？』

『顧兄所言非不知也，人人顧得自身，天下事落得誰來管？』

『從前孔夫子說過「邦有道則仕，無道則隱」，你該懂得這個道理才是。』

『照你這麼說，天下亂自他亂，我獨修得一己安穩，江山蹂躪如許，也不去管了麼？』

『舉國倉皇，湖海生波，豈一人之力所能勝？人人把一己之身修好了，不就天下太平？』

『顧兄，恕我直言，誰又聽得你這一番話？』

『聽者自聽，不聽者又能奈他何？』

『顧兄，你熟讀聖賢書，文章經國之大業，你滿腹經綸，不肯用世，豈不都埋沒了？』

『埋沒也好，反求諸己也罷，生逢亂世，力亦有時而窮。』

『退隱山林，顧兄，你心安麼？』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此時此境，亦僅能如此了。』

『顧兄何不遊歷湖海，以觀地理山水之勝，或亦有助於經世濟民？』

『江湖險巇，是非紅塵不到我，又何必蹚這趟渾水？』顧景舟仍是以不疾不徐的語調說道：『柳兄，鐘鼎山林，各適其性，你亦無須再勉强了。』

『顧兄，我是爲你不甘，爲你叫屈啊！』柳成蔭不免焦急起來。

『柳兄，你還是那個急性子，一頭熱烘烘的，安身立命，總要先安身才能立命啊！似你這般栖栖惶惶，又成就得什麼？連身都不得安了。』

『湖海波濤，我又怎能安得下身來？江山遭劫，豈能坐待？』

『山水各適其性，我不勸你，柳兄，你也無須勉强我了，我帶你去看看最近新培的幾本菊花。』顧景舟說著，拉了柳成蔭的手往屋外走。

菜園裏一派青翠，靠近南方的向陽坡地上植著幾畦菊花，暗綠的葉片，柳成蔭泰半不識，顧景舟熱心地解說著。

『我現在正編繪一本菊譜，待會兒拿給你看，』顧景舟指著一株厚葉短莖的菊花，繼續說道：『這是我費了三年工夫培育出來的新種綠菊花，每年秋後結苞開花，要到冬春之際始凋萎。』

『要是你像這株綠菊就好了，想不到一場浩劫，把你折損成這樣。』

『紅塵俗事，也不須太在意。這一身臭皮囊，有也好，無也好，浩劫云何，都是鏡花水月，拋卻了事。』

『拋開紅塵，放卻臭皮囊，奈何匣中三尺長劍不甘蟄伏！』

『劍從心上起，心中有劍手上乃有劍；胸中無劍，劍從何處來？』

『寄情田畝，託身山林，茶酒閒情小道，世間大不平如何能消？』

『平如何？不平又如何？』

『人活著總要有點兒尊嚴。』

『快意恩仇，結客四方，便是人的尊嚴麼？』

『仰不愧天，俯無咎地，乃無負此身。』

『寄情山林畎畝，亦無愧於天地；取諸自然，性命與天道輪迴，該是最好的歸宿了，又何必栖栖惶惶於紅塵翻滾？』

『清者自清，濁者自濁，紅塵亦得親切，顧兄，你未免太著相了。』

『柳兄所言甚是，色相非相，寄情畎畝與湖海波逐，豈非都是歷練？』

『我說不過你，還是各適其性吧！』

山中日短，浮雲掠處，天色已然暗了下來。

七家灣溪水流潺潺，應谷迴旋，彷彿從四周湧來。一方竹廬兀自凝立，柳成蔭望望眼前的故友，輕輕嘆了一口氣。昔日的書畫雅趣，金石善本，全然拋卻，如此無爭的寰宇，宛然淨土非人間。而明日，無窮無垠的明日，他仍要下山去，湖海洗心胸，是非成敗，快意恩仇，總是一份不甘心呵！落拓江湖，煮酒論劍，也許紅塵是他最好的歸宿了。

天鼓落情記

・阿盛

阿盛，本名楊敏盛，一九五〇年生於台灣台南新營，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曾任《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編輯、《生活》版主編。現任《時報周刊》編輯主任。著有《唱起唐山謠》（1980年蓬萊版）、《行過急水溪》（1982年時報版）、《兩面鼓》（1982年時報版）、《綠袖紅塵》（1984年前衛版；1987年遠景版）、《如歌的行板》（1985年林白版）、《春秋麻黃》（1985年林白版）、《散文阿盛》（1986年希代版）、《阿盛別裁》（1987年希代版）、《吃飯族》（1987年希代版）、《滿天星》（1988年希代版）等書。

本文首刊於《自立副刊》（1985）。

大俠一江山被老仙角帶去茫茫渺渺山，山上有個珊瑚潭，衹要在潭水中調練一年，必能武藝大進，增添一甲子內功元氣。

一江山慘遭狐狸道祖的天下首毒掌打中，老仙角救了他，並且答應義女苦戀花的哀求，火急趕路，三天之內，若能抵達珊瑚潭，一江山的命就可以保住，同時，老仙角還要爲他施行蓮花化身大功，逼去體中巨毒，再造身骨。

原先，老仙角屬意神行太保負責護行，無奈神行太保突然患上嚴重疾病，不得已，老仙角親自出馬。一路行去，狐狸道祖派人追殺三番兩次，最驚險的一次，老仙角硬接首毒掌，差點與一江山一樣破功，幸而茫茫渺渺山已然在望，老仙角拚出全力，猛地背起一江山縱身跳上山頭，一江山有救了。

珊瑚潭中日月長。一年之中，江湖上諸好人一一受到諸壞人攻打，雙方死命爭鬥，崑崙派兵敗瓦解，泰山派緊跟著崩潰，五嶽門眼看著即將消滅。

此時，小流星與野和尚適時自蓬萊禪師處學成下山，出現江湖，二人同心協力擊退魔教徒衆，挽救武林白道。

野和尚瘋瘋癲癲，功夫高深莫測，狐狸道祖震怒之餘，決心與野和尚交手。

重陽節當日，陰陽不回橋上雙方對陣，殺得黑天暗地，兩路人馬各自嚴列以待；一日一夜，勝敗不分，第二日，野和尚一念及酒，渾身有如蟲咬，不想纏戰，乾脆跳出橋面，飄然而去。

小流星見機，接手再戰，又是一日一夜，不分勝敗，第二日，忽然念及苦戀花，鬥志消去大半，得隙騰空走脫。在場黑白二道羣聚開打，白道又是節節棄退，無人抵得住，於是，退至世外桃源鄉，一籌莫展。

這小流星本不該愛上苦戀花，苦戀花一心衹牽掛一江山，但是，一江山誓言訪求生身父母行蹤，未達目的，不敢耽於兒女私情，苦戀花不曉此中因由，每每怨嘆大俠不解真愛。

小流星當初一見苦戀花，立刻忘掉師父所誡，一誡叛師門，二誡近女色，二者犯其一，皆有被廢去童子功之後果。野和尚時時以師命相勸，卻是小流星願以童子功換來佳人芳心，不過，蜂蝶有意來，花苞無心開，小流星爲情奔走天涯，苦戀花依舊不理不睬。

桃源鄉衆好人計日算時，盼望大俠一江山歸來。將近歲末，天寒地凍，黑道趁此大舉來圍。

惶惶之際，風塵賣唱女突地來到桃源鄉，手抱琵琶，就手彈一曲春江花月夜，音到穿腦，五臟欲裂，頭痛欲死，衆壞人紛紛不支倒地，自是解圍而奔。

原來，賣唱女再到風塵，乃奉其師眉山奇尼之命。眉山奇尼與蓬萊禪師曾有一段俗緣，江湖人云，當年，兩人有夫妻名分，老仙角少壯之時倜儻風流，暗戀奇尼，生出一些誤會，因而導致一對夫妻分手各入空門，一子兩歲，一女一歲，則託人照顧，受託之人與狐狸道祖有仇，受害之後，遺下兩幼兒獲空空散人救去，空空散人旋即被狐狸道祖斬斷雙手，亡去不知所終。還好，彼時，正在危急時刻，二鷹從天降落，啣走兩幼兒，各自飛回山中窩巢養餵。

賣唱女此番踏入江湖，目的即在於探聽其師子女下落；小流星與野和尚同樣得到師父吩咐，尋找出家前所生子女。

一日裏，賣唱女坐在桃源鄉練曲，衆好人聽得如癡如醉，蓋春江花月夜一曲，壞人聽了，神昏氣濁，好人聽了，神清氣和。

小流星與野和尚追蹤苦戀花，進入桃源鄉，聞曲而大驚，急忙問詢賣唱女，且取出口笛吹曲，曲詞完全等同琵琶所彈，互相追問，總算理出頭緒，問題祇有一個，奇尼與禪師昔日合有一同命符，半符在長子身上，半符在幼女身上，兩符合對，必然可以證明身世。

口說容易，浪浪江湖，何處尋符去？

事實上，沒有太多時間尋符。

狐狸道祖又興兵來犯，賣唱女立即彈出春江花月夜，可惜，對方有備，黑道衆妖囉全部以絲塞耳，賣唱女大駭，換彈一曲蝶戀花，此曲，可穿天蠶絲，聞者心摧肝碎，妖囉號叫逃散，剩下狐狸道祖，顏色不改；賣唱女急急又彈別曲，曲名長恨歌，此曲，常人祇聞一音便會立槁而亡，狐狸道祖那厮果真不是紅塵中的俗物，一張嘴，吐出萬道劍光，罩向賣唱女，剎那間，小流星一躍而出，將身擋住賣唱女，使出全力接招，劍光乍收，而小流星亦破功矣。

賣唱女遣人呼喚神行太保，不巧，太保又患疾病，不得已，賣唱女負起小流星，火速趕路，尅日抵達茫茫渺渺山，見到了老仙角與一江山。

自一江山調練於珊瑚潭之日算起，至小流星來到之日爲止，正好是一年，雙方寒暄之後，一江山即時告別，他念念不忘追訪身世，老仙角留下繼續爲小流星施行蓮花化身大功。

大俠一江山重臨多事的江湖，馬上去到桃源鄉。狐狸道祖極惱極羞，小小桃源鄉居然拿不下，何以獨霸武林？聞得一江山增添內功一甲子，大怒，獨自一人出面挑戰，約定時日，於生死大關決鬥，勝者出關，敗者自裁。

生死大關位於慾海之濱、情山之巔。一江山盤膝坐東邊，狐狸道祖盤膝坐西邊，先是比較內功，兩氣遇合，地動山搖，樹折獸倒，七七四十九日過去，關內唯存兩人是活物。再比腹中兵器，狐狸道祖口中吐出劍光，一江山口中吐出細仙索，劍索相交，火光迸裂，七七四十九日過去，劍斷數千，索亦斷數千。

又比移形變身，雙方皆千形萬身，互不敢近，七七四十九日，徒見影飛左右，誰也無法突襲下手。

最後比久坐不動，此乃天下最難的武功，等閒不作比試。早年，狐狸道祖的師父虛無生與老仙角的師父如煙生，爲武林第一美人鳳陽姑而反目，就曾比試過久坐不動，結果，一個月後雙雙俗念侵心，情意攻腦，又苦撐七日之後，先後相差不到眨眼之間，兩人起立狂走，抱頭大呼，其聲悽厲撼動山河，如是三日，同一時刻仆地氣絕。而比試之處本名千廻萬轉谷，隨即被落石墜樹填滿，成一平台，周遭山巒環峙，此一平台即世外桃源鄉也。

一江山與狐狸道祖對面而坐，日昇月落，轉眼十日已過，又轉眼過了十日。到得第二十一日寅時左右，將近天光，兩人忽然同時睜目，見人見景，立刻仇念入腦，眼前腦後之事，如排山倒海般，不斷交織而至。

這廂，一江山思想起父母，思想起遊行江湖，思想起禽師雄天鷹，思想起鷹巢練功，思想起數載爭戰，思想起武林正義，思想起飄泊歲月，思想起老仙角，思想起苦戀花……，逐漸心中充塞萬般情意。

那廂，狐狸道祖記憶起師父訓示，記憶起尚未贏得武林至尊榮銜，記憶起干戈血海，記憶起鳳陽姑下落不明，記憶起吞食千粒鶴頂紅練掌功，記憶起首毒掌下死傷之人，記憶起當年被眉山奇尼拒絕之恨，記憶起老仙角處處作對之苦，記憶起劍光勝不過細仙索……，逐漸心中充塞萬般仇意。

思憶已然千遍萬般，時辰祇移一個，卯時到了，天光放亮，比試二人頓覺燥熱難當，調氣不順，情仇滿胸，旭日刺眼，膝麻腿痠，身體有如浮空，亟欲起立，但是，勝敗未判，祇能苦撐待變。

日落矣，時在酉，一江山勉力端坐開口，期望狐狸道祖盡棄前隙，共維武林和平，公推武林至尊，云云；狐狸道祖亦任汗縱橫，開口以告一江山，天下不容二主，若是白道束手聽命，共奉一尊，則和平之日立可待，云云。

反覆相詰，又至寅卯之交，日昇山頭，金光迸射，二人即刻頭痛幾裂，先後相差不到眨眼之間，二人起立狂走大呼，其聲慘厲搖動山河，如是一日，突有二鷹自空降下，伸爪各提一人衣領，拔地高飛，將二人置於生死大關之外，二鷹迅即分飛。

一江山與狐狸道祖經此心狂走竄，元氣俱傷，然調練補元之道，唯蓮花化身大功可致之，這蓮花化身大功，施行有法，即浸身珊瑚潭中，一年不食人間煙火，所吃不過水與果，施行之時，旁有一人助之，須是內功深厚者，調練成功，則大不同於常人。祇一點，一人一生一次，且本身已備一甲子內功之人方得浸身潭中，否則必滅頂。

昔時，鳳陽姑曾帶著狐狸道祖前往補元，那一次，狐狸道祖驚艷鳳陽姑，虛無生大怒，一掌打得徒弟破功，未料，鳳陽姑居然爲狐狸道祖說情，並哀求神行太保相助，不巧太保有疾，乃自背負狐狸道祖前往珊瑚潭。

原來，這鳳陽姑顛倒老少，艷冠武林，獨有意於狐狸道祖，但是年差兩紀，愛不能言，加上虛無生老仙角之流，死命追情，苦悶無解，從此絕步江湖，無人知其下落。狐狸道祖不曉鳳陽姑心意，潭中一年之後，得知佳人失蹤，無以塡充恨海，所以大殺天下，見血而樂，一以稱霸武林爲目的，蓋鳳陽姑美色無雙，他也立志成爲無雙之人。

此番受到狂心之傷，昏迷中獲救，醒來祇見一江山亦臥在地上，雙方無力再戰，約定明年中秋月圓之日決鬥於茫茫渺渺山珊瑚潭邊絕情峯。

白道諸好人聽說狐狸道祖受傷，一時士氣大振，整干戈殺出桃源鄉，要報滅派之仇，要報遭逐之辱；黑道諸壞人那裏肯低頭，因此，江湖不得一日安寧，武林四處散漫烽火。

野和尚功力可敵千人，雖不近女色，卻不能一日忘情酒肉，短戰不妨，長戰不耐，由於脾胃被黑道聞悉摸透，交手既久，則大呼酒肉二字，野和尚聞之必不戀戰；加以小流星不在身邊，常思故友，乃決然奔往茫茫渺渺山去也。

苦戀花在一江山回到桃源鄉療傷之後，又現芳蹤，她日夜陪侍，婉言轉語，明諷暗示，一江山渾似木頭人，甚至苦戀花於某夜欲以身相許，換來的是一頓好罵。

苦戀花悲哀至極，憤而告辭返山中舊巢，這才發覺禽師天雌鷹不見了；思及所戀者二去其一，而另一不解用心，大慟，返回桃源鄉，取出身上久藏一玉，遞與一江山，意即此生無緣、以貼身物相贈耳。

殊不知，一江山見而大嚇，忙取出一玉，與苦戀花之玉相併，恰是合一；這是同命符麼？二人猜測良久，無由解謎，祇好相約暫以兄妹互稱，真相留待他日揭明。

轉眼隔年，中秋將居。那一日，江湖道上忽然出現許多古怪人物，皆單身行腳，其中三人特別顯眼，一爲白鬢白髮老僧，一爲凸背凹腹老婆，另一爲清眉秀目老尼，武林中人一見即知三人盡非泛泛，不過，無人識得他們。

三人分別抵達不老城，這不老城處天下之中，黑白二道目爲武林至尊應居之聖地，然而紛擾多年，至尊未定，雙方祇能各據城外險要，打打殺殺，不敢進城久住。不老城中有座桃

杳如夢館，營酒食生意，老館主奇醜，雙手已斷，常與人道，年少時愛玩鷹犬，一日登山打獵，失足墜崖，以是斷去雙手；平日裏，不喜言語，斤斤計較酒食盈利，人呼爲無手財奴。

中秋月圓之前七日上午，館中來一老僧，中午來一老婆，下午來一老尼，掌燈時分，忽聽鼓聲，其音玄奇，不似一般皮鼓，一僧一尼一婆不約而同出室立於庭中，良久，無手財奴飛躍而出，大呼蓬萊禪師、眉山奇尼、鳳陽姑爾等久違了！立時，庭中三人交眼互視，無言無語，僧尼二人淚流滿面，而鳳陽姑則拄杖落地……。

原來，禪師奇尼二人久候不得，親自下山訪子女，鳳陽姑則猶自記念狐狸道祖，誓必見面，死而甘心……無手財奴一一聽罷，口也不開，以足持筆書字曰「中秋之日絕情峯上見」。

終於到了月圓之日，絕情峯上羣英畢集，黑白二道全部出動，但見皓月當空，景物歷歷，草似含情，樹亦有愛，珊瑚潭水映月搖波，遠處尖山插天破雲，諸好人與諸壞人見此，不禁意亂情迷。正在賞月之際，苦戀花伴著一江山與狐狸道祖先後來到，分立兩邊；俄頃，小流星、野和尚、賣唱女、老仙角一起來到；又俄頃，鳳陽姑、蓬萊禪師、眉山奇尼陸續來到。

月近中天時刻，無手財奴獨身來到，衆皆驚訝，見其身邊置一大鼓，鼓上置有鼓槌，正

待詢問，衹聽得無手財奴大喝一聲，衆人屏息，無手財奴環顧四周，開口言道：

我乃空空散人是也，我勸爾等速速回頭，但我有話須先明說，當年，我飼有二隻天鷹，救了一江山苦戀花兄妹，也曾救了生死大關決鬥二人，因爲我深知江湖擾亂來自兩字，一是情一是仇，無非如此罷了，多年來，我期盼武林諸人適可而止，化解情仇，莫要爭鬥，誰知情結仇連，兩無分別，愈演愈烈，爾等，或爭美色，或索血債，無休無止，這些年來，我見慣這種事，痛心疾首，甚至後悔派出天鷹救人，百思求解，如今已得一法，此法來自我師，我師即是神行太保，本名好了山人，他三番兩次辭去珊瑚潭之行，用意即在於順天應人，了仇了情，武功之用禍大矣哉，若無武功，仇恨一了百了，若無武功，江湖道上無爭無鬥，不致生出爲情結仇之事，情仇相連，何日方休？但看爾等，所行何事所見何物？幾次放過爾等，至今仍不悔悟，不論白道黑道，不爲情即爲仇，有幾乎亂倫者，如一江山與苦戀花，有夫妻別離者，如蓬萊禪師與眉山奇尼，亦有野心獨霸者，凡此莫非關情，其奇其謬不堪細數，世代情仇，老根虬結，我那二隻天鷹，本是一對情禽，通人性且有武功，當年，天外忽然飛來另一天雌鷹，欲奪情愛，二雌相鬥，來者落敗而去，雄鷹卻自此心性大變，因爲彼所愛者是天外雌鷹，於是一對情禽各自擇山築巢，不相往來，不過，二鷹如今已然不在，其皮被我製成大鼓，我師十日之前仙逝矣，臨終囑我製鼓之法，取雌雄天鷹之皮，雄雌之皮上下

相疊以做鼓面，另取二鷹各一足骨，細綁以做鼓槌，此乃空空天鷹鼓是也，我告爾等，天鼓三響，即可招來天下所有落情蜂，這落情蜂聞鼓三響而飛至，螫人一針，則任何人必定忘情三年，天鼓又三響，任何人必定遭螫二針，落情蜂祇聽天鷹鼓聲音行動，天鷹鼓若響不停，蜂螫不停，則任何人必定永遠忘情，爾等請深思之，欲此時回頭耶？情仇一了百了，了即是好，欲不惜偕亡耶？情仇因循萬年，萬年相報，爾等再思三思，待到子丑之交，爾等若是仍持本意，我必以腳擊百通，與爾等偕忘人間諸般情，到時候誰也不能記憶事情，當然無法責怪我無情！

眾人聽他一番話，魂魄驚寒。狐狸道祖抬手欲動，鳳陽姑忙上前制止，狐狸道祖一見老婆身弓皮摺，雙手推開她。

野和尚突然大笑，直呼空空散人亦太過矣，人皆有情，落之又是何必？

笑聲甫歇，眾人鼓掌稱是，空空散人單足夾住鼓槌，眾人頓止笑聲。此時，月已中天，子時過半，月光照在眾人臉上，人人心思起伏，情既難了，仇也難消，這次第，人人不知如何是好……千般思量，子時將盡。

忽然，狐狸道祖飛身而起，雙手發掌，口吐劍光，不眨眼間，襲向空空散人而來，其速有如閃電，空空散人腳落鼓響，通通二聲，掌氣劍光已到，急急拔地竄升，躲過氣光，翻身

站立，即又作勢欲擊。

正在此時，黑道白道所有人等齊聲呼叫，空空散人一驚，鼓槌落地，待夾取時，一江山發話道：慢來慢來，今日拚鬥，我為正義而來，祇須了結此事，即可太平，不知狐狸道祖尊意如何？

狐狸道祖冷笑數聲道：推我為武林至尊，當可無事。

老仙角立即出面道：至尊唯有一人，必推好人方可。

來往如此應答，僵局又成，眾人默然，唯以眼互視而手按兵器而已。

鳳陽姑忽然向賣唱女招手，空空散人靜立鼓旁，暫時不動，祇見賣唱女耳附鳳陽姑之口，聽後點頭，抱著琵琶道：我有一曲，曲名地老天荒不了情，可破落情蜂之忘情針！

諸好人壞人立時歡聲呼喊，空空散人聞言仰天長嘯，再次以足夾起鼓槌——。

賣唱女立即隨手撥彈，曲調流出，眾皆陶醉，如泣如訴，如嗔如怨，調轉一折，眾皆掩面拭淚，又轉一折，男女相擁號啕，即連空空散人亦覺萬念俱灰，身足無力，鼓槌墜地，曲將終了，眾人坐地撫胸，狐狸道祖素來鐵心石腸，卻也不免淚濕衣衫，餘者不論矣。

一曲彈罷，月已西斜，丑時早過，曲既終，天空傳來一聲禽鳴，眾人抬頭，原來是一隻天鷹凌空而至，瞬間降落空空散人身旁，繞鼓而行，不停鳴叫，其聲甚哀。

衆人看得口張舌結，天鷹繞鼓三周後立定，以喙輕觸鼓面，間發哀鳴，衆人這才有悟，鼓面二皮合成，雄皮在上也，衆人因是大受感動，禽猶如此，人何以堪？於是衆人又泣下。

不知過了多久，天鷹突地跳上鼓面，慘鳴三聲，音震天地，衆人手中兵器等物盡皆震落跌碎，剎那間，天鷹雙爪抓起鼓槌，翅展爪動，連連擊鼓，鼓聲三通響過，大俠一江山與狐狸道祖等內功深厚者十數人不約而同拚力逼出體中元氣射出掌風，空空散人防止不及，翻身跌落珊瑚潭，天鷹亦吐血仆亡於鼓面上。

然而不到一眨眼之間，月光乍暗，旋即傳來穿心奇聲，衆人舉目一看，惶恐欲奔而足軟，原來滿天盡是落情蜂——。

棄劍

·荻宜

謝秀蓮，筆名荻宜，一九四八年生於台灣台中外埔。現專事寫作。著有《米粉嫂》（1977年文豪版）、《生活像一首歌》（1986年駿馬版）、《愛情再見》（1986年駿馬版）。

本文首刊於《聯合副刊》（1983·12·8）。

掌燈時分，金家客棧忽聽得馬蹄踢踏作響，店小二迎出去，一黑衫中年婦人，一青衣少女和一灰衣少年各坐一騎。店小二開言道：「天色已晚，客倌想是來宿店？」

中年婦人應：「正是！」又道：「給兩間上房，要三碗麵、兩盤滷味，勞駕送進房來。」

金家客棧外廳，燈已掌上。燈光下，二十來張方桌，坐了七分滿。三人甫入外廳，即引得人人矚目。尤其那青衣少女，一綹壓眉瀏海、兩條烏溜溜長辮，襯著一雙水盈盈的黑眸，別有一種清麗。她臉上沒有任何脂粉，但彷彿塗了脂粉般，不只膚色白裡透紅，而且唇紅齒白，除了容貌絕色，裹在青衣裡的身軀亦勻稱得引人側目。每個人都屏住氣，眼睛只管溜上溜下瞅緊她。

那青衣少女卻只顧眼觀鼻，鼻觀心，緊緊跟在中年婦人背後。一行人眼看要隱入內院，突聽得有人叫：「等一等！」

一個身材魁梧，約莫三十來歲的漢子迎上來，低聲道：「這位前輩可是飛刀娘子常玉

芬，常大娘？」瞅一眼青衣少女：「這位可是青兒姑娘？」再看灰衣少年：「這位，可是從前白馬莊少莊主紀良小兄弟？」

三人愕然相對。被喚作「飛刀娘子」的常玉芬盯住對方，問：「閣下是誰？」

「我是流星快劍梅源，已經候駕多時了。」

「候駕多時？」常玉芬訝異道：「閣下……什麼指教？」

「指教不敢，想三位風塵僕僕，必然辛苦，故而訂下一桌酒席，給三位洗塵。」

「素昧平生，好意心領了。」

* * *

「師父，」青兒甫入房裡，便說：「我們一路行來，隱姓埋名，那姓梅的竟然認出我們來，只怕這一路不得安寧了。」

「這是意料中的事。」

紀良一旁道：「我真不懂，好好一把彩虹劍，卻要把它扔掉，未免可惜。」

「紀良，這是娘的臨終遺言，非扔不可的。」

「爲什麼不把它送給善於用劍之人？」

「你爹不是普天下最善於用劍之人麼？結果如何？」

常玉芬婉轉道：「聽我説，紀良，你娘臨終囑咐將神劍扔棄，這是她深謀遠慮之處。想這彩虹劍是稀世珍寶，正因爲是稀世珍寶，人人都想據爲己有，最後往往是一場大禍。你們馮家要不是這彩虹神劍，何至於只剩你們姊弟倆？」

一席話，説得青兒和紀良黯然相對。

「我也仔細想過，有這彩虹神劍，江湖必然紛爭無已，爲今之計，還是遵照你娘遺言，將它埋入地底，或扔進水中。」

「其實，何不就地掩埋？我們馮家莊地方廣闊，找個隱秘地方埋劍也就罷了，大可不必千里迢迢去扔一把劍。」

「紀良，你年紀太輕，不知這把彩虹神劍的誘惑，這個時候，馮家莊的地恐怕已經翻過來了，你可想過？」

紀良一呆：「爲什麼？」

「當然是爲彩虹神劍。當年白世杰爲了奪劍，不惜大開殺戒，屠殺了馮家五十餘口，並且毒害了你爹馮子和，奪了你娘崔鳳，所以説，這個彩虹神劍是個燙手山芋，不及早處理的話，恐怕不是你我三人可以承受得住的。」

「師父，」青兒問：「不知這劍，怎麼處置法？」

「我盤算過了，此去洞庭湖不遠，我們雇一葉小舟，尋那水深處，神不知鬼不覺扔將下去。」

正説著話，有人叩門，青兒去開，外面站了三名店小二：一名提酒壺拿酒盃，一名捧滷味拼盤，另一名端香噴噴的葱爆牛肉，進門就將酒菜置於桌上，説：「酒菜來了，請先用，後頭還有好菜，立刻送來。」

説罷就要出去，常玉芬道：「等一等，送錯了，把這酒菜都撤走！」

店小二説：「没錯，是梅大爺叫送來的，指名給三位洗塵。」

「替我謝了，説是我們心領了。快快把我們要的三碗麵，兩盤滷味送來。」

店小二進退兩難，突然人影一閃，進來三人，其中兩個護院裝扮，爲首的正是自稱「流星快劍」的梅源。梅源吩咐店小二：「不妨事，繼續上菜吧！」轉臉看常玉芬：「梅某來陪前輩喝兩杯，不知前輩賞不賞臉？」

「不是不賞臉。」常玉芬冷然道：「無功不受祿，梅大俠的酒席，我常玉芬心領了。」

「不必客氣。」梅源説：「梅某没別的用意。當年馮家大劫，前輩不惜冒險救出青兒姑娘，並且將之撫育成人，這種仁風義舉，人人稱道。我梅某對前輩由衷景仰和欽佩，知道您

打敝莊路過，特來為前輩洗塵。」

「我與梅大俠素昧平生，不敢當。」

「前輩說那裡話，前輩雖與我素昧平生，我對前輩却是仰慕已久，這酒席只是聊表寸心，前輩請別嫌棄。」

常玉芬略一沉吟，道：「既是如此，却之不恭，受之有愧，明日再回請梅大爺。」

「前輩不愧女中豪傑，真是痛快！痛快！梅木，快斟酒！」自顧自高舉酒杯，道：「多謝賞臉，我梅源先乾為敬。」

一席酒宴，梅源頻頻舉杯勸飲。酒過數巡，梅源一拍掌，四名家丁抬來一口箱子，梅源道：「打開來，請前輩過目。」

揭開箱蓋，裡面是一錠錠金光閃閃的元寶，常玉芬驚訝道：「怎麼回事？」

「前輩，梅源心直口快，這些金元寶足足三千兩，前輩若嫌攜帶不便，換成莊票也成。」

「我不明白，怎麼回事？」

「前輩是聰明人，一點就通，這三千兩黃金，三位置奴買婢，一生一世也享用不盡，前輩犯不著千里迢迢去扔彩虹神劍。」

常玉芬霍然變了臉色：「梅大俠的意思，是拿這三千兩黃金換了彩虹神劍？」

「不錯，梅某正是這個意思。」

「彩虹神劍本是無價，別說三千兩黃金，就是三萬兩，也是不換。」

「前輩……」

「我們一路勞頓，梅大俠請！」

梅源堆下笑臉：「前輩，何必死心眼，那彩虹神劍扔了也是扔了，何不換了黃金？」

「我常玉芬只知受人之託，忠人之事，黃金在我猶如糞土。青兒，紀良，送客！」

梅源垮著臉走出去，到門口，忽聽得常玉芬道：「小二，去告訴你們掌櫃的，明天中午，辦同樣一桌酒席，送到梅大俠府上！」

* * *

當夜，常玉芬和青兒一房睡，紀良則宿隔壁房。

奔波一天，青兒倦極，正要恍惚入夢，忽聽得外面一串洞簫聲。青兒本就通曉音律，不覺凝神諦聽。簫聲悠悠忽忽，飄飄渺渺，吹的是晉朝桓伊所作的笛曲「梅花三弄」。夜深人靜，簫聲悠然迴盪，青兒披衣而起，想循簫聲尋去。正要開門，忽聽得隱隱脚步聲；「梅花

三弄」仍裊繞不去。青兒正驚疑，簫聲忽然止住，有人沉聲喝道：「那裡去？」

青兒拔開門閂竄出去，距離約二十步處，有兩條人影，其中一傢伙說：「此事與公子不相干，公子請勿插手。」

那公子冷哼一聲：「既然讓我碰上了，焉能眼睜睜看你擄人？將人放下！」

「公子，再奉勸你一句，留著一張嘴，閒來好吹簫散心，否則，休怪我手下不留情。」

青兒循聲望去，沒錯，那傢伙將人攬在腰間。青兒一個竄步過去，說道：「什麼人？膽敢這裡擄人？」

「好啊！又跑來一個多事丫頭，閃開！否則休怪我……」

青兒藉著月光一看，那傢伙手中攬的，正是紀良。青兒一驚非同小可，急急問道：「你擄我弟弟做甚？」

「哦！原來是青兒姑娘，回去告訴飛刀娘子，彩虹神劍無價，你弟弟亦無價，無價抵無價，不正是一件公平交易？」

「你敢！」青兒取下腰帶就要扔去，一旁的公子倏然一挪腳步，持簫接她一記，青兒怒道：「你閃開！」

「姑娘，人現在是昏睡的，當心摔著他。」

青兒一愣，眼裡頓時發出灼灼怒火：「你把我弟弟怎麼了？」

「妳弟弟很好，只是昏迷罷了。還給妳也成，只是妳沒有解藥，不如讓我帶走，明天中午，拿劍到落鷹坡，咱們以劍易人。」

「你……」

青兒正要挨上前，忽聽房裡傳來兵器碰擊聲，一怔，那傢伙迅速躍上牆去。青兒還待追趕，房裡的兵刃哐噹響得越發囂張，那公子提醒她：「快進去瞧瞧！」

房裡，常玉芬持彩虹神劍力抗五人，神劍並未出鞘，常玉芬被纏惱了，便道：「我不是不能敵你們，只是不願見到血腥，各位趁早走脫，我飛刀可是不長眼的。」

五人互相打眼色，其中爲首道：「走！」於是有越窗而逃，也有奪門而出的。常玉芬見青兒臉色不對，便問：「外面怎麼回事？」

「紀良給擄走了。」

常玉芬吃了一驚：「那裡來的？」

「不知道，身法不錯，紀良昏迷在他手裡，我不敢輕舉妄動。師父，這裡怎麼回事？」

「剛才簫聲響時，有人窺探，妳出去後，他們跳窗而入，企圖搶奪彩虹神劍。」常玉芬嘆了一口氣：「人心貪婪，可見一斑。」看一眼那公子：「你是誰，剛才是你吹的簫？」

「晚輩伍宗父，剛才簫聲擾了前輩清夢，請別見怪。」

「簫吹得太好了。銀簫大俠伍玉郎認識麼？那人亦吹得好簫。」

「是家父。」

「伍玉郎是令尊？」

「正是，家父是彩虹大俠馮前輩知交好友，近日聽說青兒姑娘已報血海深仇，還聽說前輩將扔棄彩虹神劍，家父擔心橫生枝節，特命晚輩前來效勞。」

常玉芬瞅緊他問：「你可是伍玉郎的大公子？」

「正是。」

「多大歲數？」

「廿三。」

「馮家大劫的時候，你幾歲？」

「家父告訴我，那年八歲。」

「令尊還告訴你什麼没有？」

「家父說彩虹大俠馮前輩……」聲音漸漸低下來：「曾將他女兒許配與我。」

青兒倏然熱了臉，吶吶道：「你……真是伍家公子？」

「是。」他說：「馮家大劫後，我們都以爲青兒姑娘遇了害，未料今日得以見面，真乃不幸中的大幸。家父吩咐過，見面好好給前輩磕頭，謝您大恩。」

說著，便要俯身下去，被常玉芬一把攙起：「說什麼謝恩！快告訴我，你又怎知我行踪的？」

「我趕到馮家莊，聽人說三位前日離開馮家莊，故而一路尋來。」

「哦，馮家莊那邊情形如何？」

「有人在馮家莊四處挖掘，他們說神劍可能藏在馮家莊。」

「果然被我料中了。」

窗外人影一閃，青兒咬牙道：「好傢伙，鬼鬼祟祟。」人瞬即跟出，腰帶扔將出去，倏即又抽了回來，只聽一聲慘叫，接著哐噹脆響。青兒喝道：「什麼人？」仔細看，原來是店小二。青兒怔道：「三更半夜，你鬼鬼祟祟，做甚？」

「冤枉，冤枉。」店小二道：「深夜有人來宿店，吩咐小的送茶水，不料走到這兒，忽然手上一麻，也不知……」看一眼青兒手上的腰帶，不覺咋舌：「姑娘，妳好厲害。」

青兒也不跟他囉嗦，問道：「什麼人來宿店？」

「我也不知，是個四十來歲的爺兒。」

突聽得那端朗聲大笑，聲音甚是熟悉，青兒一怔，喃喃道：「這聲音好耳熟，莫非是師叔？」

「哈哈哈！」人隨聲音踱過來：「青兒耳靈，正是師叔。」

來人中等身材，留一臉絡腮鬍子，黑裡眼睛仍舊炯亮。聞聲而出的常玉芬喜道：「原來是莫何！」

莫何，常玉芬同門師弟，人稱無敵飛鞭。當年青兒從常玉芬學得飛刀絕技，又從他處習得無敵鞭法。青兒之所以能報血海深仇，大半歸功無敵鞭法。鞭，不是兵器之王，但它以柔克剛的特性，是其他兵器所不能及的。青兒的鞭法已臻上乘境界；手中無鞭時，便解下腰帶當鞭使用，無往不利。

數月不見莫何，如今旅店相遇，青兒大喜，道：「師叔，您老人家好嗎？」

「好！好！青兒，妳真是要得，在白馬莊不但殺了惡霸白世杰、郝總管，還取回彩虹神劍。做師叔的我，一聽到消息，樂得四處尋妳們師徒。如今可好，叫我尋上了。」莫何說著看伍宗父站一旁，訝道：「咦，這位是？」

常玉芬道：「是伍玉郎的公子伍宗父。」

「這麼說，莫非是青兒自小許婚那位？」莫何上上下下打量伍宗父：「伍公子一表人

才，只不過，你真是伍宗父麼？」

伍宗父神色一凜道：「晚輩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自然是伍宗父。」

「你是伍宗父，那就好。」莫何又轉臉看常玉芬：「妳們不在馮家莊過那自在生活，却要風塵僕僕出來奔波，這是爲何？」

「我是遵照崔鳳妹妹遺囑，準備將彩虹神劍扔棄。」

「師妹莫非瘋了？彩虹神劍是稀世珍寶，怎可扔棄？」

「我是受人之託，忠人之事。」

「既如此，師妹不妨將劍交與我，由我處置。」

「你……」常玉芬訝道：「你用鞭之人，要劍何用？」

「劍之用處大矣。我聽說青兒報血海深仇時，先用鞭法奪回神劍，再用神劍殺了白世杰、郝總管，妳說，劍不是用處大矣？」他嘻嘻笑著：「更何況，神劍即使不用，可以藏之名山，傳諸其人。」

常玉芬倏然色變：「莫何，不要開玩笑了！如今紀良被人擄走，我這裡正著急，開什麼玩笑？」

「紀良？紀良是——」莫何恍然大悟：「哦，是青兒的弟弟！我也聽說了，紀良是遺腹

子，在白馬莊長大，那白世杰還當他是親骨肉呢。怎麼？他被擄走了？」

青兒將剛才的事說了一遍，莫何沉吟一下說：「那人說明天正午，落鷹坡，以彩虹神劍易人？」青兒稱是，莫何立刻拍拍胸脯：「好，妳們明日攜劍前往，我自有道理。」

常玉芬冷冷道：「你有什麼道理？」

「到時就知道了，不過話說在前頭，橫豎劍是要扔棄的，不如賞了我吧！」說完大踏步走了。

「師父，師叔要劍，您給他嗎？」

「受人之託，忠人之事，我不能給他。只是青兒，劍是妳馮家的，妳有絕大的權利。妳師叔若强要劍，妳給是不給？」

「這……師叔授我鞭法，恩同再造，師叔若真要劍，青兒無話可說。只是我奇怪，師叔一向為人正直，與世無爭，難道會為了一把劍，起了貪念？」

「我也這麼想，依妳師叔淡泊性情，應不致如此，如今他來要劍，真出乎我意料。」

* * *

常玉芬等人到時，落鷹坡已鵠立了二三十名家丁、護院等打扮的人。常玉芬一瞄四周，

道：「你們主兒呢？」

「喏，那不就來了？」

望眼過去，那端三人從小徑迤邐行來，常玉芬咬牙道：「是你！」

為首那人正是自稱「流星快劍」的梅源；跟在梅源後頭的是昨夜擄走紀良的傢伙；而紀良，則被反綁雙手，神情疲憊。

梅源站定了，拈鬚微笑：「前輩，不是我梅源要得罪，梅源愛劍若癡，只好出此下策。喏，仔細瞧，紀良不是好好的麼？」

「性梅的，不是我要潑你冷水，你若知道『其璧無罪，懷璧其罪』的道理，就應好好放了紀良，不要再打彩虹神劍的主意。」

「我不懂什麼『其璧無罪，懷璧其罪』，我只知寶劍贈英雄是一樁雅事。」

「寶劍贈英雄？哼！當年的彩虹大俠馮子和，是一個無人堪與匹敵的劍俠，可是最後免不了一場橫禍。你梅源何德何能？即使有緣得劍，恐怕還不配用它！」

梅源大惱：「前輩的意思，是捨不得這把劍？我倒要看看，妳是捨不得劍呢？還是捨不得紀良？」喝一聲：「長貴！」

那擄走紀良的傢伙應聲：「在！」長刀迅速架紀良脖子。常玉芬和青兒互望一眼，梅源

冷冷瞅過來，說：「妳們不要輕舉妄動，我喊聲拋劍，就把劍拋過來！不然讓妳們見識長貴的刀法。長貴，準備！」

事態緊急，常玉芬劍在手中，正準備拋出……

「且慢！」梅源道：「拔劍出鞘，我要看看，究竟是不是彩虹神劍？」

「好，讓你見識見識！」

常玉芬「刷」地拔劍出鞘，霎時只見七彩虹光眼前閃爍。正午的燦燦陽光和七彩虹光遇個正著，形成萬道炫人眼目的烈光。突然一聲慘叫，聲音來自長貴。原來他被一條腰帶纏住手腕，長刀滾落地面。衆人正驚疑，忽又見一條長鞭緊纏紀良腰部，紀良身子迅速騰空而起，眼看要摔落地面，有人飛竄過去，攔腰抱住他，再飄然落地。

「哈哈哈！名師高徒，青兒，妳那一腰帶恰到好處，而師叔這一鞭也不含糊，喏，這會兒，紀良不正在我手中？」

梅源定神一瞧，不禁大愕：「你是誰？」

「哈哈哈！你不識得老夫麼？你即使不識得老夫，但總應認識老夫手中之鞭？」

梅源吶吶道：「你莫非是無敵飛鞭莫何？」

「正是老夫！」莫何說著笑瞅常玉芬：「肥水不落外人田，這劍，賞了我吧！」

「我們自家人，要劍回去再談。」

「別來緩兵之計，紀良給妳，劍給我！」

「你……」

「我尊妳是師姊，不想強奪，我若硬要，還不是探囊取物麼？」

常玉芬氣極，青兒忙央求：「師叔，咱們回去再談，別讓人看笑話。」

「好！」莫何親熱攬住紀良肩頭，回臉朝梅源笑笑：「姓梅的，無敵飛鞭要的寶物，你也想要麼？回去練個十年八載，再來與老夫較量。」

梅源聞言大怒，倏地飛竄莫何眼前，嘴裡叫道：「你壞我大事，又冷嘲熱諷，來得去不得！」轉臉吩咐：「誰能奪得彩虹神劍，重賞！」

青兒怕紀良再遭挾持，竄過去，拉著紀良便走。

那些護院、家丁那裡肯放？將常玉芬等四人團團圍住，伍宗父悄聲說：「你們突圍出去，我來斷後。」

邊說邊舉簫擋路，常玉芬揮動未出鞘的彩虹神劍，青兒扔腰帶，三人連手，有的兵器被常玉芬打落地上，有的被腰帶纏到半空摔下。伍宗父的簫雖然短小，但招數精悍，刀劍近他不得，一護院幾次試圖刺他，感覺一股強勁力道颼颼竄來。那護院不知厲害，人

隨刀鋒衝過去，伍宗父略一閃躲，舉簫往前直搠，正中心口，護院昏死地上。常玉芬說：「走！」便拉青兒、紀良衝出。

另一端莫何揮舞手中鞭子，仍不忘嬉笑怒罵：「姓梅的，我莫何這一生只服了彩虹大俠馮子和，至於你嘛，不過是跳樑小丑罷了，敢妄稱流星快劍？」

梅源越發憤怒，拔劍刺向莫何，莫何靈巧一閃身，笑道：「你動了大怒，犯了武之大忌。」

梅源快竄幾步，劍鋒直逼莫何咽喉，這是流星劍法中的「玉女穿梭」。流星劍法像流星一般，從出現到消失，稱得上一個「快」字。只不過，他遇到另一個快手——動作比他快。眼看只要一寸就刺入莫何胸口，但莫何一偏身子，教梅源落了空。梅源越發憤怒，一招「丹鳳朝陽」斜斜擊去，莫何一個「鷂子翻身」、再一個「黃雀歸巢」，直竄樹上；梅源緊跟著竄上，莫何微微一笑，躍下，梅源跟著下躍，但只躍至一半，忽然手腕一麻，那劍脫手墜地。莫何高叫一聲：「得罪了！」竄到樹上，向下俯視，常玉芬等人不知何時已全部走脫。他鬆了一口氣，也不往下躍，身子平飛到另一棵樹上。像個頑童玩耍般，從這棵樹又竄向那棵，一棵棵往前竄。竄到一處，忽然一股小勁風朝面門襲來，他一抖鞭梢，一柄飛刀「啪」地掉落地上，他不覺大笑：「好啊！師姊，竟跟我玩小時候的玩意！」

* * *

被擄一夜，紀良眼神呆滯，表情木訥，常玉芬與青兒黯然相對。伍宗父勸道：「兩位毋須煩惱，依我看只是迷藥不曾散盡罷了。」懷中取出小包包，拈出兩枚銀針，跟青兒說：「勞駕點支蠟燭。」

青兒訝道：「你通醫術？」

「家父原通醫術，在下耳濡目染，略知一二。」說著扎下兩針，道：「不妨事，個把時辰可以復原。」爲掩人耳目，個把時辰後，一行人乘坐馬車上路。伍宗父換了粗衫粗褲，駁著馬車往洞庭湖奔去。

路上歇著，伍宗父悄然道：「前輩，有沒有發覺，各路人馬追蹤而來？」

「這是可以料到的。」常玉芬道：「只是尚不見動靜，莫非他們彼此牽制？」

「正是，目前四面埋伏，卻無大礙。最危險恐怕是棄劍的一剎那，跟蹤之人必然現身，並且奮力奪劍。」

常玉芬苦笑道：「原想悄然扔棄，如今怕是不可能了。」

「前輩不惜千里棄劍，想必自有深理？」

「當然，一把神劍，隨意扔棄，怕要引來血腥無數，常玉芬不願造孽。」

「既如此，何不贈與善於用劍之人？」

常玉芬一怔，道：「不成，這神劍若在好人手裡，恐害他遭厄；若淪壞人手裡，要誤盡蒼生。善於用劍之人不是沒有，而是不願有人再受懷璧之害。」

「前輩慈悲，晚輩佩服，願爲棄劍效命！」

「你年紀輕輕，如此明理，常玉芬先謝過。」掠眼青兒，故意高聲道：「可惜妳師叔不在此處，否則不愧煞才怪！」

忽聽樹上鞭子「啪嗒」作響，常玉芬咬牙道：「你真是不散冤魂！可惡！」

「自然，師姊到天涯，我莫何追到天涯；師姊到海角，我莫何奔向海角！」一陣哈哈大笑，又道：「爲一把彩虹神劍，值得也！」

暮色蒼茫中，四人在一古寺歇下。古寺荒草沒膝，無和尚，亦無香火。寺中一正殿、一偏殿、兩靜室。常玉芬一見靜室，頗歡喜。又問伍宗父：「明日，到得了洞庭湖麼？」

伍宗父道：「若沒別的耽擱，黃昏前可抵達。」

天黑透了，在正殿升堆火，烤熱乾糧，又尋來一缺口瓦壺燒水。四人聊了一陣。伍宗父盯住彩虹神劍，問道：「這神劍傳説紛紜，不知有何神奇之處？」

「先是它的神，第一、劍一出鞘，七彩虹光耀人眼目，若碰上陽光、霞光、月光、閃電等，更是光芒萬道，往往擾得敵人心慌意亂；第二、劍刃薄又利，硬兵器碰上了，鮮有不毀劍下之理。當然，用劍之人，非有相當功力不可。至於奇嘛，這劍每飲人血，必有先兆。」

「莫非是劍鳴？」

「是，據説它每飲一人血，鳴一聲；飲兩人血，鳴兩聲；三人以上，鳴聲紛亂，又快又急。」

紀良忍不住問：「真有此事？」

「馮家大劫前幾日，你爹出遠門去拜壽，臨出門前兩夜，突聽到劍鳴，鳴聲紛亂，又快又急。他怕神劍再飲血腥，並未携劍出門，却把它藏在隱祕處，豈料隔兩天竟遭大劫。白世杰搜出神劍，馮家有半數人是死在神劍之下。」她長長嘆一口氣：「一把劍，血腥無數，莫非在劫難逃？」

常玉芬與青兒宿一靜室，師徒正恍惚間，忽聽一串細微的嚶嗡聲。那嚶嗡聲長串響下去，很緊密，有節奏，哼著歌似的。青兒恍如置身夢中，呢喃道：「劍鳴？是劍鳴嗎？」

常玉芬舉手制止她，一長串的嚶嗡聲，在兩人怔忡下停了。

「劍鳴？是劍鳴嗎？」青兒又問。

常玉芬應她：「是！」聲音輕輕、瘂瘂、她是激動的。

「莫非它飢了？渴了？要餐飲人血？」

「不太像，鳴聲很悅耳，很欣喜，像哼著一首小調，應是一種祥瑞之兆！」

半夜，常玉芬聽到一串咯咯咯的蛙鳴。時序已是秋天，何來蛙鳴？但只是瞬間，常玉芬立刻悄然攜劍而出。咯咯咯響自正殿，常玉芬奔進，低聲道：「你這不散冤魂，又作怪！」對方遞過來一包東西，輕聲道：「奉勸兩句話：第一、虛虛實實；第二、小心那吹簫的！」

回到靜室，解開包包，是三把劍，她摩挲，發覺外觀與彩虹神劍一般無二，她怔住了。

靜室附近，青兒正和伍宗父喁喁噥噥。

「我從來没有聽過這樣的聲音，一長串，嚶嗡作響，很緊密，有節奏，像一首歌。」她皺眉：「如果殺人像唱一首歌，一路唱下去，太殘酷了。」

「前輩也聽到了？她怎麼說？」

「說是一種祥瑞之兆。」

「前輩所料極是，它很可能是一種祥瑞之兆。也許，它慶幸自己即將找到歸處，也許……它慶賀找到新主。」伍宗父喜孜孜道：「不管它找到歸處，或找到新主，到時你們的重

擔就卸下了。若如此，我要回去稟明父母，娶妳過門！」

青兒倏地一沉臉：「彩虹神劍找到歸處，那是正理，如果它找到新主，母親九泉之下怕是不能瞑目。所以，只許它找到歸處，不容它找到新主！」

* * *

天將破曉，準備上路時，常玉芬將四把劍放在每人眼前。

「只有一把是彩虹神劍，閉著眼睛各拿一把，各自背在背上，記住，不許拔劍出鞘！」

* * *

薄暮。洞庭湖上水波悠悠，四艘小舟緩緩駛向湖心。

不旋踵，湖心又多一葉小舟：再不旋踵，又多一葉小舟。暮色越濃，小舟越多。

船到水深處，常玉芬喊聲：「丟！」

就在四人拋劍的一刹那，四艘小舟劇烈晃盪。四把劍分別被四人奪在手中。奪劍的除了流星快劍梅源外，另外三人在路上並不曾露臉。他們是江湖一劍王玫、乾坤環劉象、長劍大俠禹風。四人既奪劍，紛紛拔劍出鞘。薄暮中，劍俱不見虹光，這不但令衆人驚訝，常玉芬

亦震得目瞪口呆。但她忽有所悟，喝道：「好漢作事好漢當，拿出劍來！」

除了嘩嘩水聲，無人回應。忽聽得鞭子啪噠作響，只是瞬間，便見莫何現身，他隔舟斥道：「吹簫的，你玩這李代桃僵的把戲，自以爲高明麼？」

伍宗父大笑：「虧你眼尖，彩虹神劍既是稀世珍寶，便是上蒼所賜。吾人應珍惜才是，怎可輕言棄劍？」高舉一劍，正是彩虹神劍。

莫何道：「依你看，如何處置才不可惜？」

「我伍宗父想留作傳家之寶。」

青兒恨恨道：「好啊！原來你別有居心！」

「青兒姑娘，妳別惱，我伍宗父有了彩虹神劍，再有妳這才貌雙全的妻子，我這一生，無恨亦無憾了。」

「你作夢！」青兒手握腰帶朝他抛去，伍宗父左手拿劍，右手持簫，又格又擋。紀良突然凌空一躍，向伍宗父撲去，伍宗父微笑道：「紀良，你只有十五歲，是不？」

紀良忿忿道：「是又怎麼樣？」

「輕功不錯，只可惜道行淺一點。你是我未來小舅子，我不想傷你，回你舟子去吧！」

「我不回去，你又當如何？」

「那好，正好護送我上岸！」喝令船伕：「快走！」

小舟急速前行，常玉芬發出一把飛刀，打掉船伕的槳，那船伕抖顫不停。忽然有人躍上小舟，伍宗父只覺腕上一麻，劍被奪了去。伍宗父一看，竟是莫何。莫何舉劍出鞘，但見虹光四射，莫何道：「我來扔了吧！」作勢要扔。

伍宗父低喝道：「慢點，聽我説完話，你再扔不遲！」衆皆怔住。伍宗父高聲道：「昨日我替紀良扎了兩枚針，可還記得？」常玉芬師徒面面相覷。伍宗父微微一笑：「一枚針替他解了迷藥餘毒，另一枚針嘛……是種奇毒，若不解，三天內毒發身亡。」

青兒一腰帶揮去，咬牙道：「你這毒心腸的伍宗父，敢在我弟弟身上下毒！」

忽聽有人高叫：「他不是伍宗父，我才是！」

一小舟急行而來，舟上兩人，一六旬白髮老者，一儒雅公子。那白髮老者喝道：「駱明！你這劣徒，敢冒充我兒名義！」

常玉芬一怔，道：「老人家莫非銀簫大俠伍玉郎前輩？」

「正是！閣下莫非是飛刀娘子？」

「是！」

「閣下講義氣，重然諾，鬚眉亦愧煞。駱明這劣徒，敢傷馮家後人，老人不饒他。」沉

聲喝道：「宗父，替我擒來！」

儒雅公子一躍身子，向假伍宗父駱明撲去。莫何眼看小舟負荷不了，一挾紀良直躍回自己舟中。真假伍宗父以簫互相格鬥，只是片刻，駱明便被擒住。

伍玉郎道：「飛刀娘子，妳不必憂心，駱明跟老夫學過醫，只是這下毒的伎倆，也不知那裡學來。不過，放心，老夫能替紀良解毒。眼下最緊要的是，先辦了正事要緊，這麼著吧，你們四位划了小舟向前去，那裡水深，就將劍扔了吧！」

伍玉郎父子指揮親信把關，四人請下船伕，操兩舟前行。青兒、莫何一舟，紀良、常玉芬一舟。洞庭湖上，金戈不止，兩小舟却無礙前行。漸漸聽不見金戈，兩小舟已到無人跡的深水中，天色亦已黑透，莫何拔劍出鞘，虹光依舊四射。莫何道：「彩虹神劍，得之異人，如今回歸大地。」

虹光凌空飛起，沒入水中。

青兒含淚而笑：「娘，我們沒有辜負您負託，神劍已回歸大地！」

常玉芬隔舟對莫何道：「以為你來奪劍，原來是護劍，虧了你。」

歡喜賊

• 張大春

張大春，一九五七年生於台北市，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曾任《中國時報》副刊編輯、《中時晚報》副刊主編；現任《中時晚報》撰述委員、輔仁大學及文化大學文學院講師。著有《雞翎圖》（1980年）、《時間軸》（1986年）、《公寓導遊》（1986年）、《雍正的第一滴血》（1986年）以上時報版、《四喜憂國》（1988年遠流版）等書。

本文首刊於《人間副刊》（1986・10・3）。

大年下的鬧賊是個常理。我娘說得好：「誰不過年？賊可也是個人不？」這話擺在城裡那是說不過去的；頭些年在縣衙幹過官媒的花鞋二嬸就聽不順耳，登時頂了我娘兩句：「還興這個理的麼？小心讓丁三爺聽見撕爛妳這張寡婦嘴！」說罷搡我一把，逕自扭着水蛇腰出門，到別家報信兒去了。我娘也不知是真氣假氣，也搡我一把，道：「閃開這兒——」接着便衝門外花鞋二嬸的背影叫起來：「別揑罵了，老鴇子！丁三喜那一套在咱們鄉裡跩不開，留神讓海師傅杵妳一屁股！」

海師傅是咱們鄉裡的「把子」，全歸德鄉就屬他的工夫好，三百斤的石擔子耍將起來，像我這麼大個兒的孩巴芽子家能在底下避雨。他最聽不得人說「賊」這個字兒，道理只有一個：咱們歸德鄉行不郎當加起來百八十户沒有不做賊的。

那是同治爺年間的事兒了。歸德鄉還是塊大荒，沒有一星人煙。左近十八縣鬧饑荒，有那膽子給逼使大了的出頭搶官糧號銀，到手了分把分把人人有幾頓飽飯。可那官府裡的爺們兒不這麼想，撫台大人親自督領一標老湘軍，把十八縣的捻子爺給剿淨了。這一下好，連牢

也滿座兒啦。撫台大人見不成個理，乾脆放出幾百號好漢，全給聚攏在這塊大荒裡，放話說：「姑且念在你們不是首犯，縱你們一條生路，就在此地安家落户罷！」聽這話說的？海師傅頭一個不服氣，他告訴咱們小輩兒，說：這才是個毒計，讓咱們捻子上的好漢爺齊聚一處，方便他們整治：好漢爺一動彈，官裡就來興師問罪了。

可海師傅有海師傅的絕活兒，那能讓區區一個巡撫大人給擺布了？你讓咱安居，咱就安居；你讓咱落户，咱也落了户了。不過要緊的玩意兒不能撤：這「入門的活計、出門的工夫」非得傳下去不可。我爹沒死以前，還認過海師傅的教誨，一學六年整，出師第一趟買賣就在省城裡張羅了百把兩現銀、一箱西洋首飾和一副霞帔，把我娘風風光光娶過門兒。

我睜眼下胎就沒見過我爹。據我娘說：他是教六扇門兒裡的捕快擒去的，一去就沒回來，一回來就分着兩下裡：腦袋一處、身子一處。海師傅不只一回嘆着氣對我說：「這個仇你是報不了的了，工夫再深，深不過槍子兒去。」

海師傅這一洩氣不打緊，我的把式可是再也練不成了。我娘教給我一套「金針暗渡」，說是比槍子兒差不到那裡去，只可著距離近點兒罷了。我娘說：「近不怕近，不跟它頂着臉比畫就是。這叫好漢不喫眼前虧。」我娘說的「它」就是洋槍。她還說：「一寸短、一寸險，刀劍上的道理在火器上一樣使得。」意思是短槍比長槍還要命。我倒不在乎這個，只擔

心海師傅不把他那套「迷踪步」傳給我。我娘說過：靠着迷踪步，能打從百丈以外欺近敵身，那怕對方是頭餓狗也不知道有人來到跟前。到時候兒金針一甩，管他有十槍八桿盒子礮，連掏的工夫都沒有，就翹辮子了賬。

可這海師傅就是不肯傳我迷踪步，他說沒用，不抵事兒。原因在頭些年上，他收了個姓朱的徒弟，比我大了十幾歲，我却隨著鄉裡的姑娘喊他朱能哥。朱能哥怕不是現今世上最後一個會使迷踪步的了。海師傅不怕我聽了不舒坦，三番五次對我嘀咕：「朱能的本事，唉！天下無雙了，可還是敵不過槍子兒啊！」朱能的本事我見識過，人說他在投海師傅之前是走漕鹽的，在清幫裡混過事，練就一副好鷹爪。我問朱能哥：「鷹爪是作啥用的。」他笑笑道：「還不是偷雞摸狗，能作啥？」朱能哥逢年過節總會給鄉裡人送雞，有活的、有死的，也有蒸熟燒爛了的。仗著他那雙迷踪腿，打從縣城裡弄回來——上百里的路：到家上了桌雞還是熱的。「有個屁的用？擋不起槍子兒嘿！」海師傅說。不消問，底下的話又是罵丁三喜那忘八羔子的。

丁三喜不許鄉裡人叫他名姓，要叫得叫「三爺」，平輩兒或長一輩兒的也得叫「丁三爺」。從前他還不叫丁三爺，只由人叫「三喜兒」的時節，海師傅還偶爾跟他喝會子酒。等他端起「威武窖子」的飯碗，當上咱們歸德鄉的團練隊長，海師傅就不搭理他了，不但如

此，逢人就罵：「三喜兒那畜牲忘了本啦！入了六扇門兒，可不成幹的就是挖祖墳的買賣？他那槍難道不是他祖宗傳下來的？」

丁三喜不愛聽人說起他祖上是捻子的故事，大約從此也惱恨起海師傅來，動不動腰裡別起兩柄盒子礮就往海師傅的茶棚子門口站哨，挑剔往來客商的穿戴不齊潔、辮子不光鮮：「一臉賊户頭相！」久而久之，逛茶棚的人也少了——誰找那晦氣去？海師傅沒轍，成天價生悶氣。朱能哥過意不去，有天趁丁三喜又上門找碴兒，便在茶碗裡下了把巴豆，害丁三喜人沒到家，屎已經拉了一褲子。登時人也翻了，換過褲子兜頭回茶棚放了一排槍，把朱能哥打瘸了不說，一把揪進官裡，說他「毒害公人，圖謀大逆。」硬把朱能哥給關進縣牢去了。

從此歸德鄉一鄉的好漢爺、好漢娘全放老實了。足足有五年多，誰也不敢像往常那樣兒：逢著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日的輪番上縣城或者鄰鄉近鎮去打燈花、劫桃源。家家户户守著份連屎橛子都長不出來的荒地，等著納稅完糧。要不，就自家夥兒偷過來，偷過去，你抱我一撮柴火，我舒你半袋蕎麥，有那失風被逮著的，多不過把剩下沒用了的物事還了：逮不著，反正幫襯了自家鄉裡人，也沒多大好計較的。海師傅說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要緊的是工夫不能擱下，擱下就廢了。」咱們鄉裡人的物事這麼把玩來、胡弄去的，起碼工夫沒閒著。

可是任誰也知道：丁三喜腰裡那兩把槍是越來越不長眼睛啦。丁三喜姘著個花鞋二嬸也就罷了，沒有誰犯賤數落他們什麼。可這花鞋二嬸在縣城裡的差事忙，有那犯婦充當官妓的，官妓刑滿從良回鄉的，都由她出頭刁尺；丁三喜這一頭兒上縣城的時候兒不多，他也不敢出門太久，免得鄉裡真像他常說的那樣：「我一回過頭去你們就造反了。」丁三喜大約是棒槌癢得慌，鎮天到晚別著槍從鄉頭逛到鄉尾，摸閨女的奶子屁股。有一遭犯上我娘，我娘餵了他三根金針，全釘在臉上，搞得嘴歪眼斜不說，從此一個人就跟灌了水似的，一日胖似一日，手指頭都快搆不著肚臍眼兒了。自然，他人也變得更囉唣，經常在半夜起身，光腚衝上大街，對著四下屋脊上放槍喊捉賊。海師傅悄悄告訴我：他這是腎敗轉成了狂疾。還警告我說：「小孩子家在男女上要忍得，要是搞濫了性子，收不住，總有一天會憋成丁三喜這個德行。」

好容易要過年了，花鞋二嬸下鄉來送兩個婦道回家，也帶來了消息——說是朱能越了獄，恐怕會回鄉一趟。她還說：朱能不會待久，因爲官裡分了告示，一定要在年前緝他歸案。不消幾天，縣衙裡皂、壯、快三班衙役少說也有百來人就要到，把咱們歸德鄉裡三層、外三層圍得滴水不漏，連鳥也飛不出去，甭說個賊痾子了。我娘就是在這個節骨眼兒上惱的：「誰不過年？賊可也是個人不？」

打從臘月二十八起，全鄉裡人都傳遍了：朱能就要回來，而且是路過。這可好，家家户户也不辦年貨了，把各人家裡藏下多年的細軟全抖露出來，有白花花的紋銀、有珠寶首飾、有全套從戲班子裡餑來的行頭、有白米發麵、有煙土，甚至還有一頭誰也沒見過的、瞧著十分面生的騾子。海師傅說：「要騾子作啥？朱能用棒槌也走得比那幫衙役快得多！」

不錯，這些都是給朱能頂備下的。人人都說：朱能不必穿堂越室，他只消從街前繞個彎兒，就足夠三、五個月遠走高飛的盤纏，還會有敷餘——因爲這些個物事全都晾在大街上。

丁三喜當然明白其中的道理，他氣得火冒七丈高，從街頭趕到街尾，拔出槍來朝每一户晾財物的人家比畫：「通通給我收拾了！惹煩你三爺，三爺在你腦袋瓜子上噴個碗大的窟窿！」

咱們歸德鄉裡的人別的長處沒有，就是眼神兒溜、腿脚機伶。丁三喜掏槍到東家，東家就收拾物事關門兒，可那西家又冒出來了。待他吆喝西家的當兒，東家早已經又擺下了場子。鬧亂整整一天，朱能没回來，丁三喜已經疲癱了。

臘月二十九，縣衙裡果真來了三班衙役，虎牙槍、苗子槍、砍刀、腰刀……林林森森架了幾大排，就在巷弄裡遊來盪去，可熱鬧了。丁三喜特地從外鎮裡請來兩個木匠，就著鄉頭到鄉尾這唯一的一條黃土大街正中央搭起一座高台，他人就杵在台子上，一手一把盒子礮，

四面八方俯瞰個仔細，不時還道：「晾罷！賊户頭，你們儘管晾罷！三爺我就在這台子上守歲了，看朱能那小兎崽子能來拾條狗屎橛子，三爺我就不姓丁。」說這話的時候台子剛搭好，日頭甩西，大年夜黑濛濛的暮色抖地聲打東廂天地一線的所在湧撲上來。

衙役們掌上了百來支火把，插在每家每户門外的黑漆竹筒上，竹筒上原先刻著紅、黃、白三色的「歸德」字樣——意思是分別出這一户曾經犯的罪等輕重：咱們鄉裡人倒不在乎什麼等不等的，倒是分出來的好，誰管一、四、七，誰管二、五、八，誰管三、六、九日出鄉張羅財物，都一清二楚。可是如今晚兒我望著那些支火把、還有火光下搖搖閃閃的字樣兒，不由得想起丁三喜在縣衙掛號之後的這些個日子以來，他没事將著支火把，隨便往誰家門口一插，便指名查夜的情景，頓時渾身上下打起了寒戰。這時他站在高台上，嘶著嗓子吼說那查夜時說過無數次的話：「三爺我就是王法！撫台大人把你們圈了起來，就由三爺我牧著，明白了這個理，你們才有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一天。」說罷「砰！砰！」朝空放了兩槍。

咱們這一鄉的人最怕槍響，趕緊「唿嗒」一聲關上門。我也一樣——孩巴芽子家，誰敢招惹這個?可這門「唿嗒」、「唿嗒」一關，外頭只靜下來不到幾眨眼的工夫，立時就沸聒聒地傳來一陣一陣鬧響。我娘却吟吟笑了起來：「成啦！」

「怎麼著?娘！」我打著寒戰撲在她懷裡。

「瞧這份兒膽子——像話嗎?」我娘拍拍我的背，另隻手拔下髮鬢裡的十二支金針，遞給我，說道：「別忘了娘教給你的渡針法兒，就用得著了。」她話没說完，外頭的響聲更大，彷彿有人動起手來——而且不止一、兩個，也不止三、四、五個，好像有千軍萬馬般呼來嘯去，透著窗紙往外瞧，淨是搖頭晃腦的影子，廝打、糾纏、翻來覆去。我還聽見一頭騾子的鳴叫，和牠四蹄踢踏，踩踐在黃土路上的聲音。就在這些個鬧亂中間，丁三喜似乎吼了一陣，然而不濟事，等他不作聲的時候兒，外頭的動靜也没了。

接著，就在我要搶身開門、一探究竟的時刻，一陣醒鼻子的香味兒傳了來——是燒鷄，燜得爛熟的燒鷄香；打從後頭厨灶上飄進了正房，我大叫起來：「朱能哥！」

朱能哥確實回來過，回來又走了。我開門出去，發現一街亂七八糟的東西，一大半兒都是咱們鄉裡人用來晾物事的被單、褥子和門板。上頭的金銀、珠寶、戲服、米麵……一掃而空，地上灑了不少麵粉、米粒和碎黃豆，還有漫天漫地的騾子毛，待我在門外站定了，發現家家户户的門依次都開了，人人相互拱手大笑，道：「恭喜！恭喜！」

大家夥兒也没忘了：在高高聳立的木架子上，還站著個丁三喜，他的神氣和先前不大一樣，因為腰裡空了，他祖先留下來的兩把盒子礮如今握在海師傅手裡，槍管都朝下，彎成個茶壺把兒的模樣兒。海師傅順手把槍扔上高台，扔得真準，正杵在丁三喜的脚前。海師傅仰

頭喝道：「我徒弟的鷹爪抵不過槍子兒，可抵得起槍管兒罷？」這話沒什麼好笑，可我是再也止不住，隨衆人一起笑了起來。

「你就別下來了，三喜兒，我的爺！」海師傅隨即踩了個三七步，我認得出來——那是亮架式準備鬥拳的步子：「下來保不住你也變成個瘸子。」

「大膽！」丁三喜臉面上橫二霸三，語勢卻軟了，道：「我放不過朱能的！三爺我這就調集人馬——」

「你那批衙裡的人馬早就分了金銀過年去嘍！」一個說。

「朱能？朱能好端端地在牢裡，你見他來？」另一個說。

「你不是要在上頭守歲麼？你守著罷，咱們回家吃鷄去。」還有一個說。

我娘這時打從背後搡我一把，笑道：「你不是要報仇麼？還等什麼？過年都五歲了，還像個奶娃子似的——去啊！」

咱們歸德鄉的好漢就是這麼出身的，不是麼？我捏起那把金針，一步一步朝那座高台走去，一面吼道：「呔！好個丁三喜——」

天下第一捕快

•陳雨航

陳明順，筆名陳雨航，一九六〇年生於台灣花蓮，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畢業。現任遠流出版公司副總編輯。著有《策馬入林》（1984年爾雅重印版）、《天下第一捕快》（1980年時報版）。

本文首刊於《人間副刊》〈中國當代武俠小說大展〉（1977・7）。

0

喧騰多日的躍城，這一天雖然仍舊安靜不下來，但在本質上，卻與以往是截然不同的了。前些天的喧騰不免有一種人心惶惶的態勢，然而這一天的喧騰却是一種吃了定心丸後的高潮，因爲捕盜高手已經被知縣老爺請進城裏來了；那就是説，鄉下作亂的那批土匪很快地就要完蛋了。

確切的消息是由周公子帶到鴻記茶樓的。鴻記茶樓坐落在躍城內的南大街，陳設雅致，茶點講究，算得上是躍城最高尚的茶樓，很得城裏大户以及豪門子弟的喜愛，由是之故，鴻記茶樓便成了這些人日常聚談之所。有些人雖是住得遠了些，還是捨了附近的茶樓，巴巴地從城的那頭趕到這頭來。除了可以獲得些許消息之外，畢竟，鴻記茶樓是一種身分和地位的表徵哪！

「縣老爺請來的捕盜高手彭軒已經到了。」一開頭周公子就是這麼説的，那時他才剛在

椅子上坐定。

整座茶樓便喧鬧了起來。幾天來心頭的愁結，一下子舒開了不少，大家紛紛圍坐過來。

「這消息可是真的？」突然有人隨口冒出這麼一句話，話一出口，這人便後悔起來。周公子的姊姊是縣老爺的繼室哪，消息還會不可靠嗎？

「當我没説話，行了罷？」果然，周公子不高興了，説完這句話，轉過身子吩咐泡茶。大家的頭都轉向剛才發話的冒失鬼，弄得他赤臉軟脚，還得傻笑賠不是。

「這樣無禮！」李員外罵了那個冒失鬼一句，多半是罵給周公子看的，然後轉向周公子：「什麼時候到的？周公子。」

周公子睨了大家一眼，臉上的表情顯示出悻悻然的成分已經十分稀薄。這種獨家消息可是非常難得的，要真不説出來，未免憋得難受。

「昨晚到的，迎進縣衙時，我可是親眼看見。縣老爺款待他的時候，我也陪着。可真是面貌堂堂、神態威武的英雄好漢呢！」周公子驕傲地説，額頭抬得老高，好像此刻他就是那個捕盜高手似的。

「那好極了！唉，石布林那批土匪也真鬧得太不像話了，這下子可好，把他們殺死，殺光之後，一切就又太平了。」李員外興奮地説。

「對，該殺！要不然秋末之後，教我們怎麼去收租？」吳員外説，他在四鄉的土地算是躍城第一。

「好了，這下子解決了……」

「過些天，又可以安心出城到鄉下去了……」

大家興奮得手舞長袖，足蹈長袍，好似此刻鄉下已經平靖下來，等候着他們的駕臨。

「請問周公子，」吳員外忽然想起了什麼，問道：「那位彭軒是何許人物啊？」

大家都靜了下來，把眼睛期待向周公子。

「你們不知道他是誰，嗯？」周公子輕蔑地看了一下四周的人們，還真没有一個人知道，非給他們一個如雷貫耳不可，頓時朗聲説道：

「彭大爺乃是代天府衙的捕頭，人稱『天下第一捕快』的就是……。」

「呵——天下第一捕快！」周公子話還没説完，衆人幾乎是一齊叫了起來，太出乎意料之外了，來的人不但是捕盜高手，而且竟是高手中拔尖的，天下第一捕快，來到我們這個小躍城縣？哇——！

很快地，天下第一捕快，到臨躍城縣來捕殺土匪的消息，便傳了開來，滿城喧騰着的，盡是有關天下第一捕快彭軒的傳奇——

據説，他曾經獨力拚鬥五個技藝高超的大盜，最後殺死了四個，活捉一個回去。

據説，他行走江湖多年，江湖上的一切都十分了然，用起謀略，幾乎是穩操勝券。

據説，代天府在他的任內，就没出過什麼大亂子他破不了的，甚至這幾年來，没有人敢在他的地頭上做案。

據説，他的長劍不出鞘則已，一出鞘便是見血而歸。

據説……。

不管怎麼説，有一點是大家都同意的：天下第一捕快一來到，土匪强盜齊喪膽。石布林那批土匪再怎麼狡獪，這下子恐怕連老命也保不住了！

1

彭軒騎在馬上，身體因着馬的脚步，而有規律地微微晃着。從大清早出了躍城，他就一直是這個姿態地沉默着。他的背後跟着二十五個勁裝漢子，五個是他從代天府帶來的，都是他一手訓練出來的弟子輩；另外二十個是躍城縣衙裏的捕快。

彭軒十分把握不住今天這趟任務。倒不是他對自己的本事没有信心，什麼風浪没見過？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只要是有個底兒，哪有不能解決的？對付小强盜有對付小强盜的法

子，對付大土匪又是另一套治法。先弄清楚了，再調集人馬，部署一番，總是八九不離十的。現在的問題是：石布林那批土匪到底是怎麼的一個路數？

躍城這個小縣份雖然不是很富足，可也挺過得去的，難得遇見大水、乾旱什麼的。在代天府這麼多年，也沒有聽說過躍城這一帶會鬧土匪；所以這次一鬧，居然弄得縣老爺老遠派人到代天府討救兵。

是些游手好閒的刁民們弄起來的？嗯，他們可能唆使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鄉下渾小子，跟着他們跑，搞不好弄個什麼教的，扛了符卦就滿地亂竄了。可是，在鄉下有什麼搞頭的？他們早該攻城掠地過一下土皇帝癮了。但據縣老爺說，從上月末梢到現在也有七、八天了，竟然連個人影也沒有出現在城外。照這種情形看來，只是幾個小强盜幹的好事，說不定是外鄉竄來的幾個走投無路的江湖好漢，情急之下幹的。可是，怎麼縣老爺派出的百來個兵丁，竟然被打得落花流水呢？

百年個兵丁被打得落花流水，真是造反！這也是知府大人要彭軒親自出馬的原因，等探得實情後，再派人回報，大軍隨時可以上路壓境。

幾個小毛賊呢？還是大股土匪？

彭軒從馬上回過頭來，他的五個弟子緊跟在身後，躍城縣的二十個捕快却只有幾個緊跟

着，其他的，一路滴在後頭，鬆散散的。

這二十個捕快，是縣衙門傾其全力能派出來的，今早臨出發前才看到他們。躍城縣太平慣了，這些人平時想來也沒有什麼正經事好做，肚皮都養起來了，真要厮殺，恐怕連刀都舞不動罷？如果是幾個小毛賊，憑幾個弟子也足夠對付了；要是遇到大股土匪，只有誘誘敵，探個虛實，重頭戲還是讓大軍來。要不然，就算縣老爺再派出百兒八十個捕快也沒個屁用，況且又是這種貨色！

前面就是一個叉路口了，彭軒勒住馬，向後招了招手。一個躍城的捕快緊了緊他的坐騎，快步趕上前來，他是縣衙裏對石布林一帶最熟的一個捕快，其他的捕快中，有些人還從未到過石布林呢。

「哪條路到石布林？」彭軒問他。

「左首這一條。」

「唔，」彭軒點了下頭：「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王祥，大爺。」

「王祥，對了，你叫王祥。石布林你很熟？」

「熟的，每年總要來個一兩趟。」

「幹什麼？老家在那裏？」

「不，」王祥頓了一下：「有時候跟少爺到石布林的山裏頭去打獵，有時候陪員外們的管帳去收租。」

「收租？怎麼收租要你陪着，鄉下不是一直都很寧靖嗎？」

「鄉下是蠻寧靖的，可是，彭大爺您不知道，石布林的人可刁得很呢，租穀總要三拖四拖才肯繳，虧得有我們，要不然怕租穀更難收呢！」王祥説着的時候，不覺間流露一股得色。

「哦——」彭軒停了一下，這次鬧土匪，一開始好像就是殺了兩個捕快。

「那兩個被殺的捕快，也是陪大户的管帳去收租的嗎？」彭軒問。

「不大清楚，彭大爺。不過今年的租穀，大都還沒開始收繳呢。」

「那麼，平常時候，石布林一帶可有游手好閒的傢伙？」

「聽説有幾個，只在趕集的時候或酬神演戲人多的時候出來晃盪，市集一散，人就不見了。」

嗯，這似乎不像是刁民鬧事。是不是外來的大股土匪？如果是，那爲什麼鄰近幾個縣都没有被騷擾？如果不是外來的土匪，光憑石布林這種情形，會有土匪起事的可能？如果是，

顯然這兩個倒霉鬼，是剛好給人家抓了來祭旗了。

先去察看一番再説吧。彭軒一頭霧水，弄不清石布林鬧的，到底是什麼樣式的土匪。抬頭看了看罩着薄雲的日頭，彭軒扶了扶斜在背上的長劍，兩腿一夾，坐騎向前面的小路奔去。

2

翻過一個山崗，展現彭軒眼底的是一塊狹長的平野。

秋日的平野，在陰霾的天空下，透着灰灰的景色，只在遠處的幾重山後，有一塊斜坡，泛着暗黃的微光，這重重雲翳濾過的微光，雖然在整個灰調山野的籠罩、包圍之下，仍篤定在那裏，像一線上天的靈光。

「這就是石布林了。」王祥趕上前來説。

彭軒看了看山崗下的田莊，見不到一個人影。把眼光緩緩地投射到遠方，一仍徒然。一百多個兵丁，大概向前追剿土匪了罷，竟看不到一絲迹象。

「縣城的兵丁呢？」彭軒問。

「大概在前面山脚那邊罷。」王祥應道：「前日回報的消息是這樣説的。」

「唔，知道了。」

等後面的人馬趕上來之後，彭軒才鬆開繮繩，一行人緩緩轉下山崗。

馬蹄的答在村落的小道上的時候，彭軒才發覺出一些異於尋常的現象。

雖然已是秋收過後，但田裏還有一些菜蔬，此刻却看得出經過了一番踐踏。一些阡陌間的引水泥溝也崩落了許多地方。看來，這些土匪還擁有不少的馬匹呢！

彭軒遠遠望到村落邊的幾棵樹下有一棟農舍，便彎了過去。

那是三間連在一起的茅舍，門板、窗牖關得十分緊密。一夥人下了馬，彭軒佈好崗哨，然後向身旁的一個弟子，使了一下眼色，那個弟子便向前敲了敲門板。

半晌，沒有回音。却發現似乎有人在窗牖的空隙往外探看。

「開門啦！我們不是土匪，我們是躍城來的捕快哪！」王祥和幾個傢伙大聲吆喝着。

還是沒有回答。

「彭大爺，這些人不讓他們吃吃苦頭是不會出來的，我看，我們放火燒了房子罷，看他們出不出來！」王祥向彭軒建議。

彭軒還沒應話，裏面却已有了窸窣的聲音。不一刻，門「呀」的一聲開了，畏畏縮縮地磨蹭出一個滿臉風霜的老農。他的眼睛只溜了眼前的人馬一下，便噗地一聲跪了下來，叩頭

不已：

「大爺饒命，請放了我們吧，家裏能拿的都拿光了，沒什麼東西了……饒命哪，大爺，請饒了我們吧！」

「我們是城裏來的捕快。」彭軒淡淡地說道。

老農却一逕地喃喃求饒着。

「告訴你，我們是縣城裏的捕快，不是土匪，你還嚷個什麼勁！」一個躍城的捕快大聲地斥罵他。

老農不出聲了，却仍是跪着。

「不要怕，你起來，我們不會對你怎麼樣的。」彭軒說，他有點哭笑不得，多年來面對的一向是江洋大盜，江湖狠漢，如今到這鄉下來，面對着的却是這樣一種場面。

老農遲疑了一會，又看了看彭軒，才起身站立，一副不知所措的模樣。

「你安心，我只問你一些話，你可要老實地回答。」彭軒說：「土匪是外面來的？」

老農搖搖頭。

「那是石布林這地方的了，以前鬧過嗎？——沒有，那麼這次怎麼會鬧起來的？」

老農抿着嘴，搖搖頭。

「你怎麼會不知道？」

老農還是緊緊抿住他的口，一句話都不說。

「好，你不知道，那麼兩個捕快被殺，你總該聽說了罷，怎麼被殺的？」

仍然沒有回答。好小子，這些土匪一定是給了他們什麼大苦頭吃，弄到他們什麼話都不敢說，彭軒這樣想着，感到有點兒不快。旁邊的一個捕快按捺不住，一個箭步上前，抓住老農的衣襟：

「說是不說？不說我宰了你！」

老農吃這一聲，脚一軟，跪了下去，洗得泛白的黑布衣襟，嘩啦地裂開一條口。

「放開他！」彭軒喝道，然後把語氣放緩，向老農說：「你站起來好說，我們不會爲難你的。」

老農慢慢地站起來，猶豫了一會，然後變得似乎忘掉生死般的平靜：「那兩個捕快是被張家兄弟打死的。」

「張家兄弟？」

「唔，住在山脚下的張家兄弟。」老農點了一下頭：「那兩個捕快調戲了張老大的媳婦。」

「好大膽的小子，這樣就殺了官家的捕快……」躍城的一個捕快說道，看到彭軒望過來的嚴厲眼神，趕忙住口。

「他們調戲張老大的媳婦不只是這次，他們每次幫着城裏的大户來催租，都是那個樣子。這次——他們不催租也來了，張家兄弟忍不下這口氣，打死了他們……他們不是真的要打死他們的，他們只是想痛打他們一頓。」

然後便勾結了刁民，一不做二不休地幹起了土匪？彭軒心裏說，原來只是這樣單純，看樣子這並不難。

「城裏的兵爺來了以後，張家兄弟已經躲進山裏面去了，兵爺們把他們的老母親和媳婦綁了來，放出話去，要他們兄弟出來，不然就要治他們母親和媳婦的罪。」老農停了一下：「張家老大出來了，他說那兩個捕快是他一個人殺的，他一個人抵罪，和家人没有關係。」

幾十隻眼睛都望着面前的老農，可是老農的眼光却一直投注在地上。

「他一個人怎麼能對付兩個捕快。」一個捕快說。

彭軒没開口，他望向那個發話的捕快。那是一個肥壯的捕快，兩條隨便站着的腿上，撐着一個肥碩的肚子，再上去還有兩道下巴。

「兵爺們也是這樣說的。」老農說，好像由哪裏生出來一股稀有的膽氣。然後，他的眼

睛往上瞟了一下他身旁的捕快，只那一剎那飛閃的眼神，彭軒却看到了，看到了那裏邊隱藏不住的恨意。

「兵爺們把張老大和他的媳婦殺了，頭掛在竹竿頂上。兵爺們說是媳婦已經招出是她勾引那兩個捕快的，可是我們不——」

彭軒把頭抬起來，眼光穿過空疏的樹椏，望向遠處灰茫茫的天空，灰茫茫的……

「張家兄弟的老母親自己上吊死了，她……」

「我不要聽這些！」冷不防彭軒一聲暴喝，打斷了他的話，老農驚嚇了起來，身子微微地顫着，可又盡力去壓止住。

「你告訴我，這城裏的兵是怎麼被土匪打敗的！」隔了一會，彭軒抑住自己的怒氣，把口氣放緩了問。

「土匪？」老農十分困惑似地，半晌才略微把頭抬起來：「沒有土匪。」

「沒有土匪？」彭軒竟被弄得迷惑了，他望向王祥：「捎回來的報告不是說被大股土匪——？」

「消息確實是這樣的。」王祥回答。

「那你怎麼說沒有土匪？」彭軒走近面前的老農，聲音不覺地提高了一點：「你剛才說

東西被搶走了，還有，外面被馬匹踐踏的田地，又是怎麼一回事？你還想瞞我不成？」

「你給我老實說！」看着老農低頭不語，彭軒身旁的一個弟子喝道。

老農看看周圍的人羣，低聲地說：

「是——是城裏的兵爺。」

城裏的兵，彭軒的腦門轟地一響，他呆住了，好久的一陣子才回復過來。城裏的兵，我的天哪！竟是這樣一回事。

「可是，城裏的兵丁怎麼又被打得——」彭軒實在說不下去。

「是張家兄弟的叔父張石頭。」老農說：「張石頭精通拳脚刀棍，他和張家老二帶了一些人，都是他們的親戚鄰人，在夜裏，到兵爺住的地方放了火，還趕了牛去衝……」

彭軒沒等老農說完，倏地返身上馬，調轉馬首就走，捕快們忙不迭的趕快上馬，從後頭跟去。

3

天哪！這怎麼會呢？原先雖沒把握，到底是小毛賊還是土匪幹的，但隱隱中總覺得一定有一批江湖混混，或者是別處竄來的土匪在後頭撐着，要不然怎麼會把縣城的百來個兵丁，

打得落花流水呢？這縣城的兵丁再不濟，也不致敵不過這些鄉下人啊？可是，可是——

看來王祥的話是不錯了，石布林這地方的鄉下人可刁蠻得很！要不然——說是百來個兵丁會被這些鄉下刁民打敗，那是無論如何不能教人相信的。

彭軒沉默地騎在馬上，心裏跟着的答的蹄聲翻騰。他的弟子和躍城縣的捕快，緊緊在後頭跟着，雖然只是二十多匹的馬隊，在這小縣份的鄉村小道上，可着實稱得上浩浩蕩蕩的態勢呢！偶或有一兩個鄉民，出現在他們的視野，但遙遙看到這驚人的馬隊，瞬即便閃躲開去。

真不是滋味哪！向來除暴安良的「天下第一捕快」，如今聞風閃避的竟是這些鄉下人！躍城來的兵丁，在這裏到底幹了什麼事？

這樣在心頭懊惱的時候，彭軒的兩眉不禁深深鎖緊，而一張臉顯得是更其嚴然了。

轉過一道丘嶺下的窄路，眼前又是一片開闊的農地，三三兩兩的有幾處竹林，偶爾可以從林葉掩映處，看到一角茅舍。天已經快暗下來了，彭軒可以看到炊煙四起，而遠處似乎有一處炊煙特別濃密。

「這塊地後就全是山了，我想，縣裏的兵丁大概就在那裏。」王祥指着濃密的炊煙處。

彭軒只輕輕地「唔」了一聲，便繼續前行。說是百來個兵丁，會被這些鄉下的刁民打

敗，那是無論如何不能教人相信的。彭軒還在這樣地想着。

他們終於來到那處兵丁駐紮的臨時營地。那是一處大型的農舍，傍着一條小河，原先大約有三邊是竹林圍着的，如今，這些竹林全被砍倒在地，看光景已經有好幾天，竹葉都乾萎了。

距農舍有一小段路的村道口，那裏有幾個兵丁在守衛。他們零落地散坐在地上，只有一個兵丁在看到彭軒這夥人馬靠近時，才倚着長槍懶洋洋的站了起來。

「什麼人?!」他橫着長槍。

「代天府的捕頭，彭軒彭大爺來了！」看着彭軒沒有回答，王祥從後竄上幾步，大聲地代答。

「快去通報！」站着的兵向其餘兩個坐着的兵命令了一聲，兩個人掙扎着站起來，其中一個跟蹌地往農舍那邊走去。

彭軒望了一眼面前的兩個兵丁，隨即兩腿一夾，跟在通報的兵後頭，逕自向裏緩緩行去。兩個兵丁也不阻攔，退過一邊。經過兩個兵丁的身旁時，一股酒氣直沖彭軒的面門。

農舍在一片廣大泥土場的三邊，彭軒騎在馬上，可以看到稍遠的一個邊間，那想必是厨房，火光從打穿的泥草牆上洩出，與廣場另一角的臨時爐灶裏的熊熊烈火相互輝映，火光照

着廣場上，東一堆西一堆地聚集的兵丁，泛出油亮的額頭和面頰來，大嚼的大嚼，喝酒的喝酒，間或還行着酒令，屋前另外坐着幾個人，想必是吃飽了罷，正在抽着煙管。

一行人在廣場邊下馬，彭軒叫其餘的人等着，自己只帶着一個弟子，和王祥穿過泥土廣場，往朝南的正屋行去，兵丁們大概看得出是縣城裏派來的罷，當彭軒幾個人穿過他們身旁的時候，他們只是望着他們，仍自顧自地在火光裏吃肉、喝酒。

來到正屋前，彭軒站住身子，回頭巡睃了一周泥土場上的兵丁。

那個老農說百來個兵丁被一些刁民打敗，嗯?!

彭軒望着兵丁們，兵丁們望着彭軒。

嗯，這是兵？怪不得——是怎樣的刁民會把他們打敗？

兵丁們望着彭軒，彭軒却回轉過頭去了，他聽到屋子裏面隱約傳來女人的笑聲。

和着一股濃烈的酒氣，裏面出來一個方面大耳、衣衫不整的漢子，後面跟着幾名提着刀的隨從。

「在下杜提才，不知彭捕頭駕臨，失迎，失迎。」漢子欠身行禮。

「躍城來的人馬都在這兒？」彭軒也不客套，單刀直入地問。

「還有幾十個人駐紮在那邊，」杜提才指了指遠處：「成這個……這個……犄角——成

犄角之勢。」

彭軒順着他的手勢望去，暗黑裏看不出什麼。

「清剿的事，嗯，上回的消息說被大股的土匪……」

彭軒繼續深入正題：「土匪有多少人？」

「土匪是夜裏來襲的，那時我們駐在山脚那邊。幸好迎敵得快，只損失了一點人馬。」

「土匪到底有多少人？」

「大約——大約有上百人吧！」

「聽說土匪是石布林這地方的人。」

「是，是的。」

「石布林這一頭有這麼多的壯丁？嗯？」

「大約有的。」

「那麼是石布林所有的壯丁都造反了，才會有這麼多土匪。」

「啊，這我怎麼没想到？石布林的民性刁蠻，我這就連夜去抓這些刁民！」杜提才這才明白落入彭軒的圈套了，但仍掙扎着說，一臉的汗珠，酒也醒了一大半。

「你能確定石布林所有的壯丁都是土匪？」

「……」杜提才還想掙扎，却張口結舌，說不出一句話來。

「那你憑什麼抓？」彭軒不留一絲餘地。

「知縣大人命我全權到石布林剿亂。」杜提才突然把胸一挺，理直氣壯地說。

彭軒且不答話，他從頭到脚地把杜提才瞧了個透，然後望望屋子，又瞄了瞄四周的兵丁，這才盯住杜提才泛着血絲的雙眼，幾乎是一字一字脫出口來，冷冷地反問：

「剿亂？剿亂是叫你抓土匪，不是叫你抓百姓，你這是剿亂？」

杜提才的一張圓臉在汗珠下漲成赤赭色。

「到底有多少土匪？」

他娘的天下第一捕快！杜提才明白他是完全栽在彭軒手裏了，隔了半晌，才吞吞吐吐地說：

「當時是三更半夜，火燒了起來，有十幾條牛從山上衝下來，却沒看清到底有多少土匪。」

唔，這樣就報告說是大股土匪啦？嗯，一百多個兵丁，當然是要有百來個人的大股土匪才能打敗的啦，哼！

「打算怎麼清剿！」

「這批土匪都逃進山裏頭去了，山裏頭，我們地形不熟，未敢造次，有待彭捕頭……」

「石布林這一帶可有什麼通道？」彭軒回頭問王祥。

「除了我們來時的這條路，越過這座山，有一條小道通往昇城縣。」王祥答道：「另外，靠西邊一帶，地形崎嶇險惡，人馬不易通過。」

「你們可有派人把守？」彭軒問杜提才。

「還未曾有。」杜提才赧然地回答。

「那還抓什麼？」彭軒說完，轉身穿越泥土場。

一個小事件，竟弄成這個樣子，從代天府迢迢而來，遇到的竟是這些人！彭軒心中十分惱恨。可是事情既然弄成這樣，撒手不管似乎也不是辦法；去抓張石頭那些人嘛，可又過了這麼多天，怕不逃到哪裏去了。會逃到昇城縣去嗎？還是西邊險惡的——

「越過西邊險惡的山後，是什麼地方？」到了停馬處，彭軒突然問王祥。

「那裏是桃源河，有個渡口，往西北又是一片山，人煙十分稀少。」

彭軒沉吟了一會，向他的弟子：

「喬乙，你帶幾名捕快連夜趕回躍城，再快馬回府衙，請知府大人不必派大軍來了，只要一、二十名捕快到昇城縣靠石布林一帶的道上守着，遇有外地行旅，多加盤問就是。」

喬乙帶着幾個躍城捕快，擎了火把，飛速地走了，彭軒這才向跟在後頭的杜提才說：

「我把躍城的這些捕快全留在這裏。你給我好好的守住山這頭，不得再有擾民之舉，否則——當心你的腦袋！」

彭軒說完，帶着他的四個弟子和王祥正要上馬離去，卻聽得黑暗裏有人從田埂那邊，舉着火把一路奔過來，還興高采烈地一面喊着：

「兩隻鷄，嘿嘿，又給我找到兩隻鷄哩……」

4

桃源河的水，流經石布林山區西邊時，水勢緩了下來，轉個彎，往北流去，河床也逐漸寬廣，要到第二座山脚之後才收窄，再轉彎，再奔流下去。出了石布林山區西邊的山口，往北一箭之遙的地方，有一座茅棚，因爲廢棄久了，早已大半傾毀，只剩下一個空架子，間或夾着幾絲茅草。茅棚外靠河的方向，擺着一個長竹筏，上面的繩索全都朽爛了，長竹筏只約略是個樣子，實際上是根根發舊敗壞的長竹筒。

秋日的山區，此刻罩在山風和陰影之下，散發出一股冷沁的涼意，竟隱隱地帶着肅殺之氣。

自午至暮，代天府的捕頭，人稱天下第一捕快的彭軒，已經在這廢棄的渡口獨自徘徊多時了。從躍城出發，經過一日夜的奔波，天明時分才到達這荒僻的地方。幾個時辰的歇息之後，他便一直在這渡口等待着。

等待什麼呢？彭軒自問。等待那一羣土匪嗎？或者說是一羣刁民？他們是嗎？

自從他們在石布林衝殺了縣城的兵丁，已經這麼多天，如果夠聰明的話，早該逃開了。可是桃源河的渡口上下，都仔細地察看了一回，似乎近來沒有人馬渡河。會不會是經由昇城那條道路過去了呢？可是那裏接着的，都是人煙薈聚的市集村鎮，這麼多的外地人，不會不引人懷疑的。難道，難道這些刁民會愚蠢到，想再去和躍城的兵丁拚命？或者是眷戀鄉土，還盤桓在石布林的山區裏？盤桓在石布林的山區裏，遲早是死路一條啊！這些鄉下土佬！

彭軒坐在一塊石頭上往對岸望去，對岸是一片茂密的蘆葦，再後面就是綿亙的山嶺了，一座接一座。如果是我，彭軒想着，渡過河去，活命大概是不成問題了。

他們會從這邊來嗎？彭軒轉頭望了望山口那兒，看不到一個人影，但他知道他的四個弟子和王祥，正在山口上面的林後守望。

如果那些刁民從山口出來，那萬萬逃不出彭某人的手掌心的。他們會乖乖地讓咱們押回躍城？押回躍城，那是砍頭示衆的；他們會拚命？嗯，——那彭某人只有拔劍了。

天下第一捕快，對付的應該是道地的土匪才是，却來對付一些鄉下的刁民，是真正游手好閒的刁民倒也罷了，怎麼竟只是些——唉！

王法豈是可以隨便干犯的，殺頭的罪呵，這些蠢人！

山口那裏還是沒有動靜，彭軒心裏頭突然有幾絲慶幸的安然。只要不來這裏，便不干我彭某人的事，彭某人殺的是江洋大盜，不是土老百姓！

可是——，如果不死在彭某人手裏，遲早仍舊要死在躍城或昇城的兵丁捕快手裏，啊！彭軒想到這裏，望着眼前流淌的河水，不禁發出了一聲喟嘆。

天下第一捕快，天下第一捕快，捕的是什麼東西啊！

突然，「嗖」的一聲，一支箭破空而來，在彭軒左側不遠處落下，斜插入沙石中。

那是說——那是說他們終究還是來了？爲什麼要來這裏？彭軒盯著那支作爲信號的箭有好一刻，才走過去拔起，踱向山口。

彭軒一行在山口的巨石後面埋伏了一會，便見前面的山道彎處，走過來鄉下農民裝扮的五個人和一匹馬，他們的衣衫都已殘破不堪，神情疲憊地拖着他們的脚步。爲首的是一個年約五十開外的老者，後面跟着的都是約二、三十歲的農人，最後一個牽着那匹瘦馬，每個人都背了一把刀。顯然，這就是在石布林把百來個兵丁打得落花流水的大股土匪了。

彭軒看得有些呆了。怎麼竟是這樣子呢？這和他所想的太不一樣了。都是些鄉下人沒錯，可是一天一夜裏想着的，儘是些壯蠻的彪漢，如今呈現在他眼前的却都是骨瘦如柴、形容萎縮的人形。

當彭軒他們從巨石後面跳出來的時候，不知是連日的困頓，還是懾於眼前勁裝的六個捕快底氣勢，這一行人一時茫然地楞在那邊。

「你就是張石頭？」彭軒審視了一會兒爲首的老者：

「你們好大的膽子，竟敢違犯王法！還不趕快束手就縛？」

幾個人都沒有應聲，眼前戒備地巡睃四周。

見他們沒有反應，彭軒往前逼進，幾名弟子正要跟進，被他揮手止住。

彭軒一步步地走近，這些農民漸漸現出驚恐的神色，紛紛拔出背上的刀。

行到近前，大約是看彭軒只一個人而已罷，爲首的老者突地搶上幾步，手上的刀舉起，迎着彭軒的面門便砍。彭軒看着對方的刀到了，才倏地側開身子，右手一揮，老者便被推倒在地，刀從手中脫落。

原先跟在老者後面，也舉刀上前的幾個人，還沒有看清對方的身手，剎那間自己人便倒在地上，一時都驚嚇住了，呆在當地。過了好一會，地上的老者才掙扎着摸回刀，爬起身

來；只見他略一猶豫，再度揮起刀來。

這回，彭軒不等他的刀完全揮起，便前趨一步，飛快地掃出一腿，霎時的工夫，便見老者跌翻在地。彭軒緊跟着上前，左脚踩住了老者的背脊，一面緩緩地解開背上的長劍，交在左手，右手慢慢地開始拔劍。

眼看劍已拔出一半，原先牽馬在後的那名農人突地把刀一放，竄上前來，倒地便跪，叩頭不已！

「大爺，饒命，捕快是我殺的，我的叔父只是仗義爲我們兄弟出氣，不知道觸犯王法，請饒了他吧！……人是我殺的，讓我抵命好了，大爺，行行好，放過他們，求求你，大爺，下輩子我變牛變馬……」

彭軒一時呆住了，拔劍的手停了下來。行走江湖幾十年，叩頭求饒的人不是沒有見過，但是叩頭爲別人求饒的，這還是第一遭遇見。地上的人還在拚命地叩着頭，而躍城的兵丁竟說這是刁惡不赦的土匪！

彭軒盯着地上的人，突然間他覺得他叩頭的姿勢，和昨天向他叩頭的老農是一個樣子。

「劍既出鞘，豈有放過之理！」彭軒說道，回首大聲地向後面站着的捕快：「今天彭某人要大開殺戒，這些人我一個足夠對付了，你們先回石布林等候，我料理完了，隨後就

來。」

彭軒的弟子們挨了過來，可又猶豫着。彭軒眼睛望着前面採取戒備，見弟子們沒有動靜，旋又喝道：

「怎麼，沒聽到話嗎？我一個人足夠對付這些刁民了！」

五個捕快這才牽馬過來，繞過彭軒眼前時，似乎想說些什麼，但看到彭軒暴怒的眼神，趕忙錯開石布林的刁民，往山區行去。

等一行人完全消失在山道的轉彎處了，彭軒這才把視線收回來，望着眼前凝神戒備的鄉人，臉色逐漸放開，把踩在老者身上的左脚收回，然後把拔出一半的劍身緩緩地退回劍鞘。

0

石布林地方的亂子已經平定了，躍城裏的人心安定了下來，這些天來想出城到鄉下去的人，也都紛紛趕着出城。

鴻記茶樓恢復了先前的老樣子，大户豪門、公子哥兒聚談起來，個個眉展眼開，比起前一陣子，剛鬧土匪時臉上的陰霾，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都是鬧了這些土匪，害得去年從城裏買回來的弓，都沒有試試的機會。」吳公子抱怨

地說，可又笑着拈起一塊豬油糕。

「現在還不遲啊？咱們還來得及出城打獵，要遲了，秋天一過去，便看不到野獸啦！」周公子說，端起面前的一杯茶。

「好主意，咱們回去着人準備，來得及，明天就出城，可是——會不會遇到那些土匪啊？」

「噯，你放心啦，雖然漏了幾個土匪，可是，料他們沒有這個膽子回來，他們有幾個腦袋？」周公子倒是不在乎。

「怎麼竟讓這幾個土匪逃走？不是說天下第一捕快來到，土匪强盜齊喪膽嗎？怎麼竟……」

「噯！誰知道呢？他們在石布林等了一天一夜，還是沒等到他，這才十幾個人馬開去桃源河渡口，可是，找遍了那地方，什麼也沒找到。」周公子說：「我看哪，八成是年歲大了，又要逞强獨鬥五個兇悍的土匪，當然是鬥不過了，要不然就是技藝根本就不如傳說那麼厲害。」

「可是，怎麼彭軒本人都不見了？」

「這你還猜不出嗎？讓五個土匪逃掉了，身爲代天府的捕頭，還有什麼顏面見人？」周

公子恨恨地說：「當初還勞累縣老爺出城去迎接他，算我們瞎了眼！」

什麼天下第一捕快，也不過如此罷了！話喧騰了開來，整個躍城的人都這樣說。

滅魔戰士

•陳裕盛

陳裕盛，一九六八年生於台北市。現就讀於中國工商專業學校，著有短篇小說集《騙局》（1988年光復版）、長篇小說《實驗報告》（1989年光復版）。

本文首刊於《實驗》試刊號（1988・12）。

——如果他無法及時找到時空的出入口，

他失去的不只是未婚妻——還有他的生命。——

PART A 名劍無名。

掌聲來自台下。江若水取下護住頭部的盔，手持慣用的一柄銳劍，劍尖朝下地挺立於擊劍賽的台上——他剛結束了一場比賽。掌聲，無疑是給身爲勝利者的江。

江若水，連續三居世界名人擊劍賽冠軍得主。他年輕，挺拔，但正如他的名字——弱水三千取一瓢飲，除了他已訂婚的未婚妻名舞蹈家楚映之外，從未有過花邊新聞。

談過勝利者，自然不能忽略失敗者。失敗者並不就差勁得一無可取，只是他略遜勝利者江若水一籌而已。

典韋爵士，連續三居世界名人擊劍賽冠軍——但自江加入擊劍界之後，他連得三居亞

軍。家世顯赫，已居中年的他也未婚，除了參加劍賽之外，通常在家傳的古堡中深居簡出。

江挺立台上，觀衆的呼聲撼動不了他，確然具有體壇明星的氣勢。他微笑著接過獎杯，和頒獎者握手，心中存在些微自傲，不經意的一眼瞥過典韋爵士。

典韋一臉陰沈，原已削瘦的面頰看來有幾分詭邪。他坐在休息區冷眼注視著江。

江的視綫沒有在典韋的冷眼多做勾留，逕自移向來賓席——席中坐著他生命唯一的愛——楚映。那樣艷紅興奮的臉令江真正認爲她在爲自己高興。他可以强烈感受到。

一和楚映的眼相接觸，江就再也不願移開了。

「恭喜江若水連續在本項匯集世界高手的劍賽中獲勝，」頒獎人的聲音他聽不到：「他是本世紀最偉大的……」是的，江願意終身就在楚映柔情的眸光内居留：「現在我們請主辦比賽的典韋爵士，也是本項比賽的亞軍……」

江一直沒有留意身邊的動靜，直到典韋開口：「雖然說長江後浪推前浪，」將近四十的典韋毫無老態：「但我會奪回冠軍的。」他的眼神順江的角度掃去，他知道江的目光焦點。連續三年，他在那雙清澈的眼中敗給江。

驚動江的，不是羣衆對典韋語中霸氣的嘩然，亦非典韋那充滿挑戰性的話語——是典韋對楚映的凝望令他猛一回頭，冷笑著開口：「等你。」

＊　＊　＊

楚映舒適地躺在江的懷裡，留著指甲的手指在江汗水涔涔的胸膛上輕掃著，激情亢奮後的慵懶毫不保留地表現在她的微喘中和起伏的胸口上。微弱的燈光在床頭的劍上映出一道鋒芒投射在她的臉上，令得亮麗無匹的她皺了皺眉，轉了個身：「江，爲什麼把劍放在床頭上？」

熟悉的問題聽在正感受著楚映髮絲與肌膚的觸感與她胸口起伏的江的耳裡，他嘆了口氣，汗水消褪中的他起身，暫且離開楚映柔軟似雪的肌膚，但楚映隨即擁了上去。

「贈送品。」江說著相同的答案，以爲楚映將如同以前地三緘其口——他真的不願再觸及那段往事，那令他自己很不好受。

「誰送的？怎麼讓你幾乎寸步不離？」楚映懶洋洋的音調總令人不能說謊，亦無以拒絕。

「朋友。」尤其是江。所以他回答得很詳細：「他用中國的古法打造這柄西洋劍，自己在最後一刻跳入爐中煉成的。這劍是他兒子看了遺囑以後交給我的。」

「真有人愛劍到這種地步？」楚映牽動了嘴角：「難怪你珍惜它，」她紅了紅臉，聲音

略小：「就像珍惜我。」

江愛憐地撫摸楚映光滑的身軀，他沒有說出這柄劍來歷的重點——那鑄劍者的兒子千里迢迢將劍交給他的同時告訴他，劍用以伏魔。

如果不是江愛劍若是，他絕不會因爲這傳說而捨棄習用多年的舊劍而換用這柄劍。事實上，雖然他的冠軍不全是用這劍打下來的，但這柄劍的靈動，往往讓他覺得那不只是柄單純柔韌的西洋劍，而是……江無法形容那感覺。

想著，江幾乎入神了，直到楚映攀在他肩上的手滑落在他腹際，他才發覺楚映業已熟睡，於是江順手關了燈，讓楚映躺好，摟著她和疲倦，沈沈睡去。

「你的本命在召喚你。」

「斬妖除魔是你宿命中的眞主交予的任務。」

江驚醒在充斥這樣的聲音的空間裡。當他醒來，這些聲音卻不再是他所能聽見的了。那聲音渾厚而蒼老。

驚訝的江並未視之以無稽，他只是看了看還睡得正沈的楚映一眼，生理時鐘令他隨即起

身換上運動衣──凌晨時分，江向是有慢跑的習慣。

臨出門前在楚映唇上的一吻極易想見地，江甚至將被子覆上楚映渾圓勻稱的腿上──他愛那雙爲楚映贏得無數舞蹈獎杯的腿……這又令江有了些微的遐想。

* * *

楚映的懶腰在甦醒之後的人而言十分正常，即使她是個如此出色的舞蹈家。江的不在身邊並不出奇，他總是那樣精力充沛，毫無倦態──她不但知道江去跑步，她更知道是自己讓江過著那樣神采煥發的日子的。

暫時，楚映還不想起身。她想永遠留在江的床上，江的身邊，爲江做一切他會高興的事。但她也是個敬業的人。想到自己的舞蹈教室必須親自去看看，就翻身起床了。

是的，楚映確實是最出色的舞蹈家，也是最出色的舞蹈教室的負責人──她連起床的動作都那樣優雅。

江房裡的陳設那樣熟悉的令楚映回憶昨夜。

「啊，」楚映一面自床頭上抓起衣物慢慢穿上了一面想：「即使沒有江在身邊只是片刻，也是很不好受的。」

床頭上的西洋劍如同在昨日昏暗的燈光下，在日光下熠熠生輝，它的來歷令楚映時下對它有些敬畏。她將舞鞋收進提包，穿上絲襪──她……完美無缺的女人不需太多形容。那劍之於江必是如同舞鞋之於自己。楚映知道自己的亮麗如同驕陽。令那柄劍更閃亮。她略梳理了長髮，便拎著提包走出江的房間，但想到什麼似的又回到江房裡，拿出護唇膏在落地鏡上留字：「江，愛你。不等你回來了。」

護唇膏──楚映知道自己的美如同不需太多形容地亦毋庸修飾，向是沒有化粧的習慣。這是江愛她的原因之一。

楚映出了房間，下樓穿過大廳，偌大的別墅那樣素雅──素雅的生活是她的心全然屬於江的原因之一。

心想著江，楚映的脚步有些心不在焉。她希望一推開門就能見到剛跑步回來的江──可惜希望和遺憾同步發生了，當她一開門，她見到削瘦陰沈的典韋爵士！

然而，只是百分之一秒的視覺暫留，楚映的眼前呈現一片黑暗──典韋爵士的手法之快令人詫異，他在那樣的時間內將一條浸過麻醉藥品的手帕覆上楚映的臉，楚映在刹那間便已軟軟倒地，她甚至看不清典韋的身後還站了兩個忍者裝束的日本武士，他們在她暈厥後將她抱走。只是一陣飛快的奔馳，他們隱遁在大氣裏。

典韋臉上的笑邪氣盈溢，他伸出手指，長而深赭的指甲在發出一陣刺耳的噪音之後，銅雕的門上竟讓典韋留下歪七扭八的刮痕，他怪笑著一轉身，如同忍者般遁形。

陽光在銅雕門上留下深淺不一的印影，彷似楚映在江房裡的落地鏡上以護唇膏留下的字一般。

* * *

江凝立在地下室的健身房裡，健身器材和沙包……等一概俱全的健身房裡。他方寸早已大亂，但表面上卻極其冷靜，看來有股肅殺之氣，握劍的手青筋突暴，堅定異常。

混亂的思緒始自他回家之後見到門上那歪七扭八的刻痕——那確然是字，只是不太清楚：**到古堡找人**。

古堡？除了典韋爵士還有誰？

如果不是楚映的絲帕遺落在門前，江根本是對這種方式的威嚇毫不在意，甚至不屑一顧的。楚映既在對方手裡，江也就沒有不可答應之事。江的腦子混亂的緣由乃在他不能想像楚映被擄走後的遭遇。一想到這，即使是她在古堡的待遇只是囚禁，也夠他心痛上大半天了。甚或是楚映在遭擄時受到絲毫的傷害，也令他難以消受。

固是思緒紊亂若是，江仍沒有妄動——這是一個高手起碼必須具備的條件。他將劍尖的護套除去，驀地劍身呈現一片紅光，透出血一般的色澤！這同時江的感覺毫不意外，彷彿這早在他意料之中地依然凝立。

「去吧，你生命的眞主會指引你的。」

話語依然如夢中蒼老渾厚。但這回聲音是如此實際地迴盪在健身房裡，江的自信猛然增加許多，劍的靈氣爲他所握，而躍動的劍身也彷彿駕馭他的人。這正是江習劍多年仍未真正達到的「人劍合一」的境界。

當他第一次練劍，西洋劍名師就告訴過他這道理。後而江有機緣和日本劍擊名師切磋，對東洋的武術深感和西方大異其趣。中國傳說中的武俠世界更是他所嚮往的。是以他時下所處的境界正是他一直苦於無法成就的。

是的，江自際遇和夢境中得來的啓示，將令他有何等的苦戰雖無法得知，但他堅決且信心十足。

劍身的紅光在暴增，不多時已盈滿健身房內。江感到劍的牽引，致使他順著劍的去勢飛

身向前，一劍刺穿了沙包——其歷時只怕在十分之一秒之內，包括收劍。

沙包中的沙因這一劍冉冉溢出，落在地上發出細碎但意義巨大的聲音，江收劍，高舉紅光洋溢的劍，猛然發出一聲暴喝——這代表他誓要救回楚映的決心。

* * *

由於楚映不喜歡浮華，江開的車是部尋常的天蠍座轎車。雖然江對某些名跑車看得心癢癢的，但他順著楚映。

江惦記楚映的安危，行車顯得不甚專心。一度他想運用和警界的關係救出楚映，但他隨即打消這不切實際的念頭——典韋敢這麼做，必是有他有恃無恐的地方。

紅燈迫使江略踏煞車，馬上轉變的號誌令他又踩油門，打檔的手從容不迫且穩定。陽光經隔熱且發色的玻璃遮攔，卻仍掩不去映在江劍上那閃耀的光芒。

車行前進，江鍾愛的劍伴在他身旁，要尋回一世鍾愛的楚映。對典韋，江向是不予置評的。他的勝利取自典韋之手，確是殊榮——江素來敬重習劍者，典韋雖是他手下敗將，卻是毫無疑問的優異劍士。

自典韋的外形，魔的外貌是存在的。江轉進一條通向典韋古堡的郊道。然他綁架楚映並

那樣迅速在銅雕門上留下深刻的字跡的時間竟短得嚇人——這說明他魔的內心與能力。換言之，江認爲典韋已是一個全然而成形的魔了。

江看了看身邊的劍，劍尖上的護套就像要主動跳開般。是，江忖著，等會兒就靠它斬妖屠魔。

天蠍座轎車在歪七扭八的林間道路蜿蜒前進——江没有到過典韋的古堡。但他感到有股力量在指引他，不致迷失。越是接近典韋的古堡，江就越感到房裡落地鏡上透明的楚映以護唇膏的留字：「江，愛你……」更是清晰，他隱隱作痛的心也更加重壓迫感，造成的絞痛幾乎能令車子失控！

要是楚映不遭難，現下正是她在舞蹈教室舞之興起的時候……某些時候，不練劍不練舞的時候他們會彼此探望，拭拭對方的汗——從來不會找不到人……就他們的默契與生活，除了形式的約束，簡直是對恩愛的小夫妻……不能再想下去。江握方向盤的手又穩了許多。

高手對決，必然忌諱心神紊亂。江深知這道理。

* * *

將車停在古堡前的江是全神貫注的，他持劍下車，全身的神經均保持在高度警戒狀況

下。

關上車門以後，江打量著這幢古堡——其大小，是足夠容納百人以上在內生活起居的。江懷疑著典韋如何忍耐度過孤獨日子的同時，也想自己如何進去救出楚映。

古堡似乎是由花崗岩之類的堅硬石塊堆砌而成，因潮濕長出的青苔與不規則起伏的牆上攀滿了爬山虎一類的爬藤植物、間在其中的幾株牽牛花甚至開著艷紅的花朵。大門一帶的翠深綠更是明顯——那是整片檜木，毫無任何雕飾的門，上面鑲有一個極大的銅扣。青色的銅銹掩去銅應有的光芒。

這樣的環境下令江聯想起睡美人的傳說——在這古堡附近，似乎也該有條護城河，有看守城堡的巨大火龍，有盤桓飛翔的蝙蝠……再加場傾盆大雨就更浪漫得多了。

江幾乎已經想到他與火龍拚鬥，火龍口中噴出的火甚至將雨水蒸汽化了，驀然亮在他眼前的景象令他倒抽了口冷氣——晴時多雲的氣候，毫不帶虛幻成分呈現在他的眼前：城堡的露台約莫離他二十公尺的斜綫距離，方才原本還是空無一人的……但現在……他心愛的楚映的雙手被縛在露台遮雨棚的支架上雙腳懸空地吊著晃啊晃的，鐵鍊那樣深地嵌入她手腕細緻潔白的皮膚裡，江銳利的眼光甚至看到她手上沾惹上斑斑的笞紋……楚映雙眼緊閤，毫無知覺，她長長的睫毛上有著淚痕，姣好的臉上沾黑了些污垢，低垂的頭與披散的長髮說明一個

名舞蹈家的狼狽——最令江心徹底崩壞的尚不是這個，那是楚映昨日在江懷中橫陳的玉體現在正毫無保留地呈現在他眼前，修長的腿與飽滿的胸脯和……天，這對江而言，無疑是足以令他精神分裂的絕佳方式！

不覺中，江暴喝一聲——緊接他的暴喝，他還來不及除去他劍尖的護套，典韋和四個黑衣蒙面背負武士刀的日本忍者一下子出現在楚映的身邊，典韋手持西洋劍，楚映的舞鞋抓在其中一個忍者手裡，那忍者向空中拋起舞鞋，極高極高，人跟著躍起，反手抽出武士刀連劈兩刀，將那雙舞鞋切成八片——典韋跟著出劍，幾乎令人看不清的快速手法下，舞鞋數片被他紛紛刺中，串成一串。

雖然擔心楚映，江卻認爲自己絕不能先輸了氣勢。他起腳踢了身邊的樹木一腳，然後江飛快地除去劍尖的護套——樹葉飛揚之際，只見江身形挪移，樹葉被他串起了六片！

典韋的臉色微微現出震懾，晃著手中一串的舞鞋碎片：「這是日本武道界有名的村正刀，」他指了指方才劈舞鞋的忍者：「他是甲賀的第一高手，」典身後的忍者欠了欠身子：「伊達博文。」語氣中有滿盈的洋洋自得。

江自是無心聽他的介紹詞。他自然知道村正刀是當年柳生十兵衛和宮本武藏用過的名刀，但時下他只擔心楚映：「我以爲典韋爵士的行徑必也像頭銜一樣光明正大。」

典韋冷笑一聲，並不理會江的嘲諷：「你可以想像村正寶刀劃在楚映的皮膚上，將如何輕易地令她的血流出來。刀鋒利得很，她的皮膚也光滑柔嫩得像牛油。」他示意伊達博文將刀抵在楚映的胸脯上，微微的起伏幾乎令她的皮膚馬上被切破：「或者，我的劍没你快，」典韋知道江的鎮靜在表面：「但這樣的距離我卻可以隨心所欲地刺中楚映身上的任何部位。」他伸手玩弄著楚映的乳房，指尖沿楚映的曲綫滑動，移到了她的私處撥弄著。楚映或者是正作著昨夜的好夢，舌尖竟在不意中在唇上濕潤著渴求！

額上青筋猛暴的江再也壓抑不住怒火，猛然大喝：「你到底想怎麼樣？」他的劍亦因而暴漲了耀眼的紅光！

「原諒她的欲望了嗎？」典韋意猶未盡地將唇移近楚映的胸口，伸舌舔了舔楚映的乳尖，楚映全身陡地一顫之後，所有的景象全部消失在江的眼前，存在的只有古堡、典韋與四個忍者：「世界第一劍士，你輸了。」

江有些羞慚，但只稍覺愧對手中的劍——沉不住的怒火即是失敗的保證。他將劍尖指向典韋：「我，江若水，」他的聲調恢復先前的自信：「馬上把楚映交給我！」

「三天，」典韋桀桀怪笑：「你必須到一個地方，如果你能回到這裡，我會將楚映還給你的。」

江的劍尖仍指著典韋，但那樣短的時間內，他開始旋轉，轉進一個黑暗的深淵，劍的紅光晃動成爲光源唯一，四周一片漆黑，黑的延展是江視野僅見。快速轉動令江很不好受，他緊握著劍，力持心神穩定、預防將發生的一切。

「出口不見得具體，」典韋的聲音與怪笑同時仍爲江的身殼接收：「但絕對存在。」聲音由聽覺神經感應。

黑暗不是金屬，但對江而言，其延展性絕對高於金一七九。

PART B 血劍無情

中國的泰山絕對不是以高著名的山，但它瑰麗的風景卻可以在世界的觀光勝地中列名前十。在泰山的某個山谷，奇偉的景觀仍存，另外，還有當世的八大高手席地而坐，爲除去當世十二大魔頭，切磋武學——雖是切磋不免動刀，這樣的光景看來仍極其調合。

他們坐成一個圓環，這些人中包括兩個和尚，一個尼姑、一個道士。較高大的和尚人稱屠龍羅漢，使一柄禪杖，杖法冠絕武林；另一個與他並稱伏虎羅漢，長短兩柄戒刀，在天下無人能出其右，此二人皆是少林高手。那尼姑人稱風塵師太，爲峨嵋派長老，劍術已臻出神

入化之境地。這道士就值得介紹一番了，太極快劍是他的封號，可見快慢各種劍理已融在劍術之中——這四位，是武林呼風喚雨的一代宗師。

另外四位，則是武林中的出色後進。

甘寧著一襲長衫，傳說中瀛陽古劍的傳人——那柄長劍就在他的腰際，一柄吹髮即斷的名劍。自然，使劍的甘寧亦是在劍術上有頗高的造詣。

絲慕是甘寧的情人，瑞雪劍是她的武器，自古即和瀛陽劍齊名，她和甘寧均是名劍士梵柯的弟子。在場者坐得極開，是以她與甘寧的貼近看來不甚調合。

一位無名殺手亦在場，人稱見血封喉，出劍既快且狠，但沒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封號在江湖上倒極其響亮。

爆血六指武絕，奇門內功傳人，他是爆血十一指武滅的胞弟，點穴奇功可使人腦門炸裂。人手本有五指，雙手則有十指，望文生義地，武絕只練成一手，武滅則有兩手，指指爆血。由於這兄弟也以色知名，多出這能爆血的第六指，第十一指，倒不難想見。在場的，只有武絕。

這八大高手，自然不是武林的全部菁英，起碼方才提到的梵柯和武滅就是兩個足夠列席的高手，但也算是武林中的代表性人物了——相聚的目的自是點到爲止地比武。

「各位都是江湖上極負盛名的一代高手，」太極快劍看來是這次武學切磋的召集人：「今天我們且先見識過各位的本領，再分別過招切磋。」

屠龍羅漢陡然站起，一舉禪杖就朝身側一株十人環抱的大樹輕鬆出杖——杖身平穩雄渾，將大樹齊口劈斷！

「大師果然力拔山兮，」那斷了的樹身撼地，樹葉卻沒有任何一片落下。絲慕因而喝采：「勇猛絕倫。」

風塵師太冷哼一聲，縱身而起，劍未出鞘便削枝斷葉，將那截斷樹上的枝葉盡皆切除。衆人只覺劍花亂舞，風塵師太業已飄然歸位，臉上得意之色頗濃。

「好霸道的快劍。」太極快劍以快著稱，豈能損了自己威名？他保持坐姿，以劍尖挑起三個石塊擊向空中，衆人正猜疑此舉用意，已有三隻飛鳥落於他們環坐的圈內。

「前輩這招融合暗器、內力與劍術，甚是了得，不知在下這招如何？」武絕疾疾出手，飛身擊出右手指力通貫，在那截斷樹上刺了七個孔，按北斗七星位置排列！

「這幾指若刺上人身，確然爆血，只怕足下尚未催動內勁，否則此樹必是立即爆裂！」

武絕方才回座，甘寧業已一面讚嘆一面出手，他手中的瀛陽古劍一出鞘即已華光四射。甘寧也不用劍招內力，輕描淡寫的劃過一個大石，將那大石一分爲二：「各位的絕學在下不敢硬

比，只略試瀛陽劍鋒芒算過。」他拱手收劍，坐回絲慕身邊。

絲慕有些不滿甘寧未施全力，甘寧對之以苦笑。

「小子分明仗劍自恃！」伏虎羅漢直覺甘寧話中帶狂，拔地而起，舞動雙劍，足下步法亦同時催動，越來越快，最後投身凌空旋轉直向方才那截斷樹而去。待他身形一定，那樹身上竟多了個凹槽——想必是兩柄長短戒刀交互劈砍而成。

「大師何必動怒？待會兒比過就是。」絲慕知道伏虎羅漢使的是毀天滅地的殺招，卻淺笑盈盈地出手——那瑞雪劍在她手中，身形上拔時已出鞘。但見她手腕一挑，劍尖劃了個弧，某株樹梢上的鳥巢便破底。兩個鳥蛋因而落下，她落地的刹那輕鬆地伸手接住：「敝師兄絕無蔑視之意。」

一隻兎子陡然跳過「見血封喉」面前，他毫無聲息地出劍收劍，待衆人留心到稍有動靜，兎子早已身首異處，爲量不多的兎血在地上灑了些微鮮紅。

沒有人喝采，是因爲見血封喉這劍快得超乎尋常——以在座衆人而言，功力高深自是不在話下。在衆人留意到之際，兎子已死。換言之若是這劍襲向在座任何一人，是必然沒有人能逃過一劫的——這正是無人喝采的緣故。

「好一個殺手。」這是太極快劍的話。他第一個自驚愕中轉醒，記起自己召集人的身

分：「我們馬上開始比試。今天的決戰自是只見勝負不見血。第一場決戰……」

太極快劍的話還沒有說完哪，一道人影自空中由快而慢，冉冉在場中落定，毫無塵埃——這個人手持一柄劍身極細，劍身血紅的長劍，無刃。他的穿著異於這個時代，長皮靴，長風衣，牛仔褲——正是典韋施法送來此時此地的江若水！

江對所處環境未知，眼中所見盡是裝束怪異，手持兵刃的傢伙，這使他戒心暴增，劍身的紅更爲剔透！

「敢問尊駕如何稱呼？莫不是也來比劍的吧？」太極快劍拱手上前，在衆人訝異的注視下，江二十世紀的容顏顯然充斥著敵意——在他眼中，這些人盡是典韋的爪牙。

江對這句洋溢古意的話，雖知客氣，卻未必不是典韋的把戲，加以對環境的陌生，江沒有作答。

「閣下好大的架子，這樣俊的身手，卻狂傲目中無人，」風塵師太怒目相視：「你可知這裡是什麼地方？不如咱們八個人輪番相鬥，除了教訓這小輩，也不致淪落得聯手欺凌後生之嫌。」言下之意，是由於江著地的足不落塵導致不敢漠視，圖以車輪戰圍攻江。

「既是如此，就請甘少俠先行與這位青年劍士比試過，我們倒也別恃先輩之名壓抑後生才是。」太極快劍會得風塵師太言下之意，示意甘寧先行動手。

江迎風挺立，明知此舉是非要自己敗戰不可，卻凝然——他知道這些人看來絶非易與之輩。他看著身著道袍的太極快劍退回樹下盤坐——時下這些人將他繞在正中央！江的前途茫茫，但要救出楚映，卻非得先自此地脫身。

「甘少俠這瀛陽鋒稜，想必是能立即制伏這藉藉無名之輩。」伏虎羅漢悠而氣定的神色顯是念念不忘方才甘寧仗劍裂石的狂傲——誤解爲傲的謙遜。

甘寧對這個人實感好奇，但江凌厲的肅殺神氣，他當下即已認定在座連見血封喉都不是江對手。而自己的劍術固與見血封喉在伯仲之間，論快是絶對遜於見血封喉的。但他沒有退卻之意，起身步向江，拱手道：「這位俠士請了。」未敢輕敵的甘寧當下即抽出錚亮光潔的瀛陽古劍！

實際上，在座衆人都明白甘寧與這從天而降的異人在此都屬一級高手，只是面子攸關，先拿甘寧擋擋罷了。甘寧豈會不知道這點利害？但他除了冷笑，倒想與江過招。

高手相鬥，不重招式。甘寧知道，江也知道。他們凝神屏息，在座甚至沒有人敢呼吸得重了些。勝負就定在動劍的瞬間——甘寧專注得連劍鞘都已離手落地。江對這樣的對峙是極其熟悉的。大抵上習西洋劍經年，參與過比賽的人都有這樣的經驗。何況江是身經百戰的一流劍士？

白刃破長空——甘寧略有所悟地出手，一片紅光立刻閃動迎擊，在座衆人看得分明的是，紅色的怪劍在瀛陽利刃下絲毫無損，並穿過甘寧的防禦網直刺他的咽喉！

甘寧這劍卯盡全力，甚至無聲無息，快得只見白影，是以幾乎防禦無力——面對那柄血紅色的銳劍襲來，甘寧略退一步，側頭閃躲，劍尖之凜厲殺氣仍在他頸際劃過，留下一道血紅，微量的鮮血滲出甘寧的傷口。

「閣下劍勢快狠，甘寧拜領。」他拱手向江，自是認輸。卻見甘寧俯身拾起劍鞘，收劍返座，絲慕隨即纏住他問東問西，想知道那持紅劍的傢伙的門道。

江在甘寧拱手之際，除了聽見他的拜領，還聽到他的聲音夾雜雄渾之力傳來，在場其他人卻未見聽聞：「這些人名爲正派高手，實則爭名沽譽，不擇手段。當心。」

江手中的劍由於沾血，又錚亮不少。他面對這樣的警告寧信其有——他知道自己若與甘寧久戰實無勝算，便默向甘寧頷首，略斂了斂殺氣，隨即又綻放出來。

寒光逼近——正當在座沒有人敢再動手，見血封喉的快劍業已襲至江身上——見血封喉爲一代殺手，自無名門正派宗師的顧忌，出手偷襲！他的劍與身形確實已快到沒有人看清他是怎麼出手的……只是見血封喉的殺著快，江的劍更快——紅光直刺見血封喉的咽喉，血在他經刺穿的咽喉兩端猛地爆湧而出——他以快著稱的劍，離江的後心窩只有吋許，然江已出

劍刺中標的再旋身面對衆家高手！

見血封喉臨死前未持劍的手仍豎起大拇指，然後凝然倒地：「我不相信……有比我更快的……劍……」沒有人看清江出手的前後光景，只知道見血封喉的死法和所有他殺的人一樣。

不是見血封喉低估江，他原是準備將刺江後心那劍爲虛招，中途變招取江咽喉的，但江才不採守勢，出手的速度又快於見血封喉甚多，是以一劍即將見血封喉刺斃。

「好狠辣的小輩！」風塵師太直冒冷汗，氣勢與面子卻絲毫未減：「說好這只是點到爲止的比試罷了！」

「不知見血封喉這劍若襲向師太，師太又當如何？」絲慕對眼前的江出劍如電抱以欽慕之心，是以對風塵師太的話甚是不以爲然——見血封喉直刺後心的狠辣是有目共覩的。

「你可以只管上來。」江的目光如炬，面對風塵師太，劍的紅光幾乎令她張不開眼。江的第一句話說得如此狂傲，除了增加氣勢，亦是對衆人之不屑。然他對甘寧、絲慕二人卻絕無此意，反而有些敬重。

「不知武家爆血六指之霸道與梵柯大師傅的二弟子是否一展絕學制伏這廝？」太極快劍固是怒極，卻也不敢妄動。只道武家之爆血指或能抑止江之殺意。

「師兄既已敗戰，我自然不如師兄。」絲慕向太極快劍拱手，一面挺了挺身子，再看英挺的江一眼。

「武某當仁不讓。」武絕一見太極快劍探詢的眼光，迅即起身：「我以武家爆血指試試兄台高招！」後面這句倒是衝向江說的。語方落身形已起，右手即是使的爆血指，疾點向江身上的大穴！

江暗忖不懂這爆血指的門道，不敢掉以輕心地一劍刺去，却覺得劍帶動他身體的挪移，刺向武絕——他的劍真是快得了得，這劍硬生生地刺穿了武絕的手指——劍勢未盡，拖著武絕鮮血四濺的手指直插他的太陽穴！收劍後，武絕腦門的血涸鮮血與腦漿一併流淌，髮絲幾縷蜿蜒在其中。

「小子真是殺性難泯，今日我們就是拚著老臉不要，聯手也得殺了你這魔障，以彰天道！」風塵師太怒聲斥喝一柄長劍已然出鞘。太極快劍和伏虎羅漢會意，亦分持兵刃擁上。一旁屠龍羅漢本欲勸阻伏虎羅漢助戰，但伏虎羅漢去勢强硬猛狠，勸阻無功的屠龍羅漢低嘆聲：「阿彌陀佛。」隨即挺杖上前加入戰圈！

「幾位不止是老臉不要！老命也留下好了。」江冷笑，他幾乎懷疑起自己來——掙扎——舞近的刀光劍影卻令他怎麼也不能遲緩地挺劍直刺向以殺招取他的伏虎羅漢！

伏虎羅漢一聲暴喝，用的正是方才將樹身挖了條槽的招式——要知他這招以長短戒刀交砍的毀天滅地；一加使內力和身形疾轉，是能將習劍不精者連人帶劍絞爛的！那知江一劍正中雙刀刃之間，伏虎羅漢猛催內勁，竟未能斷江手中的劍，反而讓江以細長的西洋劍就隙刺中他的頭部——劍勢直透頭蓋骨，刺穿後再襲咽喉，自下頷穿出……血光四濺猛爆之際，江鎮定依然，迅速抽回他的劍再轉向下一目標——風塵師太！

這殺招在伏虎羅漢的屍體未落地即已完成，是以他那屍體由於招式仍在空中兀自轉了幾圈才夾雜血花落地！

風塵師太使的亦是成名殺招，只見滿天刀光劍影罩向江身上——江此際劍上仍沾伏虎羅漢的血與灰白的腦漿——這未使江的劍黯澹下來，反而更形錚紅血亮，紅光與銀光交擊，將風塵師太的劍網全行卸去！方才風塵師太是由於伏虎羅漢以性命相換方始有機會使劍招，如此一來她連出手的先機亦失，那紅光刻不容緩已自她準備使出下一招的脅下透入，江拔出劍後再於風塵師太的心臟部位刺入第二劍——風塵師太的鮮血自傷口爆開的同時，恰是伏虎羅漢著地的剎那！

「先斷他兵刃！」太極快劍一道罷，屠龍羅漢已知他是欲借自己的膂力斷江那柄鋒銳逼人的紅色長劍！他毫不猶豫地以橫掃千軍之勢攔腰朝江揮出禪杖，他希望江舉劍格擋即有斷

劍契機，欲報師弟伏虎羅漢血仇的心令他的禪杖更是虎虎生風——江方格斃風塵師太，毫不意外地舉劍格擋屠龍羅漢的杖，金鐵交鳴之後，江只覺氣血翻湧，連退五六步之距才停下——屠龍羅漢亦挺直禪杖，勁道全消！

屠龍羅漢怎禁師弟非命之恨？他再掄起禪杖便是一陣快攻，逼得江既不敢格擋亦忌於禪杖長於他的劍，不敢貿然出手，要命的是太極快劍又在一旁催動了攻勢！

江看出屠龍羅漢之心思未凝，且戰且退，到了株大樹旁迴身一側——禪杖擊中樹身，大樹再倒一株——江卻已得片刻喘息。雖只片刻，江大是受用地攻向太極快劍，由於事出突然，江那樣快的劍轉由側面襲向自己，太極快劍一時傻了，就因這一愣，劍自他頸際大動脈刺入——江正欲收劍，無奈控制不住劍勢，竟引動太極快劍整個人的移動，刺透他頸部的劍亦再刺向屠龍羅漢的咽喉——此際正當屠龍羅漢轉側再準備攻擊，不偏不倚地正中，將兩具屍體串在一起！

江收劍之後，禪杖與劍落地，屠龍羅漢和太極快劍的屍體卻含怨地不倒挺立，那滿地血腥與十二隻未瞑的圓目依然瞠視。

絲慕緊擁甘寧，他們直瞪著江，略感心寒。

「這是什麼地方？」江持劍的手亦染上血腥，但此際他的殺氣業已盡褪，看起來倒有幾

許茫然，挺拔的面孔因而得以完全不帶狠勁。

「兄台這話是……」甘寧和絲慕起身，比江更茫然。

「我來救我的女朋友。」江忙之不迭地以風塵師太的衣襟拭去劍上的血紅與灰白：「這些……是典韋的人？」

「典韋！」

甘寧幾乎要失聲驚叫起來——他的反應表示他十分正常：「兄台竟不知你手刃的是當今江湖的六大高手？」

江默然以對。他已隱然明白是典韋搞的鬼了——他施了邪法，令他到這全然陌生的地方，還要他自己回去！江全盤了解事情的始末，即是已確知典韋魔形的江亦對典韋的神通廣大深感震驚，更別說是置身局外的甘寧和絲慕了。

「閣下的……女朋友……不在這裡。」甘寧顯然極力適應江的用詞：「但家師通曉前後千年之事，」他顯然對江有甚大的好感：「或許可爲閣下解惑。」

「這太好了。」江一時雀躍，看到甘寧將劍配於腰際，隨手將他劍身血紅的劍往腰帶間放好：「帶我去見見他好嗎？」江本非不信怪力亂神之人，這些日子的遭遇更是讓他無所適從，只得深信：「方才謝謝你提醒了。」

「那麼，閣下請隨我來。」甘寧客氣地讓江先行，這看在江的眼中倒十分彆扭，但在這時代，江亦只能入境隨俗地苦笑。

留下與兎屍無異的高手屍體，一行三人，處處談笑——先前甘寧師兄妹對江之大下殺著有些不滿，但他們亦知馭劍之理，劍的殺氣需由使劍者加以抑止控制——江隨口稱得劍僅三天，方才的殺戮也就不爲過了——實際上，江雖擁劍多時，真正使用這劍殺人卻是頭一遭。

江對前途是茫然的，但他救楚映的心意決不更變。

* * *

有生以來，江沒有回答這些問題的經驗。

路上，甘寧直詢問他師承、功夫與劍的來歷；而絲慕倒對江頗好奇，一會兒問他是否來自海外，一會兒又是他的穿著——這些，簡直就問得江欲哭無淚。再加上甘寧文謅謅的措詞和絲慕的粘膩，江幾乎懷疑自己的精神狀況。

如何向古時的人來解釋現代的情況？江不懂。是以踏進這古色古香的小宅院時，他有一種得救的感覺。

「梵師傅，我們回來了。」絲慕幾乎是衝進去的。她對江的敷衍之詞深感不滿，想是要

找師傅解惑了。

「僧袍道袍上盡是血腥，」這聲音有些蒼老，卻穩健成熟有力：「在劫難逃。」說話的人在三人都進屋之後，面容憂喜參半。他走到江面前：「你終於來了。」

江對這話仍是一頭霧水，卻學甘寧拱手爲禮。

「這柄血劍，」梵柯指著江放在腰際的劍：「想必你已經見識過它的威力了。你必須將它用以斬妖屠魔。」

「我知道。」江略點了點頭，但此際他腦中充塞的是典韋身邊的四名忍者鞭笞他赤裸裸的楚映的畫面，皮膚上斑斑血漬笞痕：「我不是屬於這裡的人。我必須回去救……」

「如果你能幫我除掉這個時代的十二個魔頭，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不知怎地，梵柯的語氣現代化了：「這十二個魔頭，個個身手在當今正派高手之上。你殺的，已經是白道上功力排名前十的六個了。」

江沈默了會兒。他看看甘寧和絲慕，他們有些茫然，但甘寧示意他答應。這時絲慕凝望著他，眼中神氣光彩。

「怎麼樣的人？」江謹慎的作爲相當正確——在這真實虛幻交織的國度裡，他幾乎無人可信任。

「四武士，金銀銅鐵；四毒，蜥蛛蛇蠍；四邪，風雷雨電。這十二個人爲所欲爲，本領高强，是你宿命的第一戰的對手。」梵柯的口氣顯得鄭重——這增加些許信任。

「這裡是典韋的幻界，還是真實的世界？」江向梵柯提出質疑：「如果這裡是真的，我答應。」

「真由幻衍，幻乃真生。」梵柯嘆口氣，拍著江的肩膀：「如果你能體會真幻原是一體，你已經贏了。」

江沒有回答。他沈思著這位青袍老者的話——是，即使他回到現代，典韋所施用的必又是另一番幻術。

「寧，帶江若水先生休息去。」梵柯一語道出江那時代的稱呼與江的姓名，令江略怔了怔：「你的身手當真了得那死去的六大高手甚至還不知道你的名字。」梵柯似乎也看透江的心思。

這是幸或不幸？尾隨甘寧前往客房的江臆度著。

* * *

長夜，江無法成眠——七十二小時，他只有三天。盯著手錶的指針，他真有些懷疑何以

自己處在武俠世界中。手錶——這不合時代的產物仍準確忠實地告訴他時間，現在已過了八小時，他能在剩下的時間內擊敗梵柯所說的四武士、四毒、四邪……等十二個魔頭嗎？

此際他才有時間細思自己的轉變。如許黑的斗室，他的血劍幽然泛著紅光——當他持劍與那些所謂高手對決時，他是很奇怪自己之所以能取勝的。而那時他的殺性也頗出乎自己意外的……真可笑。江自覺以現代人的衣著穿梭在這些古人之間還真荒謬。只是，我們的江沒有太多的心思去比較或嘆慨古今物景之遷變，他仍擔心著楚映。

腦中裝了這些複雜的事，江儘管不能成眠，看來仍毫無慌亂的感覺。然江的心由於煩，便藉脚步帶出去散散。

在這時空不甚清朗的地點。江起身披上大衣，想到自己即將面對的難關，實在安不下心。夜裡，梵柯的庭院極其寬廣——這令江異曲同工地念起典韋的古堡——那十二個魔頭，甚或梵柯、甘寧等看似友人的陌生人，是不是也是典韋那老狐狸搞的鬼？當下江已暗忖要格外提防。

庭院空氣清爽，感覺很好。夜空晴朗，星辰燦爛——這與江大都會的體驗截然不同。間而出現的蟬鳴，江以爲若能在此地練劍，不下數月必能在劍術上有突破性的進展。可惜的是，三天——他必須在三天內回到原來的時空。梵柯真能辦到嗎？他沒把握。但除了梵柯，

時下亦無人爲他指點迷津了。是以江目前心情矛盾得很。

楚映——若能和她在此促膝終夜，必是人生一大樂事。

想著，江又兀自嘆了聲。

「大好美景，」絲慕脆得令人心醉的聲音傳入他耳際，和楚映的嬌柔幾乎難分軒輊：「怎地盡生感慨？」

絲慕確然是古典美女的極限——江看她一眼，倒有幾分心馳。此際的她已不若先前的勁裝打扮，完全一副大家閨秀的樣子，稚氣也已盡褪，她蓮步輕移至江面前，怎麼看也不像是梵柯授以劍術絕學的二弟子。

江沒有回答，移開目光，踱了幾步——在江的心目中，只有楚映才是女人，兼具古典與現代的美。但江想的是，甘寧這俊美的年輕俠士好生福氣，竟能擁有這樣美的女人。他不自覺將絲慕與楚映相較，但仍在一時難有結果。

「獨悶不如談心。」絲慕跟著他的脚步，面色羞紅：「又想起她了嗎？」這她，指的當然是楚映。

「對她，正如妳師兄對妳。」江的率性保留無方地坦露。他席地坐下，仰頭看著絲慕，果有艷光四射之感。「妳和甘寧確實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本來是的。」江的率性很令絲慕心動。她毫不保留地向江表白：「在你出現之前。」

江心頭陡地一震——真正說來，他只是個時空過客。再說他宿命的愛人正是楚映，任絲慕再怎麼貌若天仙，江不可能背叛楚映，甚至在她遭難時放蕩一下。

沈默——之後，江緩緩起身回房，他沒有理會絲慕，連再瞥一眼的輕狂都沒有，逕自回房，輕輕帶上了房門。

寒風捲過絲慕的衣襟，在這樣的夜裡不甚調合。

* * *

當世武林中，仍以少林武當峨嵋為首。三派高手之最與他們的兵器全在泰山的幽谷內風乾，這是武林的大消息。當日的決戰，有武林輕功最高的蜻蜓點水張凡目覩，但在座眾派高手均未察覺。他實在對江的輕功佩服之至，再加以江那柄血紅色的劍和狠辣的劍招，他送給江一個封號：血劍無情……——如果他知道江的名字即是：血劍無情江若水。一夜之間，這封號已在武林上傳開了。

張凡是個熱血奇男子，大概類似今世的亞森·羅蘋一派的俠盜。只可惜他的武藝修為未精，倒是輕功超卓，向來只有他追上別人，沒有人追得上他。

江與眾家高手的決戰之所以為他傳開，是他想一試江的能耐和認定與他結識的價值。但他知道江不會有太大麻煩的——梵柯是大隱士奇俠，江在他那裡準沒事。天方破曉，現在他正施展輕功，奔向梵柯的住所——他的身形真若蝶舞蜂刺。

就在張凡想著江是怎麼樣一個人之際，他掠過一個人身側——那是武絕的胞兄武滅！張凡心中暗叫不好，這下子武滅自是來者不善，準備找江為弟報仇的。

當下他已加快身形，在林葉間穿梭前進，不過一盞茶的光景，一想到將見到破少林武當峨嵋高手的江，張凡就有些緊張——他在梵柯的大宅前站定。

「張少俠請進。」梵柯的聲音自宅內傳來，門已悠然開啟，張凡一眼望進去，江和梵柯師徒三人正進食早餐。也不見客套，張凡隨即進去，門又呀然關上。

「這位是江若水。」梵柯為張凡引見：「現在我們只缺一個人。」他指著江，江略頷首，暫且放下了碗筷。

張凡原和甘寧是熟識的，他向甘寧頷首並向梵柯招呼：「梵大師傅近來可好？」隨即又向江抱拳：「在下張凡。」

「張少俠切勿客氣，粗茶淡飯一道用。」梵柯要張凡坐下，現在他們圍著一張圓桌，分別進食。

張凡、甘寧原是摯交，但師傅在座，不好高談闊論。絲慕已恢復勁裝打扮，但一雙眼仍注視江。江的一切用心則放在飯菜上，他並暗忖自己只剩下五十六小時了。

破門而入的聲音驚破這裡的安詳——爆血十一指武滅赫然挺立在門口喝著：「交出血劍無情來！」

江故意驟起，起身正待拔劍，梵柯示意他入座。不知怎地，江那樣直覺，似乎作戰是他唯一的嗜好。

然後梵柯逕自走到武滅面前——武滅的爆血指本已蓄勁待發，但梵柯直盯著他，武滅的怒目越來越和緩：「武家兄弟，令弟喪身血劍下，實乃各家長老造成。時下我們要繼眾高手而起，殲滅十二大魔頭。我們人手已到齊，就是等你點頭答應了。」梵柯的語氣緩慢而有魄力，使武滅和緩的怒目成了淺笑。

武滅終於點頭——梵柯所用的是催魂大法，與現代的催眠術有異曲同工之妙。他成功地消除武滅對江的恨意。

但見武滅爽朗一笑：「各位皆是高手菁英，想必滅魔的行動是志在必得了。」他就近拉了張椅子坐下，眼睛不時望向絲慕——這確然是武家兄弟與爆血指齊名的本性。

這催魂大法，在甘寧師兄妹看來稀鬆平常之至，但張凡就嘖嘖稱奇了，怎地血仇消除於

剎那？江倒覺得梵柯的法術和典章有些許相似之處。

「因爲江少俠的行程匆促，我們要在二十個時辰內找到這十二個魔頭殲滅他們。」梵柯說著起身：「等天色一暗動身，江少俠還得趕去救他的情人。」

「救情人？」武滅生就風流下流兼俱，這話聽在他耳裡看似十分新鮮。他走到江身邊：「江兄，學學我。」他隨即又發現江的裝束怪異：「這可是異域的服裝？」

江一面奇怪與武滅的前嫌盡釋，一面苦笑點頭。這當口梵柯已轉身入屋，絲慕便收拾著桌上的碗筷亦盯著江，武滅循她的視線看到江，隨口道：「天涯何處無芳草。」

此際的江聽聞得有若甘寧在泰山時警告的傳音，不同的是這次的傳音來自梵柯：「昨天我在你肩上拍了一下，實則我在你身上施了法。今天在座的朋友如果有人不幸在滅魔一戰中亡故，靈魂會在你身上重生。你有了這些人的能力，當可輕易自典章手中救回楚映。」

江表面不動聲色，和武滅有一句沒一句地搭著。心裡倒覺得這上下各知千年的梵柯判了這些人死刑。

張凡和甘寧敍著，然甘寧已將收拾桌面的絲慕的目光焦點看在眼裡，是江——他心中業已有了主意。

「梵師傅，」武滅拉大嗓門，以便在屋內的梵柯能清晰聽聞，由聲音可知他雄渾的內力

絶對在武絶之上：「我得回武家莊打點打點才好行動，不如今夜子時咱們在武家莊會合，你看怎麼樣？」

「甚好。」梵柯的聲音傳來，虛實不定難以捉摸：「慕，替我送武大俠出門。」

絲慕答應一聲，暫且擱下手邊的雜物，再看江一眼，和武滅相偕走出門外。

「江兄劍術無敵，輕功連我都自歎不如，敢問這幾路功夫怎麼稱呼？」武滅一走，張凡隨即挪了過來，甘寧心神極其不定，但他裝做聽得十分認真。

又來了！江最怕這些在他而言簡直是廢話的問題，只得再行敷衍。一旁的甘寧一面看著絲慕的背影一面引見：「這位是張凡，人稱蜻蜓點水，是有名的俠盜！輕功獨步天下，昨日一戰盡收他眼底……」

絲慕陪武滅出門，心思卻仍留在江身上。

「絲姑娘實乃天香國色，得姑娘青睞亦爲大幸。」武滅一面開口一面啓脚：「願來日有幸若甘兄江兄，一親姑娘芳澤。」武滅的本性始終難改，他隨地調情，輕佻但不失禮數地抱拳回頭：「在下告辭。」

好個武滅。絲慕心想著仍是昨夜江的拒絶，然江拒絶的態度卻更是令她情絲盡在他身上。她就那樣呆立著，一直到武滅走得看不見人影了，才轉身進宅。

* * *

少林高手屠龍伏虎二羅漢的武功融合易筋經之雄渾內力；武當掌門太極快劍之太極劍是開山祖師張三豐以降十代以內未曾達到的境地；峨眉掌門風塵師太之劍法實已與太極快劍無分軒輊；武家爆血指之內外家兼修亦是武林艱深奧妙的絶學；見血封喉之快劍令江湖人聞風喪膽——這些人的功力再加上他們使的神兵利器，亦在不旋踵間爲使血劍的江所格殺，絲慕如果跟著江，是勢必幸福的——再加上江之鍾情與帥俊英挺，確是師妹獨一無二的選擇了。

甘寧漫步在梵柯那大且精緻的庭院裡，夕陽留下一地金影。但他心情沈重之餘，倒反而不希望這庭院此刻那麼美，這著實與他的心境大不吻合。

絲慕之對江，事實是明顯而殘酷地打擊甘寧。但對江他倒是毫無敵意的。相反他對江的印象非常好。如果不是師傅的滅魔行動即將開始，實在，他會遠遠的離開這裡。現在的他就打算在決戰後如果苟活，將遠走天涯。

以甘寧對絲慕的感情，在確定她能夠幸福之際做出這樣的決定，是一點也不令人意外的。至於江的另一個情人呢？罷了，有些人就是能擁有那麼多女人的。

苟活？沒有絲慕的甘寧的生命就是苟活。再說，那十二大魔頭確是難纏之至，他們企圖

控制武林，不斷殺戮，藉用殺盡武林高手先輩以爲其控制武林的手段。

懶得想這些敵人的甘寧隨即又念記起絲慕和他的過往……是了，是以慧劍斬情絲的時候了。

甘寧的思緒那樣專注，以致絲慕就站在他身後，有好一會兒他才察覺——目光交接的一剎那，沒有人開口，時間就像凍結一樣，微風、夕陽、奇花異草俱存的這花園中，這對如此出衆的男女就這樣站立著，身影拖得很長。

甘寧的眉頭略皺了皺，狠狠地一咬牙，俊秀堅毅的臉上閃過一絲稍縱即逝的哀愁……他全力在壓抑，幾許悠然地開口：「我們的昔日是金色的夢。」繼而甘寧用低得幾乎無法聽聞的聲音自問：「錯了嚒？」

「師哥……」絲慕的眼中的歉然說明一切，嘴上卻是由於舊情盤踞，欲言又止。

甘寧搖了搖頭，示意別再說話，他低頭，溫柔且深情地在絲慕唇上留下一個吻：「該去準備晚飯了。」

他們漫步在夕陽下，走向廚房，一路無語。通常，甘寧會爲絲慕生火，今天也必然是如此。

* * *

由於蜻蜓點水張凡的奔走，各大門派的弟子暫不作找江尋仇的打算。由於梵柯的決定滅魔，各門派均表事情待這些魔頭伏誅後再說。實際上，張凡知道他們是預備袖手旁觀地看江與梵柯、甘寧……等人送死，靜觀其變。也因爲這十二個魔頭行踪不定，所以輕功超卓的張凡到處散播消息，希望引得這十二個魔頭自行送上門來，倒省了探詢的功夫。不消多說，這又是梵柯的主意。

此際正是黃昏時分，可能正與甘寧、絲慕庭院會面的時間相當，張凡匆匆準備趕回梵柯那裡。他是怎麼被扯進來的他並不清楚，但對江他倒是佩服之至。加以不少朋友死在那些魔頭手裡，且甘寧亦是老友，所以此刻梵柯的吩咐他是絕對不吝助他們一臂之力的。

疾行於一片樹林中，眼見梵柯的住處就在眼前的張凡不自覺施展出輕功——一整天他到處奔波，著實有些累，再加上目的地已將到達，他的注意力並不怎麼集中。就那麼一不留神，張凡一頭撞進了一張網中！

那不是一張普通的網——張凡知道——他的江湖閱歷化成直覺告訴他那是十二魔頭中的四毒之一的蛛。這怪物之所以將網張在這裡，自然是他的消息業已散佈出去之故。現在，張

凡感到一陣寒戰，他無法挪動身子地被懸空粘在那張網上，每條絲約莫有拇指粗細，上面有黏稠的物質流動——似乎就是那粘稠物的作用，將張凡固定在那裡！那粘稠的流質滲進衣衫內，令張凡頭皮發麻，自毛細孔大量溢出的冷汗與那流質比重相差甚大，無法融合！

然後張凡看到那傳說中的四毒之一的美女蛛——如果她不是攀在網上，露出獠然的毒牙，唾涎四溢地向張凡移近，她勢必在張凡眼中是個冶艷放蕩的艷遇，或許可稱之閱人無數的張凡最完美的一次風流。可惜這真的不是艷遇——她狐媚的眸子邪念洋溢，森白的牙被夕陽映得似要發亮，在她冰冷的玉手觸上張凡的皮膚，張凡幾乎要張口呼喊起來，然只是一眨眼，當她口邊的唾涎流淌到張凡的皮膚上，張凡業已無法張口——那樣强烈的一陣灼痛——只是唾液滴在張凡的皮膚上，張凡的肌肉已遭侵蝕，血涔涔地流下。他劇烈的掙扎引致整張網輕微的晃動。

當張凡想起明眸皓齒的矛盾之際，她尖銳的牙齒已在他的肩上穿透衣服刺破皮膚……那樣强烈的痛苦令張凡無由地喊冤——如果他精神些，噩夢便不致降臨……然後他的皮膚開始遭毒液腐蝕，一寸一寸，冒著些微的煙，血液流竄在腐爛的肉之間。在腐蝕來到喉際，張凡最後一個感覺是怎地自己腐蝕那剎那的味道奇臭至斯？

挺鎮定的英雄式陣亡。

* * *

江躺在木板床上，以手撐著頭，閉目養神的感覺中，他卻在思索——楚映現在怎麼了？或者講得貼近自己一點：等一下將和自己交手的所謂十二魔頭究竟身手如何？

沒錯，江的神經緊繃，但他有辦法抒解情緒，比方說想想自己竟被誤解成練成絕頂輕功的高人，就略為莞爾。此際，江在心地猛地一顫，整個人那樣輕飄飄地坐起來——之所以說輕飄飄，是江以往由躺而坐時花的力氣絕對比現在多得多。同時，他感到張凡的親近與對那十二魔頭的恨意——原本他和張凡說是戰友，但江倒覺得沒有瓜葛。甚至殺那十二魔頭，江也只視為救楚映的途徑而已，然江現在卻十分堅定，非令那十二個魔頭倒在血劍下不可。

究竟什麼原因使然江倒不得而知，但那股恨意越來越强烈越來越强烈越來越强烈，床頭上的血劍也更紅了！

江有些懷疑何以自己竟像完全被梵柯和某位鑄血劍的名師所牽引著的宿命中人——這宿命，是後天被動的，如果自己相信這宿命的理由只是愛劍，似乎過於牽强，除此到現在的地步，江已經是不得不信了。他强烈感到張凡的死與自己的一身輕——這代表著什麼？莫不是梵柯的話已實現？那是張凡死亡的宣判亦或是他的……宿命？

愛楚映……救楚映……宿命論……典韋的幻界……夢中的武俠世界……絲慕的愛……甘寧愛絲慕……張凡的死……梵柯的牽引……血劍……屠魔……張凡的死……還有劍術冠軍……橫亙古今的虛榮……

「STOP！」江朝自己大吼，煩、恨、綿長無盡。如果他知道日後更强烈的矛盾，必爲現在的情況啞然失笑。然他不是能預見未來的梵柯。現在他已全然不堪。

需求是：到外面庭院去散散心。血劍一提，江快步出了房間——那步速，較他熟悉的快上許多。一出了庭院，江知道，張凡的死真的是肯定的了。因爲梵柯說過，他的夥伴們一死，能力就會在他身上……他眼見一個身影匆匆自屋頂掠過，丟下一團物體，那物體落在屋頂上四散濺開，血光四處迸裂。江足下一點，飛身輕鬆地上了屋頂——這身手莫不是張凡那最拿手的蜻蜓點水的輕功？

躍上屋頂之際，江方才一站穩，就被屋頂上那四散的骨骸與碎肉凝血、屍臭一類的東西，弄得怵目驚心。同時江認爲那堆散屍是他自己的血肉，那樣親切地，甚至，江以爲根本死的是自己，他覺得……自己真臭。

夕陽下，江高大的身影立在屋頂上，直到夕陽隱沒。然後江默默地飄然落地，無塵有若他昨天降在泰山。

「張凡死了。」江出現在餐桌邊，由於顧及梵柯師徒的食慾，他沒有對張凡的死狀多做形容：「屍體在屋頂上。」

甘寧陡地起身，他幾乎來不及去想到絲慕可能怎麼看江。他一箭步衝到江面前：「真的？」雙手在吶喊的同時搭上了江的肩。

江攤了攤手。真的，當他坐在餐桌旁，毫無食慾。

「四毒之一的蛛殺死他的。」梵柯和江心照不宣。但他鎮靜的語氣令江意外：「寧，等會兒就討回來，急什麼？」

甘寧看了梵柯一眼，心焦異常：「我去看看。」

「甘兄，」江苦笑：「勸你吃過飯再去。」

由於友情使然，甘寧衝了出去。

「慕，去叫你師哥回來。」梵柯吃著晚膳，一面吩咐，安詳的面孔不像是死了朋友：「咱們馬上要動身了。」

絲慕應是，匆匆追了出去。自然她回了幾次頭。

對梵柯的反應，江不免嗟歎。一個人如果通曉未來過去，那麼他所承受的壓力必也大於常人。關於這點，江對梵柯的定力真有五體投地的佩服之感。

「如果我也死在蕩魔一戰中，」梵柯彷佛看透江的心思，仍是一面吃飯一面開口：「這預知未來的能力你要不要？」這生死攸關的話題在他口中透著輕鬆。

江緩緩搖頭，在這已見到自己死亡的人的口中，他對這時空的情感業已完全牽動：「如果可能，我不要任何能力，而你們，自然也不必死！」江有些激動。

「傻瓜，這是宿命。」梵柯訕笑著：「你唯一聰明的地方，是沒有選擇要通曉前後千年的能力。」他放下碗筷，取過身後一柄木劍：「古時傳說桃木劍用以驅邪，我今日就用它爲天下武林衆生除害。」

江一面想著梵柯的劍術是否真已臻化境。因爲他所看過的武俠小說中的超級高手，紙片樹葉亦能傷人。此際甘寧和絲慕自屋外進來，自是一臉忿然鐵青。

「那麼，咱們動身了。」梵柯仍是一派輕描淡寫：「反正你們也沒心吃飯了。」他和江相繼起身。

一語不發的甘寧和絲慕取過桌上的瀛陽瑞雪，一行四人向武家莊疾行趕路——甘寧在今天原本看江不像深諳輕功的人，這下倒看出他是和張凡使的蜻蜓點水同一路數。

「江兄，」他一面在漆黑的林間施展輕功一面問：「你這輕功似乎就是蜻蜓點水一派的……」

「寧，張凡沒死。」梵柯慈藹的語音破空疾入他耳裡：「他就活在江身上。」

甘寧略有所悟，也不再問，倒是絲慕滿心疑竇。

PART C 蕩魔除妖

武滅在武家莊中打點罷一切。他很清楚滅魔一戰極可能失去自己的生命。不知怎地，對江殺胞弟之仇，他感到毋須追究，他疑惑。然他原本不是這樣的人，但對江這異域來的劍士，他覺得極有好感，就是無法恨他。

此際，正當夜色正美，離和梵柯約定的子夜也還早，武滅獨自在武家莊外的曠地散著步哪，又想到一親絲慕芳澤的輕佻話語，真有些爲自己的風流倜儻感到驕傲。

說到那十二魔頭，武滅是清楚的。但他的色心卻希望那四毒——傳說中四毒皆是人間難得之美女，自己找上門來。他倒很有興趣會會這四個可怕的女人。單純只是想看看。畢竟，如果武滅是色能蠱惑之人，如何能在武林中立足？

夜風吹過，有若美人之輕紗一襲拂面，武滅心馳神往。面對將臨這一戰，他有些懷疑是否還能面對這樣美的世間。

剛剛才提到武滅希望四毒自己找上門來——一陣腥風有若美人輕紗濺血紅地拂過。武滅兀自慶幸方才没有過度自我陶醉——他明白這是四毒之一的蜥蜴慣用的手法，只眼角餘光一掃，滿天斑斕色彩的毒蜥蜴向他撲灑過來，夾雜一串妖笑，但那聲音美極：「武家大俠接招了！」

「這樣美的聲音用來叫春會更令男人受用不盡。」武滅知道對方是四毒之一，言語間亦不饒人，然他本是風流下流齊聚一身之人。別看他言語調笑著蜥蜴毒女，手下絲毫不敢怠慢地推出數掌——身手快，夾雜爆血指之雄渾內力所揮出的掌風竟在他語音未盡之際全數將蜥蜴毒女灑向他的毒蜥蜴凌空震斃，隻隻震成血漿一團團落在地上，引致地上的黃土沾染上百點血色！

「武家大俠果然名不虛傳。」蜥蜴毒女一面嬈嬈讚美，一面企圖攻武滅的弱點地開始寬衣解帶：「我這美人，就是爲武家大俠這種英雄人物而生的……」

蜥蜴毒女的身段自然不若蜥蜴，反而在夜風中輕柔見骨地香肩微露，尚待下一步行動——如果換作一般男人只怕已拜倒羅裙下，作蜥蜴腹中食了。但武滅雖是色名滿武林，想的念頭比旁人多卻未必實行。

「好說，武某若不見姑娘玉體橫陳勢必也死不瞑目。」他一面盯著蜥蜴毒女將褪下外衣

的身體，一面拿捏準了她的心臟部位，足下一點如箭般直撲蜥蜴毒女，雙手力道貫足，使的正是武家縱橫武林的絕學——爆血指！

「咱們不如就地成就好事了……」蜥蜴毒女在武滅出手前的剎那的挑逗話語竟是她今生調情的絕響，她怎麼也料不到一面調笑著她的武滅竟一面出手如此狠辣，她更懷疑的是在江湖上以色知名的武滅竟逃過了自己的色誘！但一切都太遲了——不論蜥蜴毒女後悔手段錯誤或武滅後悔没將她先姦後殺——武滅雙手的爆血指，右手五指平行破她柔軟的乳房刺入她的身體胸腔，握住了她的心臟再狠狠拉出她體外；左手則襲向她的頭部，以北斗七星位置點了她頭部七個穴孔——此際武滅的脚才著地，一點之後迅速彈回原來站立的位置。

快，太快了，這身手起碼比武絶快上一倍！

「你……」蜥蜴毒女驚歎著，凝立不倒，胸口一個大洞饒是心臟已和身體分家地爆出大量血液，頭部那七個穴没有流血，卻是烏黑的指印留存。蜥蜴毒女臨死不忘譏諷：「武家絶學……怎地没……爆血……？」她用盡餘力伸手指著頭部。

武滅冷笑，右手抓住那蜥蜴毒女兀自跳動噴血的心臟冉冉束緊捏個稀爛，血更是狂妄地猛迸裂開！他左手伸出三根指頭，緩緩彎下一根……兩根——在他左手成爲握拳的同時，蜥蜴毒女最後的訕笑消失了——她的頭部整個炸裂，頭殼拖著髮絲分散，腦漿和血液濺開，由

於頸部動脈失去聯繫，血猛噴灑，蜥蜴毒女自傲的美麗的臉和五官亦分散落地。

這是武家正宗霸氣十足的爆血指。

敢情方才武滅的左手是在倒數計時；又敢情武絕在泰山上刺得樹身七個洞的爆血指是內力未精純的皮毛罷了。

蜥蜴毒女殘屍倒地，武滅甩去手上的血與殘餘的心臟肌肉，看到她褪在地上的衣襟、衣袖裡爬出難計的毒蜥蜴，手下內力一運又是兩掌——十步之遙，掌勁轟得那堆毒蜥蜴成了一團血肉飛散！

「可惜人間又少了個美女。」武滅若無其事地繼續散步：「得找處溪流或泉水來洗洗手。」他邊走邊想。

* * *

武家莊附近的地勢，武滅自然熟悉不過。所以他很快地找到一處澗水洗滌染血的手——對他方才格殺蜥蜴毒女的那手絕活，他是自傲的。江湖上從來沒有人見過他使爆血指，那是由於有幸目睹者都已如蜥蜴毒女般送命了。

現在，武滅將洗淨的雙手在衣襬上抹乾，然後他取出護手的金蠶絲套，將之戴上——據

江湖傳言，蜥蛛蛇蠍四毒向是一擊不成繼之而上的傢伙，而那蛛蛇蠍功力不知又高過蜥蜴毒女多少倍，爲防毒功傷手，武滅此舉大是有用，他所念記的，是蛛蛇蠍之毒功，幾乎是碰不得的人物，而武滅所使之爆血指，卻是得碰觸方能發勁的。光以內力掌風，畢竟不及爆血指霸氣十足的破壞力。

這些毒女，究竟如何尋歡作樂？武滅納悶著。但又想回來，她們正是以色誘爲手段，來殺絕武林同道的。想著，武滅伸手掬了些清水要洗洗臉，但他的手掬起的不是水——那是一張網——武滅的動作也不該是掬，是被粘上的——這網即是蜘蛛毒女殺死張凡時所張的那面！

好個蜘蛛毒女，她在水中埋伏，即是準備暗算武滅的。那網上粘液依然涔涔，她自水中將網向武滅拋去，武滅的雙手已遭部分的網粘住——武滅機靈若脱兎，向後疾彈，沒有被網困住，但粘著手的網卻撕扯不開，他更不敢行險脱下手套。

然後蜘蛛毒女破水而出——是的，誠如張凡所言，如果她的獠牙斂起，擺個媚態，勢必是最美的艷遇。在武滅眼中，她甚至比蜥蜴毒女要美得多。可惜的是，這女人要命的程度也絕對在蜥蜴毒女之上——她揮動衣袖，兩股白色晶瑩的絲線若那網的粗細疾射向武滅，武滅正待起身閃躲，那知疾疾騰空的身子凌空感到一股拉力地一頓，身形便墜了下來，他的雙腳

正巧被蜘蛛毒女射出的兩股絲給捲緊粘住！

原來方才那拉力正是武滅的手套粘著網，而網無與倫比的粘性已固定在地上。所以時下武滅的處境正若一個上了手銬的囚犯，那手銬又被固定在牆上！

「武大俠的應變能力也不比那蜻蜓點水好到那裏。」蜘蛛毒女口出狂言，武滅自是不以爲然，但他此際正如魚肉在砧板，卻又聞得蜻蜓點水，臉色不禁微變。

「只聞武大俠那十一指的功夫超羣，人又如此倜儻，只怪我那姐妹沒這福分。」說著，她步步向倒在地上的武滅逼近，猙獰的面目下仍是涎沫四淌。她手中緊握綑捲武滅雙脚的絲線：「我想，武大俠能和小妹在此盡歡，也算有福了。」

「武某吃了點虧。說到妳那姐妹，真可惜沒先逗逗她。」武滅深知這四毒生性淫蕩，自己堂堂男子漢，怎生先在言語上失勢？現在武滅知道這四毒如何尋歡作樂了。然他也並不認命：「姑娘美則美矣，可惜武某毫無食慾！」武滅一語道罷，正是蜘蛛毒女來到跟前之際，他飛快地踢去一脚直襲向蜘蛛毒女——要知武滅雙腿受困，且以手上功夫聞名，她怎料到武滅有此一著？此際她正是拉扯絲線也不對，拋開絲線亦不妥地呆了——只這麼一呆，武滅一脚踢中她小腹，將她踢飛出去，畢竟武滅的內力是雄渾霸道，雖是脚上功夫不精，這樣對付一個女人是綽綽有餘的。

當然，武滅對付這具高度危險性的女人自不敢怠慢。他才一站穩馬上催動內勁將腿一收，由於絲線的牽動，正飛出去的蜘蛛毒女鮮血狂吐，又朝武滅的方向飛回來，夾雜涎沫的鮮血一流到地上迅即冒煙。

「妳只搞錯了一點：武某自信任何女人的應變能力都强不過在下。」武滅自是怒極，念起方才蜘蛛毒女的調笑，仍在準備向朝他撲來的蜘蛛毒女出手前道：「小妹，今世無緣，來世再續。」他仍是右手手指平行，只是插的是蜘蛛毒女的咽喉；左手則在她頭部留下北斗七星的指印——這還沒有結束——武滅右手施勁一鏟，將她整個頭部鏟去，左手則運用掌風狠狠以十足功力推出，震得那蜘蛛女五內俱亂地倒地！

武滅自非嗜血之人，之所以鏟掉她的頭部，並運動掌力，實是預防她猛爆的血液毒液濺上自己。現在，血紅的顏色到處飛濺，但怎麼也沾惹不上武滅的身子。

蜘蛛毒女的頭在十來尺外落地——身首異處的她居然還能怪笑：「武大俠，我的姐妹不會放過你的！」

「臨死還廢話什麼？」武滅話一道罷，蜘蛛毒女的頭猛地炸裂，如蜥蜴毒女般破碎的臉內，赫然亦炸裂了一隻原本藏在她頭部內的五彩斑斕的長毛蜘蛛——除了附器官頭髮的頭部碎片與血液飛濺，還夾雜了那蜘蛛的肉塊與青綠色的蜘蛛體液——這看得廣見世面的武滅也

不禁呆了會兒。

武滅弄不開那絲線，只好脫下鞋和護手套。除了自傲他也慶幸，這一戰終也靠著點運氣。

打著赤脚，武滅走回武家莊。路上除了覺得夜色太美，倒感到這個步還散來了不少收穫。他感受著山風和緩，有著輕鬆無比的感覺，但仍不敢掉以輕心。

武滅回到武家莊是安步當車的，由於他平時待家僕不薄，所以對家僕嘲笑他赤脚回來亦不以爲忤。他眼見約定的子時尚需片刻才到，便決定先打個盹兒。躺在床上的他才記起方才蜘蛛毒女提到張凡一事，想是那俠盜張凡業已死在她手裏了。念到這事，武滅倒感遺憾。

想到還有十大魔頭等著，武滅就深深體認到養精蓄銳的重要性。於是，沒有多久他就稍進了夢鄉——淺睡是用以提防暗算。這當口，他的夢一如往常是春夢，而夢的背後，他隱隱擔心江一行人也受到那些魔頭的暗算。

* * *

固然江和梵柯、甘寧、絲慕都足以稱是頂尖高手，但運輕功疾行亦需稍作休息。所以目前他們在趕了一半路程之後，於一家郊區客棧略爲調息，順便補充甘寧和絲慕那因爲看了張凡死屍而空虛的胃。江由於並不累也不餓，所以他向店東要了個清靜的廂房靜坐調息。自然，江那一身打扮又引致不少人的目光停留。

「寧，你先到外面留意一下動靜。」梵柯順手在懷中掏出一紙符兒：「如果遇到四武士，將符兒貼在劍上方有屠魔契機。」甘寧應是，放下碗筷，走出客店在附近的荒野逡巡。實際上他的心情煩悶，也真想去外面走走。

客店中，零星的幾桌食客不時打量這位携木劍的老劍士與他明艷照人的女弟子絲慕。

「師父，」絲慕本覺有些愧對甘寧，現下甘寧隻身外出，她卻又有些放心不下：「師哥一個人出去，這樣好嗎？」

「瀛陽瑞雪本乃有情人共練之劍，現在有沒有妳在他身邊都是一樣的了。」梵柯慈藹地歎了口氣：「劫數。」

絲慕頓時默然，她自是知道什麼也瞞不了梵柯。不多時卻想起師父口中的「劫數」，便又問：「師哥他……」

「江少俠終有一天會屬於妳，」梵柯撫了撫絲慕的頭：「但他能否回去救人的關鍵在妳身上。」他試探性地問絲慕，頗含深意：「妳願意讓他回去嗎？」

絲慕咬著嘴唇，咬得很緊，看樣子是在深思。

「武滅已經殺了四毒之二了。」梵柯打斷絲慕的思緒：「武滅這孩子定性頗足，只是色心難泯。」

絲慕淡淡應了聲。她很想再向師父追問有關剛才的話題。但她知道這也是枉然，師父從不多說的。

「現在就看寧的能耐了。或許他能夠擺脫宿命。」梵柯語氣飄搖未定，看來也頗無奈。絲慕想到這裏，有些懷疑。師哥臨走前，師父似是提到四武士。是了，絲慕再聯想到趕路時師父提到過張凡活在江身上的事。她業已隱隱明白江爲什麼終會愛上她了。這也同時象徵甘寧的命途。

絲慕猛一抬頭看到師父慰藉的眼光，她的情淚幾乎要因而落下，一股衝動她心照地開口：「我去幫師哥！」

「江得回去。」梵柯總是那樣平靜：「再說，四邪之風雨電，也早就盯上我們了。」

絲慕企圖在梵柯眼中的肅然看出未來的蛛絲馬跡，然而她心照地看到死亡的陰影：「師父……你……」

「要是這戰拚掉了命，江會照顧妳的。」梵柯的話在絲慕耳中竟是遺言：「記住，他回去的關鍵在妳身上。」

幾桌食客紛紛散去，客棧裏很靜，只有店東的打呼聲和絲慕的啜泣聲交相彷若應和著。

* * *

曠野上，甘寧離開客棧有好一段路了。下意識裏的遠離行爲表現在這大敵當前的一剎那。情絲羈佔他的思考空間，是以他不若武滅感覺夜風溫柔，反而是蕭瑟駐足。

所以，當閃光火炬出現在他周遭，四個金光燦爛，動作生硬的人影在他身邊站定，他還不知道死神的窺探。

高手有高手與衆不同的直覺——驚動甘寧的，不是這些周遭的動靜，而是殺氣。在四武士放下火炬出招攻向他之際，他覺得殺氣四漫在他附近，濃得比之他對絲慕的情毫不遜色。於是他迅即拔劍，斬金斷玉的瀛陽古劍出鞘，在甘寧手中化成千萬刀光劍影護住己身：這是梵柯授予他的瀛陽劍訣的「瀛陽正手式」。

瀛陽瑞雪二劍鐃是淵源深厚，傳這是春秋戰國時期某鑄劍師和他的情人同心所鑄，二人皆以血殉劍，後因用者感其精誠至情，創出「瀛陽瑞雪正手二式」習者以情爲根基，凌厲無比，使時滿天雪花陽光，無人能敵。後有失意情場之名劍士，再創「瀛陽絕情逆手式」和「瑞雪斷情反手式」二劍招，殺氣霸道，曠古絶今，只較血劍略遜。和江對決當天，甘寧之

所以捨之不用，乃由於他知道江出劍太快，在招式未出即能致人於死，故與江一劍定勝負。梵柯昔時因機緣得劍與劍招，分授甘寧絲慕，原欲再現鋒芒，但也傳予他們另一人不在時使用斷絕二式。

話說甘寧自劍網中看出去，赫然是金銀銅鐵四大武士。甘寧一時因情之欲斷還難，一時也忘了師父交代的符咒一事。只道遠離，有那裏比黃泉路更遙遠的？當下他即已決定使出「瀛陽瑞雪斷絕情絲逆反手式」這是甘寧自行融會所體驗得之的一招。搏命打法，自是不求自保。

那四武士的圍攻正是慣用手法，平時削金如泥的瀛陽劍在今日一戰竟也討不了好，四處金鐵交鳴。那四武士動作生硬，死氣沈沈，但動作之迅速卻又出乎甘寧意料。他們居四個方位猛攻甘寧，不見遲滯的動作中，甘寧卻幾乎認定被在質料不同的盔胄下的四武士不具生命，而是全然並且絕對的四個金屬塑像。不同的是他們能動，而且很快！

但這在見識過血劍無情江若水殺著威力的甘寧而言卻不夠快，他懷疑何以衆劍術名家會一一敗在這四個並不特殊的劍士手上——他們的劍術平凡，只是動劍略快。甘寧一確定對手路數——他一向如此，只是對江特別——隨即變幻身形，使出他獨一無二的殺招：瀛陽瑞雪斷絕情絲逆反手式——劍夾雜對絲慕用情的徹底絕望而出，那劍不只是幻化有如千萬把，並

且行單一橫向切割，一招使盡，甘寧再下一招——這次行直向切割！

使罷之後，甘寧凝立不動，劍影已去，那四武士連人帶劍，全部在甘寧手下被切成一塊一塊！

令甘寧訝異的是：這四武士的身上並沒有意料中的鮮血噴濺飛灑出來——金屬！這四武士真的是金屬所構成！全然的金屬……這是怎麼回事？這是真的嚒？

不斷的自問令甘寧鎮定心思。

梵柯原是法術之高手，甘寧耳濡目染，雖未學精倒也略通皮毛，想是十二魔頭爲首的四邪施法創造四武士罷。這四座金屬人像身被盔胄，鑄工又極精細，再加以圍攻下未留過活口，是以這謎團今始爲甘寧所知。

只是，甘寧仍懷疑，這四武士真有能力格殺高手嚒？

才想著哪，甘寧留心到兩件事：一是梵柯臨行前交給他的符咒；二是那四座人像被割裂而未坍下。想著，他深感苗頭不對，忙取出那道符咒象徵性地綑在劍身上。他想到這四武士若去對付武滅，大概那爆血指也得綁上一道符了。

一時，甘寧也不敢妄動地，卻又記起絲慕與江——四武士帶來的火炬在地上亮晃晃的，更添得曠野幾許蒼茫。雖說英雄本無淚，倒也存有愴然些許。

此際，那火炬原爲氣氛的主體，卻冷不防巨焰騰空，四道火焰分別飛向四武士，四武士遭火鍛燒，火光與金屬光線迷濛，背後卻是十足的血光，僅在甘寧剛一出招，四武士復甦了，並且活了過來：「甘寧小子受死！」

四個像同時發出聲響，並靈活迅即揮動劍向甘寧襲去——甘寧使出「瀛陽瑞雪斷絕情絲逆反手式」由於上了符咒，卻在相同的招式中，具有破解四武士魔力之能。

快，雙方都快！但甘寧稍迅速了些——在他聽聞相同的金屬生硬的聲音：「銅牆鐵壁奇功！」的同時，他已將那「瀛陽瑞雪斷絕情絲逆反手式」施展得淋漓盡致，並也獲致戰果——他揮劍直橫兩次，已然再將那銀武士和鐵武士真正連人帶劍斬成塊狀，這次，真的斬將成功了。

但甘寧仍呆了一下，怎地自己的劍成了「爆血劍」了？那銀、鐵二武士的身軀在遭他切開的同時，血噴灑出來了？鎧甲只是鎧甲，裏頭是真有人的。只見滿地整齊的肉塊、銀片、鐵片，血液與內臟落下，有人說大卸八塊，滿地碎肉不知是八的多少倍！他呆的原因是自己的判斷錯誤。然四武士是真有其人，只是這四個傢伙亦是精通妖法之流——甘寧此時已不難領悟梵柯所言：真由幻衍，幻乃真生了。

說時遲，甘寧在金、銅二武士的夾攻下有些吃力，沒有空檔能下殺招，但他的步法與瀛陽正手式的防禦卻未鬆。方才他是出劍佔了先機，否則此際若在四武士夾攻下卻不知已死去多少回了。說起來，甘寧還真佩服這四個披了盔甲還能活動自如的人。若果是武滅在此，他必會因爆血指之無法施展大罵這些人烏龜！

念頭轉動，劍勢卻未必緩下，甘寧還兀自狐疑方才金銀銅鐵四武士口中的銅牆鐵壁奇功怎地未施，卻見那金銅二武士捨身相搏地欲夾殺他，將他壓成肉泥！

甘寧才暗自忖道饒是四武士失其二無法施展，便鑽出二人之間，以正手式護身，捨正手式換殺招——但此際他與金銅武士間隔過近，以致他的殺招只使了直切，還沒使完便已讓二武士得逞，將下半身夾個稀爛！

雙方盡棄守就攻，兩敗俱傷。

直切一樣能將人切成片。所以，血光爆開的同時，三個決戰者留下一地血肉模糊倒地，二武士已死，但甘寧一息尚存。

痛楚刺激著他，失血卻令他將死。

甘寧看著自己稀爛的腰部以下——碎骨爛肉中，夾著金銅二武士鎧甲的碎片少許，還有一片肉，自殘缺的鎧甲看來大概是金武士的，橫陳在他那團稀爛的下半身上。

是的，揮劍斷情，遠走黃泉——也許是爲了減少痛楚，也許是難解心中愁苦，反正甘寧

正受雙重摧殘！所以，他將餘力用在把鋒利的瀛陽古劍送入自己的咽喉。

夜……火……血……肉……悲壯。

＊　＊　＊

在甘寧遭遇四武士的同時，武滅業已起身。他自床上坐起，卻有人敲門。武滅再打了個呵欠開門……老天！他幾乎要呆了：「妳是真的嚒？」

那是一個裸裎的美女。是，她很美、美不勝收：「武莊主，小女子特來感謝收留。」

武滅引領她進房，他的臉孔是呆的——怎地方才春夢的夢境實現在生活中了？那女子進房，隨即擁上武滅狂吻他，並替他脫去重重束縛，以讓武滅能感受她的身體的柔軟。在那女子的上述過程中，武滅好幾次想問她來自何方，卻屢次被那女子所阻。她顧著服侍武滅就地躺下，不時以舌尖舔舐他身軀豐厚肌肉的敏感處——不是武滅不具警覺性，實在是，唉，這與他的夢境全然相同！

那女子坐在武滅身上，開始與武滅交合，武滅急喘著氣，汗涔涔流下。武滅的目光隨那女子身體起伏時震動不休的乳房而移動……。是的，武滅整個人都酥了。

隨之，那女子由於渴求而發出了嬌嬈而蕩人心魄的呼喊，長髮甩動，玉體唾手可得。武滅便受用這與夢境相同的無邊春色，伸手企圖搓揉這女子的雙乳。

這不伸手還好，一伸手武滅就發現事情大大不對了。

武滅眼中的自己的手竟泛著淡淡的綠——順著手臂，他發現自己全身上下盡泛著綠——

那女人因而開始浪笑，仍兀自起伏身形繼續交合的動作：「雷大師窺探夢境的法術果然有用。你武大俠逃得過姊妹卻逃不過我蠍毒女！」

快感散盡代之以恐懼，武滅張大了嘴以示驚愕，並感全身些微的麻木。蠍毒女一面扭動身子交合一面俯身張口，舌頭伸了出來，上面是隻毒蠍，通體透紅的毒蠍！

武滅還來不及合上嘴，那毒蠍蹦入他嘴裡，蠍毒女大聲浪笑，快感與得意兼俱：「這蠍子會鑽進你武大俠的身體裡生產小蠍，牠們將以你的內臟爲食，半個時辰內破體而出！」

武滅果真感到毒蠍沿咽喉爬入體內的痛苦，他勉爲其難的運動內勁，一使內勁，麻木的感覺就更快蔓延到全身，此乃毒勁因血液循環加速而發作更快所致。

「怎麼武大俠的十一指這麼快沒勁了？」蠍毒女失望與惡作劇的表情同時存在，她焉知武滅的內功一催動，則其十一指乏力？是以，當武滅的左右手分別自她的左右肋骨部位破入並扯出她的腸胃，她還是笑著的！

「看來妳的小蠍會很高興有兩人份的內臟可以吃了！」武滅縱聲大笑，雙手盡是蠍毒女

的內臟，此際，他也正是麻木無法動彈之際。蠍毒女倒在武滅的身上，兩個人就這樣赤裸裸地行將死去，武滅還略感到她肉體的溫存。

「我不相信……」蠍毒女的頸與武滅相交，她極柔地輕舐武滅的耳根，臨死不忘騷浪：「我不甘心……」

「小寶貝，」武滅仍在大笑，卻略是一頓，第一隻小蠍已自他腰際破出，血漫了一地，那血一般殷紅的蠍子果也以蠍毒女被掏出一地的內臟爲食：「咱們牡丹花下死，一道風流……」第二隻、第三隻小蠍相繼而出，武滅真正感到血液與靈魂紛紛向他訣別：「沒什麼好遺憾的……倒對不起梵劍士……」

笑聲漸漸小了，乃至消失。武滅雙目乃瞑，沒有後悔自己的不夠戒慎。

好個武滅，豪氣魄力至死猶存。

* * *

江在客棧的房內靜坐，閉目調息，驀地他感到一股力量陡地注入軀體內——第一個感覺是：他愛絲慕，他馬上要見絲慕！

但江隨即想到：不可能的，他深愛的是楚映，不是絲慕，絲慕是……是甘寧的情人。

想到這裡，江連脊骨都涼了，這是意味著什麼？莫不是甘寧也如同張凡般命喪九泉了？這……不可能罷？約一小時前……一小時前他才和甘寧踏進這家客店的，武家莊還遠著呢？怎麼會……絲慕，絲慕，絲慕，要見絲慕！

他突然有股衝動下樓去，就算不爲絲慕，也該見見梵柯罷？匆忙舉劍正待下樓，卻不自主地由喉間發出一記低嘯，四武士彷彿死在他劍下般的豪氣干雲，順手一使便又是方才甘寧屠魔用的「瀛陽瑞雪斷絕情絲逆反手式」！

狹窄的房裡，偌狂的劍招卻使來依然熟練——只是方才甘寧削的劍勢在江手中盡數成了刺，然霸氣再與血劍的殺氣融合爲一，一時竟將客店的牆刺出了上百個洞。

正當江略爲甘寧之宿命嗟歎，竟反歎爲大笑，江感到體內源源不絕的精力，未拿劍的左手陡地在牆上一陣疾點，牆上留下七個洞，按北斗七星的位置排列！

笑聲方止，亦不再有欲見絲慕之心，江定定地佇立房中，他盯著牆上的七個洞——武滅也死了嘛？隨即他又感覺手刃三毒的屠殺畫面，並有一絲色念萌生……是的，武滅也死了，他……他想一親絲慕芳澤！

愛楚映……救楚映……絲慕重要……天涯何處無芳草……一親絲慕芳澤……蠍毒女真夠勁……絲慕爲什麼不愛我……絲慕的愛……宿命論……典章的幻界……武俠世界……飛簷走

壁……劫富濟貧……甘寧的專情……甘寧的死……武滅的死……爲弟復仇……梵柯的指引……血劍的殺氣……爆血指……第十一指……屠魔……除惡務盡……張凡……典韋對楚映怎麼了……劍術橫亙古今之冠…………是了，三個人的思慮混雜在他的本我意識間，這教江的心焉能不亂？焦慮致使江的眉頭緊蹙！

此際的江莫以自處，暫且凝立有如決戰前夕，深凝且真正地猶豫。確然，如果他昨日就想到時下的可能，他勢必不會以爲昨日是自己遭遇之最複雜。整件事情由血劍與楚映爲前導，自是爲軸發展，現在他幾乎已失去自我。

永遠窩在這屋裡？江没有把握，他甚至有些懷疑自己能否在剩餘五十個小時不到的時間內回到他的時空。

十二魔頭已去其七，梵柯……唉，一團亂。

* * *

客棧內，狼藉的餐桌依然，没有人去收拾。店東兀自徘徊在夢鄉邊緣，絲慕的啜泣聲也依然，梵柯閉目養神，驀地開口，語音悠長：「寧和武滅業已戰歿。」絲慕陡然抬頭望梵柯。梵柯接著道：「武滅實乃英雄，死前不忘多斃一魔；寧自創的殺招威力也在我估量之

上，連斃四武士。如果……」梵柯没有再說下去，他原是已參透天機之人，甘寧的死訊也早已爲他所窺知。然師徒摯情仍不免歎惋，他原本想說的話是：如果甘寧不爲情所苦，勢必不會忘了那符，也就不致殞命了。到頭仍是一句：劫數。

「師哥他……」絲慕没有再說下去，她知道深愛自己的甘寧業已死在四武士手中了。那四大魔頭無論死活是不干她的事的，她對師哥餘情猶存，是以深深感懷——甘寧對她那般好，即是已知她愛江……女人的情愫難捉摸。驚懾令絲慕忘了啜泣，她想起師哥過去對她的種種。

窗外之風雨聲不斷，在空曠的野地上響著。然原本這風雨是不存在的，亦可稱之原本没下，但刹那間夾雜閃電與雷聲及風聲的呼號，雨勢大有難遏之勢。這下子梵柯的一臉悲憫化作肅殺，絲慕由於從未見過師父如此，在驚訝中臉上斑斑淚痕仍存：「風雨雷電來了嚒？」

「師父，」旅店外愁雲慘霧的漆黑中，風嘯吼著颳進客店開著的門內，店東没有驚醒。絲慕噙淚箭步上前：「我們不要斬妖屠魔了，回去吧。」

「記住，江回去的唯一途徑在妳身上。」梵柯大舉踏步，風勢陡然加强，吹得客店內的桌椅東倒西歪，碗筷杯盤狼藉一地，店東想必是爲風雷雨電四邪施法所困，没有任何動靜地任狂風吹颳他的物產。梵柯逆風迎上前去，腳步没有遲滯，看上去和爲風引動高揚起的衣袍

末端不甚相稱。

絲慕的功力自是大不如梵柯，是以她舉步維艱地追至門口，梵柯早已去遠了。她眼見瑞雪劍掉落地上，正想撿拾，卻由於風勢太大，且無處借力，內力又不夠强勁，便整個人爲風吹起，跌向木質樓梯口。然她輕盈的身子自是不致誇張至在風中翻舞，要是那樣，她落地時只怕小命不保。是以這時跌在樓梯口的絲慕，只感身上碰傷淤血幾處。身上不打緊，她心上的創口卻隱隱作痛著——梵柯一去豈非……要如甘寧……頭髮爲風所亂，披散在絲慕臉上很濕，除去淚也許夾有隨風颳入的雨，她的雙手緊抓樓梯的木扶手，藉以不再爲風所引動。無助的她抓住扶手的剎那想到：在樓上，江就在樓上……天，這樣的雷電風雨交加，江何以渾然未覺而未下樓察看？饒是輕功絶頂的他已自窗口躍下爲梵柯助戰去，抑或是江亦斃命在那些魔頭手下？

一道藍電明徹卻一閃即逝，尾隨的大作雨聲加深她的恐懼——絲慕緊抓扶手，挪動身子。藉扶梯使力地，她名副其實地爬著樓梯，一格一格，濕淋淋的臉上竟冒了些許的汗錦上添花——梯上的木紋化成她最後的希望，朦朧欲昏厥的意識裡，木紋竟勾勒出江的面部輪廓來！

是的，江。只有江能爲此際的她所倚靠。

九牛二虎的氣力用後，絲慕上了二樓，風雨的威脅仍存，但她仍維持爬行，越接近江的房間，江就越給她信心——終於她來到江的門口，風暴亦在此時席捲去江所在的房門——絲慕見到江了！興奮與焦慮同時爆發：「江！」

「江，快去救師父！」絲慕眼中的江仍在房內凝立，雙手握住血劍高舉，髮絲與大衣的衣襬同揚，雙眼無神。

風勢雨勢更大了，絲慕聲嘶力竭的呼喊似在雷風交鳴中微不足道，沒有驚動江。在狂風驟雨爆雷疾電的侵襲下，她根本無力自保，連喘息的機會都沒有的絲慕只得竭盡全力爬到江的腳邊，張開雙臂抱住他的一條腿，盡可能地猛力搖撼！

風雨自房門灌入，自不具早已破碎不知去向的窗的窗洞貫出，江維持原姿，挺立其間，絲慕欲動不能…………

＊ ＊ ＊

梵柯的心中想著什麼，真是無人能摸透的。現在他走在曠野中，風吹不動他堅定的步伐；雨濕透了他全身上下，衣袍仍不時揚動；雷聲如果是旁人必也耳膜難以負荷；電光時閃時滅大有擊向梵柯這極佳導電體的雨中行人。

在他的行進視野中，出現四個人形，春藍色布衣，但頭上戴的斗笠之沿壓得極低極低，看不清他們的臉孔。這五個人同時在地上站定，相隔十來尺之遥——其中一人明顯就是電，他的全身上下均泛一層藍光，嗶剝作響，時有火花四濺。

靜默與對峙的情勢在這些個人身上發生，沒有人先發動。因爲他們均視所面對爲生平至强的大敵。

當梵柯與這四人爲敵，儘管他深知武滅、甘寧、張凡、絲慕的未來宿命，他卻看不到自己的未來……一片空白。即使他目前已在這四個人面前，他仍不只看不清自己的未來，他甚至懷疑這四個人不是風雷雨電四邪——太平凡了。

梵柯深吸一口氣，迅即在懷中掏出一道與交給甘寧相同的符咒來，雨水打在畫著咒文的薄黃紙張上，卻沒有令其濕透：「真由幻衍，幻乃真生，」梵柯喃喃自語，將那道符咒輕吹了口氣，語調由無力的自語一變而爲蒼勁：「四大魔頭，給我現出原形來！」

那符咒迅即幻成一疊，張張自梵柯手中悠悠起飛。不多時，滿空符咒亂舞，這千張百張的符咒雖是亂舞，卻逆風冉冉飄向四邪——那四邪也不做積極的閃躲，任那千張百張薄但似若防水的紙符貼上自己一身！

是的，梵柯確信這四個人的人形爲魔所化！他手中木劍疾疾朝天一指，四股無形勁道逆

風而去——這由劍尖發出的劍氣四道分別輕易襲上風雷雨電——勁風劍氣襲上四邪的刹那，貼在四邪身上的符咒紛紛爆火巨燃，不多時那風雷雨電的身子全處在一團火焰之中，但他們沒有掙動！

說來倒多少玄奇——符咒沒有爲電周身環著的電氣所焚，反爲梵柯自行以劍勁催動符咒之效。

雨下落，火反倒生猛。梵柯沒有掉以輕心地緊握桃木劍，雙眼中激光四溢，毫無老態——他眼見那四邪的身子燃著，燃著，卻冉冉越燒越大，成爲四團火球——那四團大火球，每一個都約莫是梵柯體積的十數倍左右大！

繼之，四團火球滾動，在梵柯四周團團滾著，越滾越快，然後越滾速度又再度緩了下來，終於每一火球按東西南北四個方位困住了梵柯，燃燒持續——然靜默的火球亦毫無聲響地停留在空氣中，暫時沒有再上升的可能性。

梵柯得以喘息，便不再緊張，鎮定神智，竭力使用他預知未來的特異快招，想看看自己在這一戰的結果——他還是沒有成功，徒留遺憾地再將注意力移回四邪身上。梵柯對自己放出的符信心十足，只是等待的時間彷似長些。他現在，就等那些符咒生效而魔體畢現。在甘寧死戰四武士時，亦是賴這符咒纏劍，甘寧才得逼出四武士的現身誅殺！

一時，梵柯怪起自己的意志不定來——在這大敵臨頭的一刻去揣測未來，不論他這戰結果如何，勝敗均有損氣勢的。梵柯一面慶幸自己不能見到自己未來，一面嗟歎起自己終只是凡人，不能免俗。

在他嗟歎的同時，四邪身上所發之火亦在無聲無息中寂滅——梵柯猛一眼已瞧見那四邪物的原形本體！

那風怪哪，據梵柯想可能是那隻位東首在天上飛的東西。牠一揮翅，風勢便要強上少許——會飛的東西，意指一個放大的人頭，那人頭卻又非一般人頭的放大——單只一個頭部無髮無鼻無口，上面滿佈著巨眼隻隻，原該是耳的部分化成一對與頭極不調稱的巨翅約有十尺長。頭的頸部以下，由一股不知名的物質聯繫一套完整的人體內臟，卻是墨綠色的。牠飛動的同時綠色汁液亂灑，綠腸滿空牽盪，狀甚驚人。

梵柯不動聲色，目光轉向南首的雷怪上。雷怪驚人的形貌絕不在風怪之下，尚且猶有過之——簡單的形容是一塊均勻的大石，但是是軟的。複雜的形容如下：一塊大小均勻，算規則形的大石，上有經風化造成或類似殞石的坑坑洞洞，有深有淺。如果只是一塊比梵柯體積大上十倍的巨石浮在空中，這魔就未免單調了——牠是活的，不時做著體積大小相去甚多的收縮舒張，每收縮舒張一次，就自石的孔穴發出震耳欲聾雷鳴！

當梵柯轉身面對西首的雨怪時，雷怪的怪又不算什麼了——牠是一團肉，那肉的血色殷紅，肉上類似血管之物蠢蠢蠕動，自肉中伸出成十上百根類似象鼻的管狀物，每根管狀物上，附著一隻巨眼。自然雨怪管狀物上的巨眼要比風怪那放大頭上的巨眼要來得巨大。雨怪那團肉內似乎蘊有無窮無盡的水成分，不時強勁而誇張地大量噴灑出水，造成四面八方遠達客店的雨幕效果，狀甚至現今消防作用的水龍！

電怪之所以列名最後，自也有其不堪入目之特性——梵柯轉向北首，見到這隻邪物——無殼的烏龜大概是這樣的。但電怪自不如前句名詞的窩囊。牠身泛藍電，光滑的肉背上是無數個縮小後的人的臉譜。狀似人頭就嵌在牠的背上。雖浮在空中，電怪身上具有肉足在不嵌人頭的腹面——那是千萬隻觸足般的東西蠕動著。牠不具頭部，不具屬於自己的頭部，由兩根蟑螂觸鬚般的細長鞭狀物代之。天空時而劃過的幾道藍電即是牠觸鬚所發放出。

如果這風雷雨電處在現代必是人間至寶——風怪可以風力轉換能源抑或是解剖枱外的活標本；雷怪可能是岩石專家視若至寶的珍藏品；雨怪則是消防隊或電影雨幕特效組的恩物；電怪則是廿世紀能源電力的大供給者；他們合作或可拍出有如奧斯卡金像獎鉅作「異形」的名片。這些未來之事梵柯或許知道，但他處在四邪夾攻下，怎生得利用牠們的念頭？

才一巡的照面哪，風怪已股動巨翅，狂風席捲下，雨絲漫天，風勢直撲梵柯；雷怪的震

天巨嘯在梵柯耳中分貝量較方才強上十倍不止，天地幾乎俱裂；雨怪也不做雨幕了，數十股水柱消失，集成一股直徑如梵柯身高般的水柱欲沖垮梵柯，勁道集中了數十倍，電怪的觸鬚業已猛然放電，兩道藍電不見止息地擊向梵柯！

梵柯卻是不徐不疾——他祭起定形大法，全身運透內勁；最重要的，是他竟口誦金剛經護身，並催動自己閉息以行神打伏魔——如果有人能在四邪圍攻下全身而退，那恐怕是至爲無趣的天方夜譚，但梵柯辦到了——定形大法致使他不爲風雨所移位；內力護他內臟不爲水之勁道所傷；金剛經護他不爲藍電所斃；神打則令他對任何傷害渾如未覺——神打用以搏命，傷害仍在，但求無痛苦！是以雷聲震天裂地之勢雖已令他耳聾，但心思明者如梵柯知魔之所在！

確然，在如是的巨響侵罩下，耳膜不破也難，是以梵柯的鮮血已在此時湧出了他的耳孔，涔涔沿他的面部曲綫滑動！

這般的困守誠屬不易，梵柯極力挺住。然四邪看出梵柯之心思穩定，要破他的防守煞是困難。事實上要破這四邪，只消江在場，現在江是大有機會的。然梵柯知道江處於失神狀態，非得由他自己突破三人之心障始能出戰！

四邪雖採猛攻，亦是極耗氣力——是以風怪和雷怪的眼中開始綻放懾人心魄的異樣光

濛，想是施展欲破梵柯守勢的法術來了。層層色彩幻化的光濛如同投石入水的漣漪般地擴散向梵柯，梵柯全身目前只有眼尚能感覺，他爲鎮定心神，索性閉上眼以致心志不爲那光濛所迷。

繼而梵柯念起自己全採守勢，在那雷電與水柱勁風雷鳴的交擊下，怕是無法久撐，遂將心一橫，有殺一個算一個的打算——他在水柱沖激下困難地伸手掏出符咒一紙，這符與方才那紙大異。但梵柯仍如逼四邪現形時往符咒上吹一口氣，符咒依然化作千道萬道，但這回，卻是疾勁地向雨怪切削而去，符咒片片堅硬如薄鋼片，稜銳無比！

這些動作平時對梵柯而言甚是容易，然不要忽略四邪的攻勢對挺立的梵柯的威脅。梵柯付出了頗大的代價，爲了掏紙符與吹口氣，他放棄誦唸金剛經，以致電怪發出的數道藍電擊中他的身軀，頓時梵柯業已全身焦黑，衣服的餘燼紛落之際，他焦黑的肉體發出陣陣焦肉之臭；繼之風怪的勁風雨怪的水柱則在他運真元吹那口氣之際沖得他五內俱散，自他燒焦冒煙的唇中湧噴出來的，是夾雜有內臟碎片的鮮血！

然梵柯攻向雨怪的數千符咒卻立竿見影地生了效——那符咒切割著雨怪象鼻似的噴水管，纏繞著雨怪亂舞，割破牠的眼球；割斷牠的噴水管！然雨怪原是以噴水之管猛向四面八方欲噴落符咒，然則符咒數量多得噴之不落，致使雨怪附在象鼻上的眼球隻隻爆裂的巨眼噴

爆鮮血紅液；隻隻象鼻爲符咒斬斷落地之際，水自牠體內猛爆而出，若非梵柯挺立得當業已爲滿地强勁的流水所冲走——然後符咒續行切割雨怪的那整團肉，經符劃過的皮膚湧出紅色體液濃稠；滿天符咒亂舞了會兒，符咒紛紛落地，雨怪也被切割得全身炸裂！那濃稠體液與滿天水珠齊灑落下，在風怪的風暴驅動下狀似一場腥風血雨！

好些雨怪炸開的肉片落在梵柯身上。要知梵柯若非催動神打功夫，此時必已倒地斃命！他在自己的最後一刻，使用了定魂大法與凌空御劍——前者能在他死後暫且得以令靈魂不致散去；凌空御劍：他拋出桃木劍，只見那劍兀自衝上與三邪等高的位置，恍若有人把持地劃了滿天劍影——那正是梵柯凌空御劍，同時使出他分別授予甘寧和絲慕的「瀛陽瑞雪正手二式」，正手二式集於一劍，殺氣之濃要比甘寧那「瀛陽瑞雪斷絕情絲逆反手式」更猛烈！

及膝滿地雨怪的血水湧動，梵柯在電怪風怪雷怪夾擊下，那雷鳴已令他的腦細胞大量受損，他在電怪以藍電猛轟他之際，內臟碎裂於體內者多已成焦炭，那風怪的勁風吹得梵柯全身散盡，爲雨怪血水所冲走。單剩一顆頭顱飄於空中，這頭顱亦是焦黑，眼睛卻陡然張開，但見那桃木劍的劍影一股腦兒地罩向風怪——沒有多久，那風怪下半身的墨綠色巨大的人形內臟已爲木劍所切爛——這要比甘寧切死四武士的碎片更細碎。但見滿空劍影頓時消失，桃木劍回復一形，卻靈活迅速地劃了一個拋物線狀的弧，削去風怪化爲巨大雙翼的身，掉落入

水，自他滿佈大眼的頭上的傷口中，大量綠色體液疾噴而出，與一地血紅的水相融成濁紫色，那怪頭如梵柯燒焦卻仍承受藍電雷聲的頭部異曲同工。桃木劍最後刺向風怪的一隻巨眼，刺穿之後餘勢未絕地拖著飛出一段距離，將那顆巨大的怪頭釘在一株枯死多時的巨木上，綠色體液似是要爲那樹增添生意地流淌了整個樹身，繼之風怪頭部所有的眼悄然闔上——除了遭桃木劍刺破的那隻眼仍圓瞪。

雨已停歇，勁風不再。

凌空御劍，劍氣傷人——梵柯確不愧爲一代劍士！

* * *

正是梵柯以桃木劍向風怪進行斬殺之際，和決鬥地點有段路的客店中，江掙脫三人的心障——他足下猛地一彈，以武滅爆血指之强大內勁加上張凡蜻蜓點水的絕頂輕功，再融合甘寧的內力與血劍的破壞力，足下一點即凌空躍起——他知道四邪肆虐，却沒留心抱住他一條腿的絲慕已昏厥，甚或極力平復心中交戰的江根本不知道絲慕就在他腳邊！

江的血劍在刹那間以瀛陽正手式刺得客房屋頂滿目瘡痍，凌空的身子破屋頂而出，泥塊和茅草落在暈厥的絲慕身上。她却渾然未覺地伏倒在地上。

江淩空落下，訝異著滿地血水湧動，足下卻馬不停蹄，踩水施展輕功——蜻蜓點水再加上武滅、甘寧融合之强上加强的內勁，江移動奇快——這經驗在他雖新奇無比，但他那有心思顧及這些？他思想中的甘寧成分催他快速前往梵柯之決戰地點搭救梵柯。是以，一眨眼他已至血水成紫之地帶，想是梵柯已斬風怪。雷鳴藍電響徹照亮前方，江感到猛自體內產生一股力量，對雷聲渾如不聽聞——那是武滅內力之自然運出。此際，滿空雷電導入血劍上，竟未令江觸電，想是電力爲血劍所儲。江在行進中望著藍電盡爲血劍吸收，想到梵柯必是爲了藍電故方携帶不導雷的桃木劍。

做這推測之際，江知梵柯能預知未來之電力常識，卻由於張凡、武滅、甘寧均未見過四邪而對四邪一知半解，是以當他來到決鬥地點，那四邪殘餘之雷怪與電怪著實令他一怔地立於水上——多麼醜惡的兩個龐然巨物！

那電怪見江站立水面，所放之電盡爲江之劍所收，但見牠全身藍光刺眼綻放，映得江面部泛藍，直向江飛襲而來——雷怪鼓動雷鳴，自是不知江內力護體地助著電怪威！

江雖足下立於水面卻毫不在意——他根本專注在電怪身上，足下一點血劍舞動——飛身而起的江使的滿天血光劍影正是甘寧要命的絕學「瀛陽瑞雪斷絕情絲逆反手式」；自然，他的左手使的乃是武滅內勁雄渾霸殺三毒的爆血指！

此際曠野的天空蔚爲奇觀——光是强烈藍光罩身的電怪業已玄奇；江的身手更是快絕：江手中的血劍一面吸收電怪放出的藍電，一面施展甘寧的殺招；當他淩空翻身，致使電怪攻勢落空，然後落到水面上——此際水已將退；只淺淺一層——電怪自與江交身而過的刹那便兀自在空中翻轉不息，那是由於江與牠淩空擦身之際，以劍在牠背上的每張人臉上刺穿；武滅那爆血指更在江左手中使得快，在背上的每張人臉上都留下七個按北斗七星位置排列的暗紅！要知甘寧、武滅施展功夫的速度都有一定水準，到江手中電怪那能佔便宜？

電怪的痛苦在背上的人臉個個因爆血指的內力而爆開之際更爲明顯——牠不再懸浮於空中，且一身藍電在背上人臉炸得滿空人的面部器官亂飛之際業已消失地向下墜落！

江那裡肯放棄這樣的機會？他一面奇怪著血劍吸收電力之迅速，一面飛身而起，又是一陣狂刺，刺得電怪全身幾乎沒有任何一寸皮膚是完整地，然後，電怪自劍孔噴著藍色的血液落地的同時，江業已落在遠遠的電怪身邊！

地動山搖——由於電怪的落地，藍血猛流，沾染山河！

江不旋踵又飛身攻向雷怪——那雷怪尚且鼓動巨大的身軀——江仍是以血劍施甘寧的劍招，左手施爆血指的方式出手，一舉中的後一個迴身落地。

好個雷怪，血劍與爆血指刺得牠身上孔洞滿佈，牠卻兀自鼓動龐大的軀體——劍孔與指

孔並緩緩癒合——這同時，武滅的思想喚起他因雷竅探其夢境而殺身的記憶，隨即江飛身再襲雷怪，他棄血劍，雙手手指盡皆平行地插入雷怪鬆軟的身軀內——雷怪猛烈移動以示痛苦，江的雙手在雷怪身體內亂掏亂挖，身體由於附在雷怪身上且雷怪猛力掙扎而隨之搖晃不已！

江雙手猛地一拔，抓出雷怪體內的一些固體——看上去像是風乾的內臟——在抓出那些物體之前，他早已將爆血指之奇門內勁貫注在雷怪一身，繼之江輕盈落地。

在江趨步拾起血劍之際，那雷怪已停止猛然的移動與膨脹收縮——那是因爲牠炸開了——轟然的巨響爆開，令江即使運了內力亦難堪承受地略爲掩身，沒有血液，倒是滿空塵砂石塊飛揚落下，灑得江滿頭滿身的灰白。

四邪死了——江透過滿空塵砂見到遠遠的地上藍血流乾成泊，奄奄不動的電怪時，他知道這兩個龐然巨物死得非常徹底。之所以沒見到風怪和雨怪，自是牠們已遭梵柯襲殺之故……但……梵柯呢？他沒有附上江的身，據江推測大概他是尚未亡故——但他人呢？自己這樣飽遭煎熬力搏二邪，爲的即是回去救楚映……但現在……

在江冥想中，滿空塵埃落定，江猛地留意到四周——此際的他比見到雷怪電怪更爲驚訝——那四邪原留在此地的屍身業已盡皆消失殆盡，連血液、積水都消失了，甚或是那雷怪落

在江身上的灰白的塵埃，也不待江拍除地自行滅跡！

「真由幻衍，幻乃真生。」梵柯的聲音迴盪在安詳的夜空：「孩子，心急什麼？劍士不會失信於劍士的。」

江極盡目力搜索曠野，但見距他二十步的空氣中浮著一塊黑色的圓石，看似由石發音。他走近一定睛，卻是梵柯燒焦的頭！方才或許因他專注於戰鬥，絲毫沒有留意到，所以他的訝然也就更倍於方才的一切：「梵劍士……，這……」

「看來，你已經懂得如何駕馭他們的靈魂了。」梵柯由於方才江的適時來到，加以施了定魂大法，是以他仍存在的靈透過在焦黑的顱骨內的眼睛與江溝通，他的眼仍是澄澈：「我不將靈魂重生在你手上了，你目前的能力早足夠救出楚映。她的名字聽來真是舒服。」

「梵劍士，你……」江沒有說下去，心中幾許悵然。

「你回去的出入口在絲慕身上。」梵柯聲音虛幻縹緲：「將她剖開，自她的體內回去。」他平和的語調伸展在曠野上：「四毒已去其三，四武士及四邪又已死，十分感謝你的助力屠殺十二個魔頭。」

江望著掉落遠處梵柯所使的桃木劍，心中已猶豫起來——以絲慕的生命換得楚映與他的重逢，這……

「孩子，情在所難逃，好自爲之。」梵柯此語一罷，燒焦的頭形與聲音同時寂滅，偌大的曠野只剩下江。

江歎了口氣，他無從選擇，如果他選了不回去，楚映怎麼辦？但若他回去，絲慕卻必須死。

寂靜渲染了曠野有好一會兒，江拖著猶豫的腳步回客店——他有想要在這時代浪跡天涯，遠離絲慕的衝動。但因爲絲慕的乏人照料又非得回去見她不可。

怎麼辦？江邊走邊想。

* * *

山風徐來，江走在回往旅店的路上低頭深思，卻驀地一陣腥風飄過，百餘條毒蛇自四面八方向他疾疾爬行過來！

渾然未覺的江猛地推出一掌，冷笑浮在他的臉上，掌風擊斃了十來條毒蛇，他又一反身，這回血劍與掌風齊出，同時擊殺與刺殺有四、五十隻之多的蛇！

「蛇毒女，」江朗聲大笑，一派武滅的豪壯：「看來妳那些姊妹的死並未給妳太大的教訓。現身罷！」武滅一貫的內力仍在說話的同時擊殺全數的毒蛇！

「你是武家的什麼人？怎地竟有武滅那廝的內力修爲？」銀鈴似脆的聲響自江前方的樹梢之間傳來，江定睛一照，赫然一個美得妖嬈的女人赤身裸體地自樹上倒垂下來，長髮幾乎要碰觸到地面：「就是你殺了四邪大師和四武士，還有我那些姊妹們嚒？」

「江某與武家非親非故，倒是姑娘怎地沒有穿衣服的習慣？」江奇怪著自己的言語突然既輕佻又文言化起來，但他深知對方既名爲毒女，又是四毒之一，必有不可忽視之處，隨即血劍出手，那橫陳的玉體如蛇般輕扭，但江那武滅的思緒與他真正的意識盡非蛇毒女所能誘惑，是以出手之快，絕難想像！

「血……血劍無情江……」蛇毒女眼見江尚未出手，正待言語與肢體向江進行挑逗，怎知江出劍之快竟快到此？她只因紅色劍影閃動猜著他的名號：「……若……水……」蛇毒女的胸口遭血劍一劍刺穿，自樹上跌落，倒在路邊痙攣著的裸體似是因冷而顫抖。

江本無心多言，連劍招也懶得使地又是一劍刺在蛇毒女的腦門上，但卻不自主仰天狂笑：「咱們一道下地獄尋歡罷！」

拔劍之後，江已然又陷入方才的問題中，踩著滿地蛇屍蛇血，對蛇毒女美豔的遺體卻當與蛇屍並無二致，他只覺得如果現代夜市的賣蛇人至此一定滿心歡喜。

走著，江業已回到客棧，在客棧外，他驚訝地發現客店裡正如他和梵柯等人第一次進來

時，樸素而整齊。只是桌上狼藉的杯盤已收拾乾淨，一桌客人也沒有。

那店東見江進來，由於江的裝束奇異，他是記得江的：「客倌，您出去過啦？」店東畢恭畢敬若一個小時前。

一個小時的變化何以竟如此之大？江感慨著人世唏噓，一面向店東頷首，兀自擔心著絲慕何以竟在這客店裡不見人影：「掌櫃，敢問適才還在貴店中的姑娘何在？」江頗滿意自己的口氣已符合時代，卻又因甘武張三人鼻酸。

「那位姑娘不是在您房中小憩嚒？敢情姑娘進房時客倌您已外出避嫌了？」店東猜著自己怎地未見江外出。

「在下謝過。」江一拱手，逕自走上樓梯。他又記起梵柯的話：「真由幻衍，幻乃真生。」走在吱嘎作響的木梯上，江一面猜著這世界的真幻，一面想見了絲慕該怎麼辦。

江在方才待的客房門口略作狐疑已推門進去，店東的聲音卻在他背後響起：「客倌夫婦有需要儘管吩咐小的。」

聞言江回頭看了看店東，想著何以造成誤解——：「是了，」江暗自忖道：「昔時民風純樸，必然是自己的舉動不夠保守。」但爲確定絲慕的安危，他也不推拖，例有喜孜孜而緊張的感覺——該是甘寧之魂出現在思緒中吧？

向店東道過謝，江以顫抖的手推開房門，卻見絲慕側身躺在地上蜷縮著，淚痕梨花帶雨地流了滿臉，睡夢中還不知是爲梵柯抑或甘寧還是自己淌著淚水。

江帶上房門，愛憐之心陡地升起心頭。他走近絲慕身旁，將血劍置於桌上，抬頭看看未破的屋頂，將絲慕抱起放在木板床上，卻聽得門被輕扣，店東壓低而恭敬的聲音自門外傳來：「客倌，您妻子的劍遺留在樓下，我替您送上來了。」靜夜中，這聲音仍不算小，絲慕倒兀自睡在噩夢中。

江輕步走到門邊開門，接著店東遞給他的瑞雪劍，暗道這店東爲人真真不錯。道謝之後他又輕闔上門。他把瑞雪劍置於桌上，瑞雪劍與江的血劍看來極不調合。

江爲絲慕蓋上被子，看了看錶。還有五十小時以上的時間。江的疲倦確實地提醒他先休息，但他還是盯了絲慕熟睡的臉孔有好一會兒才在地上以手墊著頭睡了。

安詳的靜夜持續了有幾個小時，絲慕身子一翻，在睡夢中驚醒過來——驚醒她的，是江睡夢中的嘶喊：「爲什麼？爲什麼我得剖開絲慕的身體才能回去?!」

絲慕整個人一怔，她推敲著這句話。

首先，十二個魔頭可能已經全死了。而江勢必也見過梵柯，他才知道怎麼回去。老天，師父所言，江回去的關鍵在自己身上，竟真是在她身上，這怎麼可能？江之所以在房中，想

來師父已在決戰中身亡了。天，怎麼會這樣？絲慕的心絞痛著，她正猜疑著該不該讓江回去。她真希望師父沒有死，或許多少能爲她指點迷津。

在衆多殘酷的事實中，唯一令她欣慰的是江不是不愛她——等等，她明明記得這房間門窗盡失……罷了。她想起師父常說的：真由幻衍，幻乃真生。——江將她抱到床上，這豈非表示他有情？更何況江沒有還自切開她……江只是恨……恨他必須殺她才能回去……這自然是江想回去，他愛他那受難的女人必然超過自己！

可是，江睡在房裡又抱了自己——要知那時代男女觀念嚴謹，這行爲不是有情是什麼？絲慕那知江的時代是不重這的？

絲慕本是感情中人，何況自己時下又倦又累，惱人的問題在無依無靠之際特別令人悶悶不樂。她抹去眼裡的淚水，已決定怎麼做了。她拉著被子蓋在熟睡的江身上，自己則躺在江身邊，將頭伏在江的胸膛上，也爲自己蓋好被子，她將身軀緊緊靠著江，溫暖油然而生，她極有安全感地以雙臂環著江的頸子睡了——她甚至願意就此一覺不醒！

看來，絲慕的決定中是包括以身許江的。

* * *

破曉之際，江醒在滿室陽光裡，昨夜的陰雨已過，懷裡的楚映幾乎令他不敢相信地以爲過去三十小時全是夢境——然他隨即發現木桌木牀與茅泥屋頂依然——他懷中的女人竟是絲慕！

苦笑，江只能以苦笑面對自己。另外一方面，他覺得心跳加快，臉竟漲得通紅；再另一方面，他渴望擁有絲慕——江極力遏止甘、武二人的思緒再現，但他辦不到——他竟覺得自己此刻愛絲慕的成分超越了對楚映的愛！

天哪，江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動作——他輕柔地扶著絲慕的肩頭，令她鬆開環著自己頸子的雙手躺定，然後他俯身親吻絲慕那鮮紅欲滴的櫻唇！令江感覺更要命的，是絲慕竟在此際張開她靈活的大眼睛注視著他！

出乎江意料之外地，絲慕一點也沒有抗拒的意思，任由他將舌伸進她的嘴裡，舌尖與江輕觸之際，絲慕業已復又閉上雙眼，深深地吸了口氣再緩緩吐出。

江正懷疑自己怎會對絲慕的呼吸有所感覺，一留心竟是自己的手已在她胸口身側感受著絲慕軀體的存在！

師父說過江會愛自己的，絲慕伸手抱著江，但……

江的手熟練地解開絲慕的衣衫，然後他的手探進絲慕鮮紅的肚兜內，一陣溫熱傳來——

不只武滅是男人；甘寧是，江也是——或許該加個張凡罷——反正，這四個男人的心緒已取得認同。江迅即脫去大衣與襯衣，繼之是爲絲慕除去身上的束縛。是的，絲慕那樣美，豈容任何男人抗拒？她羞紅的臉透著生澀，江覺得這恍若他和楚映的第一次——他瘋狂地吻舐楚映，不，是絲慕全身的每一吋肌膚；她首次感到異性親近的快感地手指深陷入江的肌肉裡，口中輕吟著，眉頭有些皺，牙齒緊咬著下唇，急喘不休。

繼而江真正進入了絲慕的身體，他盡可能地溫柔卻禁不住亢奮地略顯得粗暴地捏弄她的胸脯且劇烈動著——絲慕感到一陣劇痛襲擊她的神經、她緊咬嘴唇，咬得泛白破裂滲出一點血來强忍著沒有呼喊出聲，她知道江這麼做是愛她……可是……痛苦那樣巨大……她願意承受！

快感慢慢傳入絲慕的腦中，餘痛自她雙腿間延續，她感到江在她體內進出而滿足，她呼叫江的名字，雖然血液流淌在地上染上她腿部肌膚——許久許久，她感到溫熱的液體在她體內蔓延開，江有些累地全身是汗躺在她身邊輕吻著她的面頰：「我會留下來，」江頓了頓，有言不由衷的感覺：「好好照顧妳的。」他在心中略歎，他是想救楚映，但事情已演變至此騎虎難下的地步，江能如何？

「江，我……好想永遠不離開你……」絲慕心上一酸，兩行淚已流下，她把頭埋進江懷

裏，又匆匆坐起如江撫她的臉地輕撫江的臉，繼之如江吻她地吻江——但她留意到江話中的言不由衷，猛然站起取過木桌上的瑞雪劍，足下輕彈便已站立在門邊，拔劍出鞘，瑞雪劍華光四射：「但是，」絲慕語音哽咽，淚痕滿佈：「你必須去救你珍愛的人。」

一時心亂如麻的江手往地上一撐，連話都沒心多說，他一站定便飛身前往奪絲慕手中之劍——但江怎料絲慕實在使劍上的造詣幾乎已不下甘寧太多，她那樣堅決地，在江的手還尚未碰觸到她之前，她已然將劍尖送入胸膛——多痛的感覺……不……一想到爲江所受，什麼都不重要——她使勁將劍下拉，血液內臟頓時爆湧而出：「我……還是……去陪師父……和師哥了……」

想那瑞雪劍削金斷玉，絲慕光滑柔軟的嬌軀怎堪承受？她含笑含淚地倒地，此際江方巧抱住她的身體，血花與內臟流了江一身，任江神勇蓋世，卻也流下情淚！

絲慕臨死，手勉力抬起再撫江的臉孔：「吻我……」她含笑闔眼，面部甚是安詳，手卻已無力地垂下——江臨此巨變，倒寧願永遠留在這裡，他內心激動地不顧血污內臟地抱住絲慕的殘軀擁吻著她……

不多時，江放下絲慕的屍身，茫然起身凝立地冥想著時空的事件。然後，江對這異域時空做最後的巡禮——茅泥屋頂，木桌，絲慕的臉孔……他原是想乾脆不回去，找個地方爲絲

慕立個孤墳，並要找到甘寧的屍身與之合葬，然後守著這座墳以終其生的，但這回他一閉眼就見到典韋身邊那四個忍者輪姦他的楚映，甚至比賽在楚映相同面積的皮膚上誰能用武士刀切割較多道，以再與楚映交合爲注……

再加上他根本對這時代一無所知，與絲慕爲他殉身的深情難以辜負，他決定回去找典韋好好算上一帳！基本上，即是武滅、梵柯、甘寧、張凡滅魔喪生在所難免，但若他不來，絲慕卻未必不能活下去。而他之所以會來則全是典韋所致。他必須回去找典韋復仇——再怎麼說，絲慕的死全是典韋間接造成的。要知此際江身上的魂魄盡是英魂冤死，復仇一念一生，百般呼應。

於是，江隨即用絲慕的衣衫擦拭自己身上的血漬，盡可能令自己看來不是很突兀——此番回去不知又是何境地，若是正在鬧區，一身血腥如何得了？

然後，江穿上衣服，將大衣披蓋在絲慕的身上。起先，他有些懷疑這是否真是他回去的徑路地猶豫了一下。但在他最後吻了絲慕慘白泛灰的唇之後，他一腳要踏下絲慕切開的身子，方才想起劍忘了帶，便連同瑞雪劍一併擦拭入鞘——他要用瑞雪劍斬殺典韋！

當他深吸了口氣，當他的腳踏上絲慕的胸口的血泊中，他開始旋轉，轉進黑暗的深淵，仍是以血劍的紅光爲光源唯一。眼中固仍是黑暗延展一片，但江確知自己即將回到二十世

紀，倒是救楚映已成爲第二目的：「典韋，」江在心中暗暗自許：「你等著，江若水要送你下地獄！」

PART D 決戰前後

這回，江自不是落在陌生的山巔。他仍是落地無塵地降落在一幢大廈的屋頂——是的，當他張開雙眼，他確知他已經回來了，他回到二十世紀，他所生活的都市裡。

江將兩柄劍給右手拿了，在他熟悉的環境中，他很快地找到大廈的防火梯飛快地下樓——偶爾猛一抬頭，某家徹夜營業的酒吧在這六點多鐘的清晨仍未關去鮮紅的霓虹店招。這看在江眼中，直像一塊鮮紅的烙鐵正推向楚映的肌膚。

一刻也不多勾留地，江找了個地方用過早餐，他很慶幸未在時空掉了皮夾地叫了部計程車直奔往典韋的古堡。

「我認得你，」司機在江上車後便喋喋不休：「你是在典韋爵士辦的擊劍名人賽裡得冠軍的江若水！」

「是啊，」江雖漫不經心，卻是心情真正輕鬆——雖只三、四十小時，他卻深感不必像

在以前一樣講話講得那麼累，他隨口搭著：「我去找他切磋劍技。」

「你們兩位鬥劍真是太精采了。」司機急轉彎，清晨的街道車如許之少，他暢行無阻猛加油門。

慨嘆古今唏噓的江沒心情去理會那司機，他一面對楚映的安危絲絲牽念，一面又對絲慕用情之執著心折——這些，全得靠衆古時的朋友與他一道同典韋算。

之後司機也似因不便打擾江的沈思專注地猛開車，不多時已將車開至郊區，進了到典韋的古堡必經的林道。江看著綠意蓊鬱的林內，似乎又念及前些時候的際遇——他正因而想起典韋的法術與梵柯死前告訴他的話：「真由幻衍，幻乃真生。」江牢記並希冀自己毋墮入虛境中。

計程車在古堡前停下，江付錢下車：「不用找了。」

「很氣派的古堡，」計程車司機關上車門之際眼睛仍盯著那幢城堡：「可不是？」

計程車開走之後，江再度面臨孤獨，他閉眼先定心神，以求先平復腦中怒焰及心焦如焚——救楚映之心仍那樣深切，這說明他對絲慕之情遠不及愛楚映。由於幾十個鐘頭未刮鬍子，江的鬍鬚滿下巴。他伸手摸了摸，扎手的感覺令他再張雙眼：他首先留心到自己的座車「SCORPIO」就在離自己不到百步的距離，然後他起步走向古堡，凝立在約莫是他當日看到楚映遭典韋之綁綑與調弄之處。

欲救楚映之心依然，但江已不再焦慮。他丟棄了瑞雪劍的劍鞘，卻猛地見到楚映被高吊在前天吊著的地方。她身上那樣真切——噢，她仍沒有穿上任何衣物——昏迷誠屬必然，你看她那皮膚上鞭笞傷痕處處皮開肉綻，乾凝或未乾的血液流淌了一身；她頭低垂著，面頰略有浮腫；身上間雜了一些刀傷，其中腿上的四個部分的肉被切個糜爛——最令江心痛難以自己的是她完美的腿上的膝蓋骨已行遭剜去，兩條腿血淋淋地；她胸口的炮烙痕跡那樣明晰地顯示焦爛的程度；綁著她雙手的鐵鍊深深嵌入她手腕的皮肉裡，也不知吊綁她多久了，腕上的淤傷歷歷在目——江真的無法想像，他所擁有的楚映竟成了這副半人半鬼的樣子，老天……她究竟承受了多少痛苦？霎時，江寧願吊在那裡的是自己，他願意爲楚映承受一切的苦痛！

「真由幻衍，幻乃真生。」蒼老的聲音作空谷迴蕩之勢飄入江身中，江隨即想到這極可能又是典韋用以打擊自己的手段地力求心神平息——待江再一抬頭，方才的楚映業已全然消失——江自信地略作淺笑，走到城堡門口。

江先行將瑞雪劍置於地上，運起武滅無堅不摧的爆血指內勁，左掌手指平行插進厚重的木門——他竟將古堡的門插破一個洞，木屑紛飛——江連續重複數次這動作，以摧枯拉朽之

勢，在門上破出一個足夠自己通過的大洞！

江拾起瑞雪劍，大踏步走進城堡——這是他第一次走進這裡，一踏入城堡，他還沒有時間打量哪，一蓬白煙在他眼前一冒：「甲賀派忍者伊達博文恭候多時。」如果不是到過日本比劍，江可能聽不懂這句由純正日語發音的話。但他時下沒心思量這些，那伊達博文村正刀一閃即出，出刀快準且狠辣地欲將江給攔腰斬殺——此際但聞一聲暴喝，赫然是另一位忍者射出勁道至强的飛鏢數枚攻向江之咽喉及要穴：「甲賀武田滄浪！」他藉飛鏢護身，飛身自左側揮刀直劈江！

冷笑浮在江的嘴角；他以爆血指內力貫通血劍；左手持瑞雪劍施展出甘寧的殺招「瀛陽瑞雪斷絶情絲逆反手式」——只見空中一陣金鐵交鳴，左首的武田滄浪在江快絕的劍法與瑞雪劍吹髮即斷的銳利斬殺下瞬間已連人帶飛鏢帶武士刀被切成一塊塊大小約莫相等的肉塊，血噴了江一身，灑落滿地是肉塊、鐵片與內臟碎片——江同時出手，攻向右側的伊達博文，他也好不到那裡去——血劍刺穿他持劍的雙手，隨即拔出刺向他的頭部——江出劍自然不會落空，但此際中則中矣，卻未刺穿伊達的頭部，只留下七個指印般的深黑淤傷在伊達的頭部大穴！

江收劍站立在武田的血泊中，他冷笑的表情依舊。此際伊達的武士刀才落在地上。那身

著一身黑色忍道裝束的伊達，撫著一點感覺也沒有的面部淤傷，手心的痛楚傳來，他訝然注視武田散了一地的屍骨：「這是什麼功夫？」

默然的江沒有回答他，兩劍一併交給右手，左手伸出三根指頭，緩緩彎下一根……兩根——在他左手成爲握拳的那一刻，伊達博文的訝然是他最後的表情——他頭部如同蜥蜴毒女與蜘蛛毒女般地驀然爆開，頭的破片到處亂噴——伊達博文的死非常安靜，只有血自頭部斷口的身軀上猛爆出落地的聲音與頭部破片落地的聲音；最後則是他砰然一聲倒地的巨響，兀自迴盪在城堡大廳內！

江這時才有機會打量這大廳，挺金碧燦爛的裝潢。由此江得知典韋爵士生活的奢華。他一面打量著一個大吊燈上的玻璃飾物和廳內羅列的中古武士盔甲，一面已注意到廳內有三個選擇行進——一是通往城堡更深處的甬道；二是通往樓上房間的螺旋階梯；三是同一螺旋梯，但通往地下室——江的想法是，與其走得更深而不知所往，他寧願往地下室，何況上樓進房會令他想起與絲慕的回憶。於是，江亦步亦趨，小心翼翼地走向迴旋梯，循梯而下，下面是一片漆黑，但江毫不怯步——他希望楚映就被囚在地下室。

* * *

下樓以後，江即處身在一片黑暗中。他覺得自己恍若處身在兩個時空的臨界處般——黑暗。

在江狐疑著自己是否該上樓去試試別的選擇，斗室中大綻光明，江因光線刺眼，閉上自己的眼睛。他的敏銳感覺告訴他殺氣逼近，匆忙出手中他右手的兩柄劍之一的血劍掉落在地上，瑞雪劍成爲他目下手持的武器唯一，他揮劍即是一陣猛刺，將那襲向自己的人影刺透了難計的孔洞，他感到熱腥的血迎面噴來，那人卻已落地身亡！

「了不起，江若水確實未負世界第一的盛名。」典韋老奸巨滑的聲音傳入腦際時，江的瞳孔已適應滿室光芒，並循聲看到穿戴護具完全的典韋，他拿著護頭盔，身後依然站著四名忍者的最後一個，那忍者正欲拔刀相向，典韋阻止他：「不要枉送性命。我來對付他。」

「楚映呢？」江冷笑，他這才見到方才襲擊他而遭身上被刺透百餘個洞的第三個忍者臥倒在地：「你說要放了她的。」

「先過我這關。」典韋指著身後的忍者：「他會帶你去找楚映，如果我輸了的話。」不知怎地，江覺得他與梵柯長得有些像：「咱們先做君子協定——你不用那些奇門殺招，我不對你施法術，就像擊劍台上一般。」典韋指著地上一套防具：「先穿上吧。」

「你配提君子二字嚒？」江連搭理典韋的話也不想說，他知道典韋必是想藉此再尋機暗

算自己，他知道自己目前的破壞力，連電怪之輩亦無法傷他，何況是典韋？更令江起殺意的是自首至尾，自頭至尾盡是典韋在玩花招——足下蜻蜓點水輕功已施展，右手揮瑞雪劍使甘寧之殺招，左手是武滅爆血指，趁典韋因江之性格轉變得過分全然之際，他已襲至典韋面前，瑞雪劍行刺的攻擊——典韋怎會來得及閃躲？他甚至根本料不到江會這麼做——瑞雪劍刺得典韋血液噴濺如泉，卻道是江左手之爆血指深深插入典韋的面孔裡，他食指中指刺出了典韋的眼球突爆彈跳，連血液一塊噴了出來，自眼洞扣住；小指刺穿他咽喉扣住下頜骨；拇指和無名指則分別插穿了左右顴骨部位；手指越扣越緊，猛力向後一扯，扯得典韋慘叫之餘一大塊臉部連皮帶骨在江手中！

典韋嚎叫著，雙手捧臉，他全身被瑞雪劍以直刺與自頭頂兩種刺法刺遍肉體，鮮血狂爆，那潔白的擊劍服亦爲血所染紅——他倒退好些步，頸部以上由於面部被江抓掉，大腦隱隱可見，看來狀甚可怖！

江左手握著血淋淋的典韋的臉與骨骼，由於想到楚映，心焦及憤恨同時孳生在他心頭，他將手指一緊，典韋的半個臉與部分頭骨便爲他所捏碎，粉碎！

正待再行進攻一回的江乃因典韋依然不死。他手中的瑞雪劍正欲再行將典韋卸成肉塊哪，然他卻見典韋的本形——典韋全身衣物及外層皮漸漸剝落，全身筋脈以及黑紅色的血管

盡皆坦露在外，肌理寸寸可循——典韋的身子頓時在他仰天巨吼的同時膨脹了五、六倍，但劍孔亦隨之擴大，血液的分量亦因而增多，頭部的形貌並未改變，巨吼如同慘叫地震天裂地，甚至古堡的地下室因不堪其震而坍落下一些石塊砂塵。江一記清嘯，瑞雪劍運足十成功力斬將上去——你看江拔地而起，身形忽左忽右，瑞雪劍影滿室盡是，這招是毀天滅地的瀛陽瑞雪一派的極致，誓要將滿室的一切生物斬除成細塊——滿天腥風血雨……劍勢罷了，典韋的慘嚎不再，就連那最後一名忍者也連人帶劍遭江斬成肉塊的同時，典韋全身上下幾乎已成了一堆數千數萬個肉塊疊成的人，只是還沒有坍下崩壞！

靜，只有血流滴淌至地上的聲音。

江佇立，丟棄手中的瑞雪劍——誠然，他已不負心中對絲慕的承諾了——典韋巨大的屍體在坍下……一塊……兩塊……三塊……四塊……最後，在那些肉塊紛紛掉落時，終致整堆肉塊跌散一地之際，典韋的聲音有如施展定魂大法的梵柯，也留下狂笑和一句話，靈魂肉身才全部宣告寂滅：「楚映還給你，倒未必是活的！哈……」

笑聲在地下室造成空洞的迴音，但這回滿地血污卻已不若風雷雨電在他曾暫留的時空經斬殺即消失，血腥仍存，直到典韋的狂笑聽不見了，血液和肉塊仍未消除。

典韋最後一句話在江心頭留下不可抹去的陰影——楚映怎麼了？他是勢必要翻遍整個古

堡找到楚映的。就是楚映死了他也要找回她的屍體才能平復心的焦慮與一絲希望。

於是江拾了血劍，復又上了迴旋梯上樓。

* * *

古堡的大廳中，渾身血腥的江就站立在那裡，看著伊達博文和武田滄浪的屍首血污腦漿一地，心中有些懷疑：究竟這橫亙古今的血腥屠戮爲何而始？怎地結束亦無想像中困難？

想著，最後江的思緒又到了楚映身上，怎麼辦？該到那裡去找楚映呢？古堡這麼大……等等，他隱約聽見柴可夫斯基的天鵝湖的悠揚笙歌盪在廳裡……這……莫不是楚映最愛的一支曲子？難道楚映真死了？這是她的魂？

無人的古堡中由於音源使得陰森之氣更甚。

江不明所以，只道亦有可能是那典韋人死尚作怪。心愛的血劍在手，人聽聞那琴聲悠悠，初步判斷江以爲是來自古堡樓上的某個房間裡。當他踏上那螺旋樓梯時，心中不知什麼使然，硬生生想起絲慕對他用情之深來——然絲慕自戕原是爲了令他順利救出楚映。

天鵝湖的歌聲引導他到了樓上，聲源清晰了不少，他迅即來到傳出聲音的門，手心抖顫如昨日推門進絲慕暈厥的房內——一時江幾乎設想到千萬種開門後的可能性，才慎重地旋開

門鈕——才一開門，江就因驚訝而楞在那裡！

並不是由於江見到他的楚映如何被慘絶人寰地對待，而……而是楚映活生生地，且全身上下絲毫無損，更沒有鐵鍊繩索一類的物事束縛著她……她在空曠無任何擺設的房內翩然起舞——不是江不願看到這樣的結局，而是他方才所做的成千上萬種設想中絕沒有如此樂觀的一種，時下江的訝然純粹是驚喜使然！

江滿心歡喜，看著他一生至愛的人淺笑盈盈跳著古典芭蕾——一面他想著梵柯的話：「真由幻衍，幻乃真生！」——楚映的舞姿是絕對沒話說的，她的笑意也正如城堡外透進的陽光般地燦然而富朝氣。她的起舞十分之認真，忽而身形倏轉，忽而伸展嬌軀，上肢輕柔擺動之餘，似是根本未曾留意到江推門進來，站在一旁痴看她的舞。

多美的情境呵——江就愛楚映這樣旁若無人地舞蹈。她告訴過江，在她舞蹈時只有自己是存在的。有人說忘我境界是了不起的，但江卻以爲不論習劍舞蹈，都必須心中只存自己，否則勢將無上乘收穫——江看著楚映的身形變幻，他知道這是最美的人類軀體了，而江不只尋回了她，並且行將再度擁抱她……江幾乎懷疑起這是否爲真了——然只是片刻的不經意，江又信步移近楚映。是的，那是楚映無疑，除了她，沒有人能將芭蕾舞詮釋得這樣完美。

「映，」江稱著對楚映向來的暱稱，心神爲之一蕩，他激動得連手中的血劍都掉落在地

上了，他伸出雙手要擁抱楚映入懷，楚映見到江，反應亦十分熱烈。她暫停舞蹈，張臂跑步欲投入江的懷中，卻不慎滑跤了。

光滑的櫸木地板令楚映這一跤滑出了一段不短的距離到了血劍旁：「妳不要緊吧？」江心中又一緊張，但幸而楚映立即起身，並爲他拾起血劍。

楚映就站在那兒。是，江以爲今世再無所求了，她最心愛的人手中拿著他最心愛的劍，等待他的擁抱——確實，一等江真正地擁住她，他便再也不願離開她片刻了！

此際江一腦綺夢之餘，向楚映走近，他那樣專注地看著楚映的臉，比他面對任何敵人還要專注——然而，那樣的攻擊他怎麼也無法閃躲得開——楚映忽地舉起血劍，扎向江的胸膛去——血劍的鋒利並不因爲刺中江而有所改變，江的胸口與命途可想見在血劍扎入後的下場！

「死吧，典韋！」楚映開口說出自江進這裡的一句話，劍尖已抵上了江的心口，江眼見血紅的劍身，他知道自己太專注於楚映的臉以致於閃躲不去這極外行的一劍。

只是，江不明白楚映爲什麼會這麼做——如果他留心楚映的話，他可以聯想到的——典韋的法術施於楚映身上，要她看著江等於見著典韋——典韋知道自己勝不了江，早準備還楚映給江，借刀殺人……所以典韋會正大光明與江決戰，他知道江幾乎已無人可傷——但是，

對於江而言，楚映是唯一令他毫無防禦的人！

眼見血劍即要一劍穿心，但江還是不明白，爲什麼他必須死在心愛的女人與心愛的劍手裡。

生命的開始並非晦暗。

然死亡必是晦暗生命的終點。

俠血傳奇

· 陳曉林

陳曉林，一九四九年生，美國哈佛大學碩士。曾任教於台灣大學、師範大學、東海大學，現任《民生報》總主筆。著有散文集《浪莽少年行》（1976年銀河版）、《輕生一劍知》（領導版）、《雨絲風片》（1977年慧龍版）、《青青子矜》（1979年時報版）等書。

本文首刊於《人間副刊》〈中國當代武俠小說大展〉（1977・7）。

海風吹在竹林中，刷刷地響個不停。天邊一塊烏雲浮游過來，漸漸籠住了緩緩下墜的落日。竹林中一時間變得陰霾霾的。

「噹！」的一聲金鐵交鳴，兩支長劍膠接在一起，人影穿梭而過，倏忽間互易了位置，「嗒！嗒！嗒！」一連串脆響聲中，兩人手中的劍又各自遞出了七招。

昏暗的夕陽殘暉偶爾透過斑駁的竹影，照在交手兩人的身上，但見一位神情威猛的虬髯大漢，臉色凝重，左手捏個劍訣，右手長劍斜指對手的眉宇，足上不斷遊走，乍看似雜亂無章，仔細看去，恰是倒踩七星，隱指北斗。在他對面，是個身材頎長的中年人，一襲藍布長衫，已洗得有點發白，此刻他正舉劍平胸，肅立不動，雙目炯炯，凝視那虬髯大漢。

驀地裏，虬髯大漢疾退數步，靠到一排竹樹旁邊，揚眉豎目，「喝！」地一聲吐氣開腔，也未見如何作勢便已舉劍過頂，疾飛而上，人已到了竹樹頂端，凌空一個翻身，如一隻大鳶般橫掠下來。

霎時間劍氣縱橫，寒光大作，籠罩了竹林間那方圓十丈的空地，劍氣破空聲中，竹葉簌

簌落下，飛舞在兩人的四周。

那穿藍衫的中年人單肩一沉，一劍斜削而上。劍尖抖動之間，恍惚已化爲一片劍幕，護住了身側左近。

但那虬髯大漢身法怪異無比，但見他頭下脚上，陡然連翻了兩個觔斗，長劍吞吐如蛇，盪開了那片劍幕，同時轉身之間，左手一點白光，忽然自脅下穿出，直向藍衫中年胸前空門刺來。原來他旋體發劍的當兒，左手已拔出了一把奇形匕首，乘對手全神貫注於他右手的長劍時，竟然自絕無可能出手的部位，刺出了必殺的一匕。

說時遲，那時快，藍衫中年雙目盡赤，頭髮根根衝冠而起，左袖飛快向外一掄，人已借勢往後速退七步。

「嘶」的一聲，他左袖已然被刺破大半，那柄匕首盤旋而過，嗚嗚飛向林中，虬髯大漢正落在他對面，兩人面面相覷。

虬髯大漢忽然將手中長劍往地上一擲，哈哈大笑：

「陸賢弟！真有你的，連這招飛星貫日都奈何不了你，我王某人今日可服了你！」

那藍衫中年人亦將長劍拋下，拱拱手，謙遜地道：

「王大哥，若不是你手下留情，小弟此刻哪有命在？饒是如此，我這個袖子可仍是破了

一大截呢！」說著指了指左手的破袖。

虬髯大漢又呵呵一笑，道：「我上襟還不是被你一劍劃破了！彼此彼此，都莫提了。」

原來他擲出匕首的同時，也被藍衫中年乘隙掠中一劍，雖未真個受傷，却也只是一線之差了。

藍衫中年哂然一笑，道：「那是大哥有意相讓。」

虬髯大漢面色一整，正容道：

「不然。自從九年前塞北飛騎，匆匆一會，你我每年較技，賢弟你都是進境神速，叫我好生相敬。」

藍衫中年長嘆一聲，道：「小弟雖亦用功不輟，可又何嘗能在你老哥哥手下討了便宜呢？」

虬髯漢子哈哈大笑，一把挽住了藍衫中年的肩頭，直向竹林中走去。却見竹林中早已置有酒菜，兩人席地而坐，登時開懷暢飲起來。

原來那虬髯漢子人稱「無影神龍」王魯，乃是閩浙一帶的大豪，藍衫中年名喚陸烈，却是一個行踪不定、來歷不明的游俠，兩人自從九年前在居庸關外飛騎較劍之後，彼此欽服，相約每年煮酒論劍，互試進境，也是一番惺惺相惜的意思。到得第六年上，兩人不打不相

識，已然結爲異姓兄弟。

兩人喝了一會兒酒，王魯忽然說道：

「陸賢弟，你年歲也老大不小的了，一直浪蕩江湖，終究不是長久之計，何不尋個地方安頓下來？你這一身絕藝，放眼天下，也找不出幾個對手來，任它埋沒於風塵鞍馬之際，豈不是太可惜了？」

陸烈微嘆一聲，道：

「一事無成，兩鬢已斑，報國有心，請纓無路，我看似我這樣子，也只合少年子弟江湖老了！」

王魯神色一動，正待開口，忽又止住了，兩人皆長身而起，側耳傾聽。

這時天色已黑，只聽一片沙沙之聲，似有不少人向這竹林中走來。

陸烈倏然騰身作勢，躍入兩人交手的空地，一手抓起了自己的長劍，同時足尖勾處，把另一柄劍挑了起來，直向王魯飛去，口中低呼道：「倭寇！」王魯隨後縱到，一手接住了飛來的長劍。

只這一瞬間，十幾條影子已將林中空地團團圍住。

陸烈與王魯對望一眼，並肩凝立如山。

一名頭束長帶，身著敞袍，手持狹長倭刀的武士越衆而出，倭刀斜指兩人，大模大樣喝問道：

「你兩人，可曾看見一個著黃色衣服的花姑娘進林中來？」語音嘶啞怪異，顯見不是中土人士。

王魯隨手一指，道：

「看見了，就在那裏！」趁那漢子目光一轉，手中長劍已一式「毒蛇出洞」向那武士疾刺過去。

陸烈更不打話，縱身一掠，劍隨身走，一式「橫掃千軍」，直向外圍十餘名漢子攻去。但見人人倭刀高舉，長髮飛舞，果是一羣悍惡的倭寇。

其時正當明朝嘉靖年間，倭患大作，劫掠燒殺，無惡不作，沿海一帶頗受其擾，閩浙百姓恨之切骨。陸烈身手何等了得，長劍指處，當者披靡，霎時間已有數人傷在他的手下，他側首一瞥，只見王魯已與爲首那名倭人武士鬥了個難解難分，那武士倭刀縱橫，穿林掃葉，倒也氣勢凜凜，王魯一時竟戰他不下。

當下陸烈一劍逼住了餘下約十名倭寇，指東打西，掌劈鋒刺，頃刻間又傷了三名倭寇。那羣漢子猛惡非常，雖見同夥一一倒下，仍是咬牙苦鬥，絕不退縮。陸烈打得興起，長嘯一

聲，驟然間長劍脫手而出，閃電般連穿兩名倭寇，將他們直釘到一株大竹樹上，倭人慘叫聲中，陸烈已一縱而至，左拳擊倒了另一名來襲的漢子，右手一探，已握住了長劍。

正待一拔而出，忽覺腦後風生，一把長刀鬼魅般斜掠而下，其勢之速，無與倫比，陸烈再無思索餘地，一個大仰身，棄劍閃避。那長刀走勢未盡，突又自下向上盤空砸至，陸烈仰身之際，腰間舊力已盡，新力未生，這一刀無論如何，再難避過，情勢危殆已極。

原來那倭人武士眼見陸烈如秋風掃落葉般斬殺手下諸人，心中大急，呼呼幾刀，逼開王魯，捨命向陸烈迎頭砍來。王魯欲待追上，却是站的位置稍遠，其間又有幾名倭人持刀擋住，眼見陸烈遇險，已是救援不及。

忽聽一聲嬌叱，半空中黃色纖影一閃，已有一人疾躍而下，擋住了倭人武士勢若雷霆的一擊。惟是那長刀過於怪異，來人手中一柄短劍竟把持不住，被震飛離手，「嘎」的一聲，腕間已被刀風餘勁掃中，登時鮮血直冒。

陸烈早趁機拔出了自己的長劍，手起三招「起鳳騰蛟」、「迎風破浪」、「天羅地網」，一片劍光，圈住了那條黃衣人影，擋開倭人武士的長刀，凝目看去，但見一位面色白晰楚楚動人的少女，手撫腕間傷處，嬌喘不已。

陸烈心下感激，一橫身站在少女之前，手中長劍惡狠狠向那倭人武士掃去。那武士見勢

不妙，長刀虛迎兩招，拔腿便跑。陸烈關心少女傷勢，一時顧不得追趕。

這時王魯已將餘衆收拾了當，林中橫七豎八，倭寇的屍身躺了一地。王魯作勢要追，忽見地下有一倭人身軀一動，忙一劍劈去，刺中了那人的心臟，那人一陣抽搐，再也動彈不得，可是眼見那倭人首領逃出，却是攔截不及了。

驟聽前方一聲悽厲的慘呼，那武士往後倒退三步，一跤跌在林邊，胸前裂了一大道血口，眼看已是死多活少了。

林外暗影處，走進一位長袍白髮的老者來。

陸烈正在爲那少女包紮傷口，觸手處一片滑膩，但見那少女皓腕賽雪，粉臂如玉，陸烈心中一怔，抬頭望去，那少女羞紅了臉，微微掙動了一下。

王魯已向那老者互相施禮，那老者道：

「瑛兒，傷得怎樣？」少女回答道：

「爹，還好，沒什麼要緊。」那老者道：

「妳去林子邊守著，不可讓人進來。」少女應聲拾起短劍，向陸烈福了一福，緩緩走到林外。這時夜黑如墨，可是陸烈但覺她雙眸迴處，亮若明星，一霎時自己孑然一身，飄蕩江

湖的種種孤寂悲涼之感，沒來由的襲上了心頭。

老者聽得女兒已然走遠，清了清喉嚨，道：

「今日得見二位壯士大展神威，令人好不欽佩。老朽公孫一志，平生最愛結納慷慨豪俠之士，未知二位肯否不棄下交，與老朽暢談一二？」陸烈忙長揖道：

「老英雄說那裡話來？小可賤命，尚是令嫒所救，感激猶恐不及，老英雄但有吩咐，小可無不遵命！」

王魯亦抱拳施禮道：

「老英雄爲我等誅却倭寇渠首，不使漏網，我等俱是感佩無已，請移駕共飲一杯。」

當下三人回到置酒菜處，重行敍話。酒過三巡，老者公孫一志忽然納頭便拜，恭恭敬敬向王、陸二人磕下頭去。兩人大驚，忙跪下回禮。公孫一志長歎一聲，說出一番話來。

原來那公孫一志本來是總兵官俞大猷將軍麾下的一名衞士長，其時倭寇佔據平海、興化一帶，奄有兵衆兩萬人，官軍屢戰不勝，俞大猷又奉朝旨嚴令，要速戰速決，不得稽延。俞大猷遂命公孫一志僞裝投効倭寇，伺機竊取敵情，公孫一志武功本高，一年來復爲倭寇出力不少，已是頗獲信任。最近幾次暗中將倭寇動態，秘密傳抵俞大猷處，已使倭寇受創不輕。但近日倭寇首腦赤霞右衞門似已略有察覺，七天前有一次軍略議定後臨時更動，竟使已獲公

孫一志指引的明兵頗受折損，今日緝捕黃衫少女公孫瑛，更可見事情已將敗露。同時赤霞已有計畫，準備遣浪人武士，一舉襲殺俞大猷。

「老朽身受俞將軍厚恩，自當粉身碎骨，誓死報効，如今朝中奸臣，已藉口俞將軍剿倭不力，揚言要撤職查辦，而倭寇無惡不作，狡詐多端，俞將軍一去，樑摧棟折，則倭寇必成國家心腹大患，今日見二位格殺倭寇，勇略過人，不禁深喜俞將軍大事可成，是以斗膽請求二位，仗義相助。二位皆是當今豪俠之士，爲國爲民，俠之大者，老朽是爲天下蒼生請命了——」

王魯捋鬚大笑，道：

「老英雄說那裡話來？我等皆是大明子民，自當爲國盡力，水裡水裡去，火裡火裡行。」

公孫一志凝視王魯良久，緩緩搖頭道：

「可惜王壯士在閩浙一帶，聲名太響，倭寇恐怕不易相信壯士會去投効他們。老朽倒是另有計較。」目光轉注於陸烈，陸烈一直默不作聲，半晌方沉聲道：

「但有所命，雖死不辭。」

公孫一志大喜，道：

「我早知二位心存忠義，必不致教老朽失望，惟是此事說來，極爲艱鉅，而且時機緊迫，稍縱即逝，萬一倭寇中高手武士，得悉我軍動向，集中襲擊俞將軍，則大勢去矣。老朽已定下一策，務必保護俞將軍周全，懇請二位暫聽老朽分撥，不知可否？」說著自懷中取出一物，卻是一條白色手卷，王魯點起火石一照，但見上書：「便宜行事，不成不返。大明總兵官俞」字樣，下蓋火印官封。

陸烈正容道：「既有俞將軍符令，小可自當聽候吩咐。」王魯也大聲道：「但候公孫先生示下。」

公孫一志當下便將心中計畫說了，王魯、陸烈臉色越來越見沉重，最後陸烈顫聲說道：

「小可自當戮力以赴，不負所命，但公孫先生你——」

公孫一志搖手道：

「此事迫在眉睫，生死榮辱，與國族安危孰重？老朽好不容易盼到有壯士這等游俠中原，聲名不爲倭寇所知的人物，仗義出手，豈能再復猶豫不決？」

王魯緊緊一握陸烈之手道：

「既是公孫先生顧慮倭寇知我身分，未便與賢弟同行，且請暫時別過。公孫先生，令嬡既交我照護，在下誓當視若姐妹，不令賊人傷到她一根汗毛。」

公孫一志撮口一嘯，召來公孫瑛，道：

「瑛兒，妳且跟這位王魯王壯士，暫避一時，爲父的要與這位陸壯士去辦妥一件事。」

公孫瑛欲言又止，走到陸烈面前，深深襝衽一禮，道：

「陸壯士，家父承你護持，賤妾終身感激。」

陸烈一凜，抬頭看時，但見兩滴清淚自她眼中悄然落下。

當下四人共盡一杯。分道而行。走出竹林時，天邊已吐出一線魚肚白，陸烈臉上一片茫然。

陸烈站在台階下向上看去，赤霞右衛門坐在一張虎皮椅上，身著黑色長袍，臉蒙黑色面具，頭束白帶，腰懸長刀，雙目如鷹，緊緊盯在陸烈臉上，樣子煞是陰森可怖。

「你是專誠前來投效本座的？」聲音沙啞，恰是倭人口音。

「是！」

「你是何處人氏，到此目的何在？」

「在下陸烈，中土揚州人氏，自幼流落江湖，未有定所，也曾學得一身劍術，因見貴軍招募人才，不論出身門第，故此特來投效。」

赤霞右衛門霍地長身而起，揮手道：

「殺！」

兩邊八名倭人武士，交叉一躍，已將陸烈圍在核心，寒光閃處，八把倭人長刀齊齊砍至。陸烈昂然不懼「嗆啷啷」長劍出鞘，濃眉軒處，劍光跳動，一式「大澤龍蛇」，有攻有守，分毫不退，舉手間已將八名倭人逼在圈外。

倭人武士刀舉過頂，四下遊走，眼看即將搶攻而上。

「停！」赤霞雙手一拍，八名武士立即跳開。

陸烈與赤霞相對屹立。赤霞澀聲道：

「本領果然不錯，無怪乎敢來臥底。」

陸烈神色不動，一字字緩緩說道：

「我是專誠來領功的，不想閣下竟然有眼無珠，敵我不分，帶我來的那位公孫先生才是來臥底的！」

立在台階左側的公孫一志，霎時面色雪白。

「公孫先生本是閣下的敵手俞大猷派來刺探軍情的，可笑他居然以爲我一個江湖浪人，也會忠於明廷，要我與他聯合起來圖謀於閣下，在下言盡於此，信與不信，就看閣下自己處

斷了！」

赤霞右衛門冷哼一聲，道：

「公孫，你有何話說？」

公孫一志鬚髮皆張，怒道：

「他胡說！他生恐不能取信於將軍，故此含血噴人！」

陸烈冷冷道：

「閣下要看證據，不妨搜他身上，他懷裡還有俞大猷給他的手令呢，要不要在下取出來看？公孫一志，你只怪自己老眼昏花，居然想要別人陪你來送死，我陸烈豈是任人擺布之輩？」

赤霞右衛門忽然哈哈大笑，道：

「公孫老匹夫，你以爲本座不知你的來歷麼？本座故意裝聾作啞，不過是要借你傳話，讓那俞大猷自行送死而已——可笑你如今還要巧辯？」

公孫一志陡然疾撲階上，手中白芒閃動，已拔出一把緬鐵軟刀，兜頭向赤霞右衛門劈去。

赤霞呵呵一笑，「錚」的一聲，長刀出鞘半截，已架住了公孫一志的攻勢，右肩晃處，

離座三尺，口中喝道：

「陸烈，替本座殺了這老匹夫！」

陸烈應聲而上，「白露橫江」、「孤雲出岫」、「紫氣東來」，接連幾劍，已把公孫一志迫得手忙脚亂。赤霞手撫長刀，悠然在一旁觀戰。一衆武士早已團團將整個高台圍得水洩不通。

公孫一志瞋目戟指，道：

「陸烈！你這出賣朋友的奸賊！」

陸烈微微一笑，道：

「誰是你這老匹夫的朋友！」手中毫不停頓，一連又攻出了十多劍。公孫一志左支右絀，已是汗下如雨。

赤霞右衛門睥睨作態，嘶聲喝道：

「陸烈，限你三招之內，斃了這老匹夫！」

陸烈頭也不回，冷冷道：

「一招便夠了！」手起一劍「天外來虹」，閃電般刺入了公孫一志的心臟，登時鮮血迸流，公孫一志慘呼倒地，顫巍巍伸手舉刀，一刀向自己頸間抹去，一邊咬牙道：

「陸烈，老夫……老夫作鬼也不饒你——」雙目一閉，就此死去。

陸烈側過頭去，拭了拭劍上血跡，回轉身來。

赤霞右衛門哈哈大笑，豎起拇指道：

「好！痛快！本座就需要像你這樣的人才，你就留在本座這裡便了，對了，本座有一名右翼武士長外出未歸，你就代理他的職位好了。」

陸烈心知那武士長便是幾天前爲公孫一志在竹林外刺死的，他也不予說破，微微躬身道：

「謝將軍。」

「你把公孫老匹夫的屍身吊到外面示衆。」

「是！」陸烈緩緩蹲下身去，托起了公孫一志的屍體，朝大廳門口移動。

赤霞右衛門忽然轉身喝道：

「站住！」腰間長刀一陣晃動。

陸烈停步，回過頭來，臉上漠然，全無一絲表情。

赤霞銳利的目光在他周身凝佇良久，沉聲道：

「只要你真心忠於本座，本座不會虧待你的。」

陸烈望了望手中屍身，平板的聲音吐出：

「公孫一志咎由自取，屬下自當引爲教訓。」

赤霞左手一招，台階前端一名勁裝疾服、神情猥瑣的漢人武士，趨前行禮，赤霞道：

「尤天貴，你去前面告示一衆漢人，那老匹夫不忠於本座，是以立即處死，倘再有異心者，一律誅殺，絕不寬貸，然後帶陸烈去他的營舍。」

尤天貴躬身，赤霞袍袖一拂，轉入內堂。

陸烈緊閉雙唇，昂首大步，逕向廳外行去。

大廳外夕陽如血，照映在陸烈身上，把陸烈的雙手與面頰，都染成一片血紅。公孫一志胸前頸間滴下的鮮血，在夕陽下分外刺目。

陰雨泥濘之中，一小隊官兵迤邐通過峽谷，一名領隊騎在馬上，不時催促衆士兵加速行進。

陸烈緊伏在山間一塊大岩石的背後，游目四顧，見二十名黑衣武士均已準備停當，仰首向上望去，尤天貴匿在山腰，右手一揮，作了個「殺」的手勢。

陸烈大喝一聲，奮力一推，大岩石轟隆隆滾動下去，下面官兵驚呼四起。

陸烈奮身躍落，大鳶一般自空而降，手中長劍精光閃閃，逕向那名馬上領隊刺去，戰馬失驚，希聿聿一聲長鳴。馬上騎士手中長戈尚未及撅出，早被陸烈挑下馬來，手起一劍，正中面門。

慘呼聲中，廿名黑衣武士已圍住了前進不得的官兵，陸烈大呼酣戰，長劍落處，血花四濺，片刻之間已將一隊官兵衝得四分五散，黑衣武士倭刀齊舉，在泥濘的山道間縱橫殺戮，直如摧枯拉朽一般。

遙處山腰間，尤天貴雙目烱烱，注視著陸烈的一舉一動。

陰雨還未歇止時，陸烈已把十餘名官兵的屍身堆成一列，在旁邊以劍挑血，寫了一個斗大的「陸」字。

烈日如火，炙燒著官道，一長列車隊沿著官道前進，拖車的馬匹在長途跋涉下口冒白沫，護車的官兵不時一鞭鞭抽在馬臀上，領隊的軍官身後，一名騎兵高擎大旗，旗幟飄飛中，若隱若現地亮出一個「俞」字。

正行進間，那持旗騎士驀然一聲厲叫，栽下馬來，那軍官正回頭探視，倏忽間身側白光一匝，橫體襲來，那軍官方待縱身下馬，却已遲了一步，陸烈自道旁的田畦間一躍近前，早

一劍砍個正著。

軍官一招斃命，車隊頓時大亂，四面八方湧上來的黑衣倭服武士，尖嘯連連，將護車官兵逼在道旁，倭刀過處，官兵措手不及，一時狼奔豕突。

陸烈一擊得手，更不停留，縱身躍上一輛大車，右手劍剁開兩名兵士，左手一晃，已撚起火摺子，往車中點去，霎時火光熊熊，陸烈早向第二輛大車攻去。

待十餘輛大車均已起火時，護車官兵亦已傷亡殆盡，陸烈身上血跡斑斑，胸口起伏不定，顯然已經氣力用盡。

尤天貴緩緩自暗處走近前來，伸手掀起了一輛大車的後蓋，但見車中全是一袋袋的軍糧。

遠處塵頭大起，一大隊官兵疾馳而來，尤天貴一聲唿哨，倭服武士紛紛騎上官兵留下的馬匹。陸烈走到車旁，又以長劍在地上畫了一個斗大的「陸」字。

濃墨似的夜色覆壓著狹長的海岸，海風吹在岩石的間隙處，呼呼有聲。遠處海面似有一點暗影在晃動。

陸烈輕悄悄探出頭來，四下顧盼一匝，躡手躡足自矮樹後轉出，作勢向前疾行，忽覺前

方不遠處微微響動，有夜行人衣袂帶風的聲音，立時一步縮回，緊貼在矮樹背後，但見沉沉黑暗中，果似有一條纖細的身影一掠而過，陸烈登時屏住氣息。

那身影似是直向右方營舍處潛行過去，陸烈側耳傾聽良久，不聞有巡邏武士近前的腳步聲，那身影消失之處，似乎微有一兩聲喝叱，但終於靜止下來。

陸烈深深吁了一口氣，一縱身，躍出丈餘，飛快向海邊奔去。到達一塊奇形岩石底下，陸烈自懷中輕輕掏出一張皮紙，摸索著放在岩石根部一個凹形空格之中，然後以沙覆住空格。

回過頭來，陸烈猛覺眼前一霎，似乎有人在暗中窺視，再仔細掃視一遍，不見有何動靜，便伏身潛行，向營舍處慢慢挨去。

待陸烈身形完全消失之後，一人自暗處抬起頭來，陸烈遙遙仰視過去，夜色中看不分明，恍惚正是尤天貴。

陸烈潛回自己營舍的房中，躺在一張木板床上，眼睜睜望著無邊無際的夜空，一直沉思天明。

赤霞右衛門高高站在一處峯巒的頂端，手撫黑柄長刀，向下望去。尤天貴恭恭敬敬隨侍

在他的左側。

山峯下近千名官兵陷入重圍，被數以萬計的倭服漢子寸寸切斷，陸烈在圍攻的人衆中顯目已極，劍氣漫天，來回掃蕩，所過之處，官兵紛紛倒地。

尤天貴忽然恭聲說：

「屬下就是不明白，將軍爲何讓這陸烈一直潛伏在咱們這裡，這傢伙劍術不凡，留下去早晚是個禍胎。」

赤霞右衛門冷笑一聲，道：

「本座就是要利用他這一身劍術，替本座多殺幾名俞大猷的部屬，否則焉容他活到現在？」

尤天貴沉吟道：

「這次明兵折損不少，這傢伙想是尚未覺察將軍早已洞悉他的詭計，不如待會兒乘機將他拿下，也好讓俞大猷死了這條心。」

赤霞右衛門微微搖頭道：

「本座還要靠他傳信，引誘那俞大猷親身出來，一舉擊殺，可笑那公孫一志，臨死還以爲本座會被這等苦肉計所欺，當真是愚不可及，待他得知俞大猷也會因這陸烈而死於本座手

上時，嘿嘿——」

尤天貴欽服之極，躬身道：

「將軍妙計，非屬下等所能臆料。」

赤霞右衛門遙望山下，陸烈已率衆結束戰役，正整隊準備歸去，轉身向尤天貴吩咐道：

「傳令下去，全軍轉赴柏嵩嶺基地。」尤天貴道：

「是！」赤霞冷笑一聲道：

「陸烈此人，已不足爲慮，本座早命左右翼四大武士，牢牢監視於他，你也隨時在後注意他的動態，只等俞大猷入網，就率同四大武士立即將他格殺。」

尤天貴鼠目閃動，一迭連聲應道：

「是！是！」

這時遠處天色突變，烏雲密佈，一副山雨欲來的模樣，山下的陸烈一人騎在馬上，踽踽向前行去，蒼藍的身影在晚風中顯得一片灰暗。

赤霞右衛門嘴角泛起一陣陣冷笑，連黑色的面具都起了一絲波動，暮色裡襯得格外可怖。

靜夜中，營室裡廂一燈如豆。

陸烈獨自躺在床上，痴痴望著遠方的一簇星光，動也不動。

左近的聲音已經完全寂滅，巡夜的倭人也漸行漸遠，陸烈悄悄支起身來，自懷中掏出一塊小小的木牌，放在桌上，然後匍匐在地，恭恭敬敬磕了三個頭。燭光閃爍，照映著桌上的木牌，隱約看得出上面刻了十一個暗紅的字跡：

前輩義俠公孫一志之靈位。

陸烈跪拜已畢，又將木牌收入懷裡，然後取出床頭長劍，輕輕出鞘，寒光大作，陸烈在燭光下摩了又摩，撫了又撫，忽然間怔怔流下淚來，將襟前染得一片潮濕。

半晌，陸烈咬了咬牙，將長劍置入鞘中，轉身燃亮燭光，取出皮紙，伏在案前振筆疾書起來，不片刻，書寫已竟，陸烈一口吹熄了燭光，一邊收起了皮紙，一邊屏息潛出營室。就著星光一辨方向，逕自往前疾行而去。

黑暗中一雙眸子，緊緊盯著陸烈的身影。少頃，營舍後方轉出四名持刀的黑衣武士，黑暗中那人招手囑咐了一陣，一名武士手持同樣的皮紙，暗暗追躡陸烈而去。

靜夜中，主帳內一片光亮，四支大燭熊熊燃燒。

赤霞右衛門燭自仗劍而立，瞋視著帳中一個稻草搭成的假人，那假人身披明朝總兵官的服飾，頭戴高盔，望之儼然。

赤霞右衛門喃喃道：「俞大猷，你的死期到了，當初你誘殺我的哥哥，掃平舟山，直搗寧波，那是何等得意！不想你竟會去相信一個江湖浪人，把希望寄託在他身上，哼，只待平海的大軍一到，你就死無葬身之地了。」一劍迴旋，向那草人掃去。

突聽帳前武士報告道：

「尤軍師請見。」赤霞倏然頓住劍勢，緩緩插入鞘中，另取出那柄黑色長刀揮舞片刻，沉聲道：

「進來。」

尤天貴附在他耳際，稟告道：

「恭喜將軍，陸烈已經把將軍後天要親騎到三汊口的訊息傳了過去，後天俞大猷一定會趕來受死——」

赤霞肩頭微一聳動，沉吟道：

「哦?平海來的大軍後天一定可到?」

「將軍望安，平海的大軍從水路來，惠州的大軍從陸路來，準定於後天和本軍會師。」

「三汊口一帶佈置如何?」

「只待俞大猷那五千名步卒到來受縛。」

赤霞仰天長笑，聲音淒厲已極，一刀柄擊向那稻草人，隨說：

「好，後天待前哨一見俞大猷本人，立即傳命左右翼領班武士先將陸烈處死！」

黯澹的天穹與蒼茫的大地，在極目處連成一線，海面一長列戰艦，整整齊齊泊在那裡。三汊口左邊烽煙突起，先是一小彪官兵遙遙在南面出現，人影晃動，警號乍鳴。倏忽之間萬騎奔騰，排山倒海般自北方突入，蜂擁著向南捲去，一時四野都似爲之震動，海面上火光一片，把整個港灣映得處處嫣紅。

陸烈自烈焰中衝出來，渾身上下血跡斑斑，他的身後，煙塵中躺著三具黑衣武士的軀體，最靠近他的另一名武士，倭刀猶在顫動，足下的扶桑木屐已被踩斷，用力躍起的姿態在火光掩映下極端猙獰，可是胸前一邊長長的劍痕，自左肋直劃到右股，顯然在狹形的倭刀劈下之前，已被長劍一掠致命。

外面殺聲震耳，揚起的黃沙漫天狂灑，陸烈斜斜倚在一根斷裂的營柱上，眺望著遠處官兵鮮明的旗幟逐漸移近。南邊大批倭服戰士似乎已被逼退到海畔。

驟聽得蹄聲響動，二十餘騎迎面狂奔而來，霎時已將陸烈圍在核心。爲首二人拋鞍下馬，正是赤霞右衛門與尤天貴。黑色面罩後面，赤霞的雙目似乎噴出火來。

陸烈挺身直立，與赤霞正面相對，毫不畏怯。良久，赤霞冷笑道：

「陸烈，你縱然劍術再高，還是註定了要死在此地。」

陸烈哂然一笑，仰視不遠處的大海波濤，緩緩道：

「生而何歡，死而何懼？陸某從身入江湖的那一天起，就沒有打算庸庸碌碌掙命下去——」

赤霞右衛門雙手交叉，各按在腰際倭刀與長劍之上，澀聲道：

「好，既然如此，上！」陸烈忽然抗聲道：

「且慢！」赤霞微微一滯，衣袖鼓風臘臘有聲。

陸烈雙目凝視赤霞瞬也不瞬，一字一字說道：

「王魯，到了此刻，你還不肯露出本來面目？」

赤霞渾身一震，半晌才道：

「你——？」

「公孫老英雄早就知道你就是王魯，你號稱『無影神龍』，盤踞在閩浙一帶，經常行踪不

定，財產來歷不明，專一收買意志不堅橫行市井的漢人，加入你的組織，其實，世上哪有真正『無影』的人，你自王魯的身分失踪的時候，就正是到各處去嘯聚倭寇的時候，」赤霞重重冷哼一聲，陸烈只作不見，逕自沉聲接下去道：

「我本該早就看出你的用意，你一再遊說我脫離江湖，另外闖蕩事業，那天在竹林中，你先與我纏鬥，下手毫不留情，一心消耗我的精力，然後趁我長劍脫手，立即叫你手下那名武士長在我背後偷襲，我一時不察，差點喪身在他的刀下，那天若不是公孫老英雄父女出現——」

赤霞右衛門截斷了他的話頭，厲聲道：

「好，你既然知道了，我這面具不戴也罷。」刷的一聲撕下了頭上面罩，火光下看得分明，虬髯鷹鼻，雙目炯炯，正是王魯。

陸烈面沉如水，一雙眸子直欲洞穿到王魯的心坎中去：

「其實，你也不是王魯，你是汪魯，十年前縱橫七海的倭寇首腦汪直的弟弟。」

汪魯怒發如狂，戟指陸烈，胸膛起伏，喝道：

「這又與你何干？」陸烈截口道：

「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你兄弟二人爲了一己私慾，不惜勾結異族，荼毒天下，陸

某雖是身在江湖，却也不容你挾技施虐，苦害蒼生。」

「俞大猷誘殺我兄，使我等十載經營，付諸流水，我才誓欲得之而甘心，你與俞大猷又有何關係，一心爲他來作內奸。敗壞我的大事？」

「我與俞將軍素未謀面，俞將軍亦不知有我陸烈其人，但公孫老英雄以國士視我，陸某雖祇是一介武夫，却也知見危受命，一言九鼎，乃是古之俠士的本色。」

汪魯面色一片煞白，截口問道：

「但……但你一直在我監視之下，一舉一動，脱不了我的眼底，你如何將這三汊口聚殲俞大猷的真正計畫偷傳出去？」

一直在旁默不作聲的尤天貴，忽然插嘴道：

「這訊息是我傳出去的。」汪魯猛然一愣，轉身詫聲道：

「你？」

「不錯，公孫先生壯烈自戕，陸烈自始忍辱負重，這一切你自然早已洞悉，所以一直全將重點放在陸烈身上，一心想利用他誤傳軍機，引誘俞將軍入彀，其實你透露給陸烈的部署根本沒有傳出去，陸烈的作用只是在轉移你的注意力，公孫先生把他的女兒也交給你，就是爲了要你全神對付陸烈，其實是我把全部會師計劃列圖飛報俞將軍的。」

「你……本座待你不薄，你何故如此？」

「我本是大明將士，俞將軍麾下的游擊，自你繼承汪直統率倭寇時就奉命來投，最近朝廷嚴令俞將軍剋日掃平你一股四處流竄的倭寇，事態緊急，公孫先生迫於無奈，才託命陸烈引發你即日聚衆向俞將軍復仇的計畫，好讓你集結這三路兵力，一併在此受縛，否則這四外的騎兵何來——」只見北面塵埃起處，大隊騎兵馳騁過來。

汪魯倏然引吭長嘯，廿餘名倭服武士疾撲而上，陸烈一驚，拔劍飛躍撲上，其勢竟已不及。

但見汪魯迴劍旋身，凌厲無倫，「錚」的一聲亮響，左手倭刀架住了陸烈的長劍，右手閃電般連抖三次，正是他成名絶技「神龍擺尾」，劍光一閃，已刺中了尤天貴的咽喉。

尤天貴慘呼一聲，顫巍巍倒在血泊中，氣息早絶。

陸烈瘋虎般連攻七劍，逼開了汪魯手下的武士，蹄聲翻飛中，騎兵長驅大至，登時將一衆倭服武士衝散。

汪魯獨立塵中，雙眼鷹隼般直瞪陸烈，拋去了左手的倭刀，慘笑道：

「你我交手九次，不分勝負，上次那一招『飛星貫日』，本當立時制你死命，如今情誼早絶，你受死吧！」驀地裏騰身而起，一個轉折，大鳶般向陸烈撲落，點點寒光，森森劍氣，

登時將陸烈圈住。

陸烈不退反進，手中長劍疾迎而上，汪魯在半空中冷笑一聲，大袖翻飛處，劍影如電光石火般飛擊陸烈的前胸。陸烈恍若未見，猛一晃身向前飛躍——

「嘶嘶」聲中，汪魯的長劍已刺破了陸烈的前襟，順勢疾削而至，同時左手疾指，一道白光直襲陸烈的面門，正是那招神鬼莫測的「飛星貫日」！

火光中人影乍分，兩人已互易了位置，只是陸烈背上一道血痕，已被匕首深深劃中。

汪魯獰笑著作勢欲撲，陸烈搖搖欲墜，良久，汪魯緩緩倒了下去，原來陸烈前躍時一劍反削，却已制中他的脅下致命要穴。

汪魯嘴角已泛出鮮血，顫聲道：

「你……你竟破了我這……這一招，是……是誰教……教你的？」

陸烈摔出去手中的長劍，搖搖晃晃向外掙扎走去，背後鮮血涔涔，滴在黃沙地上，滴出了一條血線，他一字字說道：

「公孫一志！」

這時天邊恰有一道烈焰騰空而起，嘩然散開，照耀著一片茫茫的黃土。

陸烈藍色的長衫上染滿了鮮血，迎著撲面的寒風獨自走去，遠遠離開了鏖戰中的海灘。

他就著一塊嵯峨的大石，整了整衣衫，伸手自懷中取出那塊木牌，猶未注目，一滴熱淚已滾了下來。

忽聽不遠處一聲嬌怯的少女口音：

「陸……陸大哥！陸烈！」聲音激動難抑，聽來似乎有些熟悉。

陸烈猛一抬頭，一條纖細的黃色身影正急奔而來，定睛看去，正是公孫瑛。

陸烈大喜，臉上忽然湧現了異樣溫柔的神色，急忙縱起身來向前迎去。公孫瑛似乎也甚急切，猶未奔到，已半空中騰身疾躍近前。

倏忽間白光一閃，陸烈眼前依稀掠過了「飛星貫日」的走勢，一柄短劍已端端正正刺進了陸烈的胸襟，鮮血噴湧如注，陸烈再也站立不住，一摔身仆倒在大石下，把大石左近染上了一片鮮艷的血色。

陸烈但覺天旋地轉，緊捂著胸前的短劍，勉强舉目望著公孫瑛，公孫瑛的面龐近在眼前，這時看來分外的嬌美。

陸烈勉强提起最後一絲氣力，顫聲道：

「公孫姑娘，妳爲什麼要殺我？」

「你這惡賊，你害死了我爹爹，我爹爹那麼信任你，我早要手刃你這賣友求榮的惡賊，天可憐見，叫我一劍成功。」

「妳這招是向誰學的？」

「當然是王魯王大哥！」

陸烈但覺心頭一酸，勉力握緊了手中的木牌，吐出了最後一口氣。

遠處煙塵已經平靖，一列列衣甲鮮明的官兵，正押解著大羣倭寇向前行進，悠揚的軍樂聲中，一桿大旗高高升起，上面繡著一個龍飛鳳舞的「俞」字，在向晚的天空下迎風招展。

鐵線拳

• 溫瑞安

溫瑞安，筆名舒俠舞、王嵩、溫涼玉，一九五四年生於馬來西亞霹靂州，台灣大學中文系肄業，曾於台灣創立「神州詩社」，一九八〇年因冤獄離台。小說、詩、散文、評論各類著作至1988年底滿一百種。現專事寫作，並擔任香港「朋友工作室」負責人。

本文收入溫瑞安武俠短篇小說集《今之俠者》（1977年長河版）。

一九七三年的初夏，紐約市的街道上，走著一個中國老人。他無意間看到，在平滑的瀝青道旁，有一柄袖珍式模型的中國大刀。這雖然是一柄玩具刀，可是讓他深邃地震住了。民國二十六年，日軍入侵，南京大劫，血腥金陵，昔日繁華，一夜成空，三十萬人大屠殺，生縛活埋，還舉行殺人比賽，用武士刀屠殺手無寸鐵的人民，集體輪姦婦女。而他，就追隨師父一門十七人，匿伏南京巷街，每人背上一柄大刀，砍不著敵人的頭絶不回來！日暮黃昏，屍橫遍地，他記得他們渾身浴血，倒提著刀坐在被燒光的家園殘垣上哭……。他記得……那時狼煙沖天，暮靄蒼茫，他面對著一堆燒焦的屍體，痛哭失聲……他猛地一醒，只見紐約的車聲仍嗤嗤地開駛過去，彷彿一切都在炎熱中不經意起來。冷靜得像一面面鐵板的高樓大廈，在夏天裏毫不動容的矗立著。老人用力眨了眨迷濛的眼睛，他嘆了一口氣，在外漂流這些年，心中深切的想起了臺灣來。他用手拾起了而且緊緊握住了那柄沾滿泥塵的小刀。

程碧城老拳師一踏出松山機場，臺北的盛夏便給他當頭迎臉的一擊，不僅讓他目爲之

眩，而且讓數小時前一直待在冷氣艙中的他，覺得一股悶氣窒來：要不是他身體一直很硬朗，只怕真的當場便吐！程老先生面向著璀璨的臺北午陽，心中還是想自己真不如前了！記得十年前，嘿，九年前吧，那時候初到香港，一出啓德機場，香港國術總會列隊相迎，怕沒有百幾十個人！哇哈，那時可真是風光，孟壁華一臂就攬住他說：「老程，這十幾年沒見，您在紐約可撈得風生水起啊！」他呵咳呵咳的說那裏那裏，大家就笑得更響了……忽聽陌生又帶三分熟悉的聲音叫他：「阿爸！」程碧城提著〇〇七手提箱，喫力的轉過頭去，一面叫住了那推動手推車往外走的機場服務員，便看見了他小女兒程美圓。

程美圓有一張圓而小巧的嘴，還有一張圓而秀氣的臉；她的手臂肩膊是渾圓的，窄窄的旗袍裙束著腰身，像一個袖珍的美人，讓你有隨時可以把她藏在口袋裏，一種擁有珍物的感覺。然而鮮少人知道她曾是程老拳師這一門的佼佼者，她的橋手（就是內外雙臂的封架纏扣的功夫）造詣很高，程碧城的另一位徒弟翁佳天曾在比試時用梅花槍法攻她，可是被她的雙橋手纏住槍桿，其綿密程度使他連一槍也刺不出去，一直候她迫近身邊，翁佳天棄槍已遲，終於被程美圓制住。在程氏一門中，真正在橋手上得程碧城真傳的，恐怕只有她一人。「阿圓！」程碧城這一聲呼喚，摻和了多少欣喜、多少感嘆。阿圓這麼大了，阿圓長得這麼標緻了。阿圓……記得呵，一九二九年，自己單身匹馬，闖到南洋……一九四〇年，搬到香港，

一面教書，一面開國術館……一九四八年哪，就到了美國，先生下了阿慶，再生下了阿圓……一九……一九六……一九六〇年吧，那年自己在美國實在憋不住心裏頭的癢癢，把孩子們又帶來了香港……五年過後，阿慶和媽媽回到美國，他卻把阿圓送來臺灣唸中文學校，父女相依爲命，待了三四年，直到美國傳來老妻病重，他又趕回美國，把阿圓交給廖師弟和幾個弟子照料……一晃又是五年了，老妻死了，臺北更熱了，自己也老、老了。以前把阿圓送來寶島時，才十幾歲，一個愛動手動腳的黃毛丫丫呀！現在……忽然又聽得一聲：「爸爸。您老人家好。」怎的又多出一個「爸爸」來了，阿慶不是還在美國嗎？程碧城看過去，只見程美圓身旁站了一個斯斯文文，戴金絲鑲邊眼鏡的人，程碧城皺了皺眉頭，才看見這斯文人旁邊還有一個留著平頭憨笑著的人，穿短袖衣，身上還濕里巴答地淌著汗，一面恭恭敬敬甚至帶幾分誠惶誠恐地鞠了一個大躬，喊道：

「師父！您老人家好。」

程碧城幾乎要把手上的行李大衣都丟開了，怔了一下索性把東西都掛在左手上，右手一把抓住憨笑的青年人，搖晃著道：「阿黃仔啊，都壯得像棵大樹呵！」黃忠雖然也很高興，可是先開口叫的那青年就有點笑不出了，黃忠也察覺出這一點來，所以忙說：

「師父，這位是秦先生，秦先生是……」

程碧城很興奮地呵呵捶擊著黃忠的肩膊：「還叫什麼師父呀，現在不興這個囉，看，機場的人都要望著咱師徒嘞！」

程美圓用手扯了扯程碧城的西裝，嗔道：「阿爸、他就是秦先生，秦先生呀！」秦先生？什麼秦先生不秦先生，白白淨淨、斯斯文文的，看樣子就不是練功的料，年紀輕輕的就戴眼鏡，是個書仔兵啦，練功夫是沒前途的了，這裏又不是美國，幹嗎讓人一看樣子就知道是冷暖氣調出來的樣品，在寫字枱上坐歪了樣。嘿，秦先生？秦先生！噯，阿圓的那個未婚夫，不就是姓秦的嗎？難道……噯呀，自己真是糊塗！糊塗！

「阿爸，您忘啦？」程美圓小心翼翼的問，秦重忙伸出手去，程碧城恍了一恍，才握住了他的手。

阿圓嗔道：「哎呀阿爸，人家一早就叫過您了。」

「沒聽清楚，沒聽清楚，近來不行啦，早二十年前，梵音寺外的落葉聲我都聽得到，現在，老了呀，秦先……秦先生學那一派？」

秦重快快地把手縮了回來，呃聲道：「什麼……派……」不由自主的望向程美圓。

程美圓立刻笑著搶道：「阿爸是問你在那兒做事。」秦重慌忙道：「哦，呃，我是在美國新聞處……」程碧城又笑呵呵的拍著黃忠的平頭說：「還結實啊，沒放下功夫，沒放下功

夫！」秦重轉過臉去，召來一部計程車，大家上了車後，秦重還是望向車外——灰冷的天空和林立的鋼骨水泥大廈。

程碧城則忙著跟黃忠談他對七十式鐵線拳法的改革，老拳師始終沒再看秦重一眼。車到半途，秦重就先下車了，對程碧城說了聲「失陪。」程碧城倒也沒在意。秦重又向程美圓關照了一聲：「我去美新處一趟，晚上不必等我。」程美圓頷了頷首，車子又開動了，她眼還注視著跨過馬路欄柵的丈夫的背影，眼神裏有一種說不出的寂寞悵惘。

程碧城老拳師一直到了麗水街，程美圓夫婦的住所，才記起「秦先生」來：「噯，秦……妳那未婚夫怎麼不見了呀？阿圓？」

程美圓紅噴噴的面頰上掠過一陣陰影，但語氣仍十分平淡地答道：「他上班去了。」

程碧城這才注意到自己剛才有些忽略了秦重，當下問道：「秦先生是……是在什麼部門做事？」

程美圓忽然向下吼了一個惡臉，她的小女兒本來正扯她衣袖要買冰淇淋，倒給她唬走了：「美國新聞處。收集資料的。」

「哦——」程碧城長長地吁出了口氣，「事情很忙啊？」

「很忙。」程美圓解釋道：「現在還在上班。」

「週末不是工作半天嗎？都過了兩點。」豈料程碧城長期在美國，對這方面倒是很懂。

「他，他有應酬。」程美圓聲音有點失常，「常常都有。」

程碧城倒是沒有注意，呵呵笑道：「年輕人，忙一點，應該的，應該的。妳可記得阿佳？那青年啊，又俊又勤真是塊材料，真是塊材料，現在他怎麼了……。」

黃忠應道：「他從美國回來後，就到南港肥料廠工作去了，聽說是主任。就是這樣。」

「什麼？」程碧城道：「肥料廠？他的鐵線拳打得很好哩。那時上山下山，穿鐵屐，揹水桶，上下五六趟，就他臉不紅、氣不喘，他輕功很好哩。」

黃忠竭力想把氣氛弄好，所以說：「現在他研究土壤施肥，也要來回跑跑，算是學以致用。」

程碧城却沒有笑，掩著頭嘆道：「什麼學以致用，是大材小用，這孩子，這孩子，真不懂自珍前程……」一臉倦容，一下子興勃勃的心情，剩下都沒一半了。

程美圓忍不住說：「阿爸，他升了主任，他們闔家還擺酒慶賀，在這時候，做主任好過當教頭啊。」

程碧城却還喃喃的說：「阿圓，阿圓，妳記得阿佳嗎？他梅花槍使得棒，輕功跳得高，

鐵線拳打得好呵。」

阿佳，阿佳。程美圓心中不禁有一種迷惘的溫柔，每當唸著這個名字：翁佳天，翁佳天，她就有一絲少女的甜蜜，像春日裏美麗的花轎，吹吹打打的走過市墟，紮辮子的小女孩子聽了不知所以的那種陶然。

翁佳天是老拳師在香港時，收的少數幾個得意門生之一。翁佳天梅花槍使得挺好，可以刺中飛行的蒼蠅。每天在小山崗練輕功、腿勁和氣力，穿著四五十斤的鉛鐵屐子，提了兩個底下橢圓錐型的鐵桶，盛滿了水，上下來回的抱著，既不可濺出一點水，而且又不可放下鐵桶休息，一放就傾倒。開始時一共有十一個人一齊練這功夫，到後來只剩下黃忠、翁佳天和程培慶、彭青雲四人練成。這一種功夫由於根基紮得深厚，一旦練成，不但輕功一躍丈餘，而且腿力特別好，纏戰時又夠氣，臂力也比別人强。練梅花槍就需要手勁，翁佳天練來更是得心應手，與彭青雲的鎖喉槍法剛好打成一對。這些都是那時紮好的根基。程美圓下的苦功就沒那末深厚，在勁道上就遠不如他哥哥程培慶，在氣力上也比不上翁佳天；程美圓看來和氣福圓，可是性子很執拗好强，橋手練得十分靈巧潤滑，加上程碧城所傳授的一點「詠春拳」的底子，程美圓的雙橋手可算是程碧城武術館中最優秀的。「詠春拳」本創自少林五枚師太，發揚自嚴詠春女士，首步內斂，常踏「二字拑陽馬」（近似空手道中之「三戰馬

步」），是隸屬於陰柔的拳術，最主要的攻守招式都發自橋手。橋手就是內外臂的攻守技術，像當年廣州老拳程華，他橋手運起勁力來，可以任人用鐵箍也箍不入。他練橋，不但每天與樹木粗幹撞碰，而且每晨在五羊城將軍廟門前碰石柱，把石柱也撞擊得灰石剝落，才有這樣的成就。可是這是硬功，另外一種較爲陰柔靈活的練法是打樁；打樁又有「死樁」、「活樁」兩種。「死樁」是倣少林寺的樁法，埋入土中，再加上士敏土泥，任打也不會移動，可以練剛勁；「活樁」是當年反清復明的志士所創，這些人多喬裝成戲子，隨「紅船」到處演戲，其意是聯絡各方志士，因樁埋在船上，不免顛簸，所以練的是柔勁，後來在陸上也練「活樁」，便把樁上的幾個打擊點，紮上彈簧和橡皮，打起來便有反彈和廻勁，程美圓練的橋手正是這一種。

程美圓看看自己的手，本來橋手練得好的人，腕骨和臂骨都不會特別突出，但有一層渾圓的硬肌佈在手前臂上，可是，現在這一層肌肉都消失了，腕骨又重新露了出來。唉，當日之時自己的這一雙橋手呵……程碧城又說：「阿黃仔，我這次來，是想待在這兒。開一家國術館，好好的安定下來，傳授幾個門徒；我流浪顛沛了大半生，現在阿慶已經成家立業了，阿圓也當媽媽了，我已沒有後顧之憂，想物色幾個好的傳人，承受我衣缽。」

黃忠搔搔平頭，問：「師父爲何不在美國開館呢？我聽說在美國開國術館，學的人多，

如果有洋人吹捧，可以出大名，可以賺大錢咧。」

「美國不好。」程碧城立時大搖其頭，「有什麼好。在番邦出名，不如在家鄉。大陸又回不去，我就在……那一天，我就在紐約街頭上想，要是大陸回得去就好啦。我可以跑遍大江南北，選幾個出色的弟子……可是回不去哇。我又不是美國籍的。就算回得去。那兒又有誰能有閒心練武?!唉，錦衣夜行，錦衣夜行！在美國華人子弟去學空手、跆拳、西洋拳，學中國功夫的反而是洋人……而且還隨時遇上洋人挑戰哪，這些洋人，那裏懂得中國傳統裏尊師重道的精神！……所以我寧願跑回來。聽說這兒現在很流行『功夫』，連李小龍也跑回來拍電影，聽說很成名哇！」

黃忠訝然道：「聽說培慶兒也在美國開館，而且還相當有名氣，師父怎麼……？」

程碧城「嘿」了一聲：「要我去幫忙?!免談。他把二十五年的苦練拿來教洋鬼子，替人家栽培些人才，我不幹這種事！要幹我回來臺灣幹！在那兒教拳，連門派也要改哪，改成什麼『道』、什麼『術』的，因爲跆拳道、空手道、合氣道、柔道、劍道、沖繩手、忍術、南拳道、截拳道都出了名，洋鬼子以爲有一個『道』字，便是了不得的功夫……才不管你中國門派一大堆『八卦拳派』、『六合拳派』、『白鶴拳派』、『螳螂拳派』哪……所以很多武師也入鄉隨俗了，丟了自己的本名，加上個洋名；改了自己的派別，裝上個什麼『道』的……」

美圓忍不住插口道：「阿爸，在這兒調練弟子，也不算很樂觀，您……」程碧城說到過癮起來了，比手畫脚的說：「我看阿慶武館的人呀……，」黃忠問：「是洋人還是……，」程碧城「赫」了一聲：「十個有九個是洋鬼，他們學功夫呀，像男人學綉花似的，一板一眼學到似模似樣，偏偏貌合神離，怪里怪氣，也氣死人啦。咱家『鐵線拳』是什麼武功……他們牛高馬大，一紮起馬來，脚步都是浮的！居然還有一個洋人說，你們的功夫馬步很奇怪，一定跟中國的衞生不發達有關，想必從厠所毛坑裏練出來的，他說他們西洋拳的馬步就不是這樣。有一個洋人還說，他練中國拳，明知道是花招多多，却不受用，但他是爲目前的時興『中國熱』才練的。你說，這種『番鬼』，教來作甚?以前大陸上弟子要求師父收他爲徒，頭還磕破了呢！那裏像現在，鈔票一塞，你就非教不可，好像他是老闆，你是他雇員似的，還要看他的高興！至於他們的武功呀，練了三、四年的，別說阿黃仔你了，就算佳天綁住一條胳臂，也可以把他們打得死翹翹，他們的死功夫下得太少，又是急切求效，打起來跳蚤似的，那裏像當日你和佳天……。」

佳天，佳天。程美圓看著客廳一旁的大寶和小寶兩個頭碰在一起，專神地玩著地上的玩具小火車。火車被電力推動著，戚戚錯錯地駛過去，又嘟嘟的叫嗚著。……那時候是在香港，火車在九龍停了來，自己拿了一大把梅花槍、紅纓槍、丈二槍、鎖喉槍、玄鐵槍等下

車，沒料到蹓跌了一柄，「崆」一聲掉在軌道上，她忙著蹲下去收拾，翁佳天也俯身替她揀拾，兩個人頭「噗」地撞在一起，痛得眼淚都流出來了。翁佳天摸著頭，囁嚅道：「真對……對不起……」程美圓在淚眼中看到尷尬的翁佳天，咬著嘴唇道：「你……你的頭……怎麼這樣硬！」翁佳天涎著臉用手摸摸她的頭頂，關切地道：「撞著那裏，撞著那裏?!」程美圓紅粉著臉，甩開他的手……。

「這一手叫做『唐兵留客』，跟『將軍帶馬』是兩招，這兩招林也棨著『拳術精華』中也有，兩者意同，兩勢却不同，一是主力在客，以客之勢爲主，借客之力以傷對方，是謂『借力打刀』，但『將軍帶馬』則不同了，自有神力將軍之蓄力爲勢，主力在己，而不在客。中國武術往往看來近似，但箇中奧妙却大不相同，國術之精奧也在此。像鐵線拳，不但架式要打得十足，出招要練得熟，最重要的還是呼吸調氣，發聲及內勁。譬如鐵線拳第四十一式『虎嘯龍吟』，雙臂搖擺時應開口合齒，發聲『嗡！』三次，就絕不能發『喝』、『嗬』、『嘿』或其他聲音。」程碧城說得大爲興奮，還要黃忠打給他看。黃忠只好照辦，程碧城一面看一面點頭道：

「還不錯，還不錯。看來你還是有練習，有練習。」黃忠紅著臉，沒有作聲。程碧城側首想了一陣。「今晚設法通知彭青雲，歐陽虎、張人傲、黃海亭、林秋草他們來，我們來商

量一下開館的事，嘿嘿，浪蕩了這些歲月，也該在這兒好好舒展一下身手了。」

黃忠和程美圓對望了一下，沒有作響。程碧城會意道：「哦，是不是通知今兒個晚上，很難？那明晚也可以。」黃忠很尷尬地啓齒道：「師父……。」

「什麼事？」

「張人傲在前年，到巴西開館去了。」

「哦?!」

「林秋草和黃海亭知道師父回來，都很高興，但他們事情忙，不再練武了，覺得很對不起師父，所以不來了，要我代問師父好。」

「哦？」

「歐陽虎在外傳言說我們武館浪費了他七年的時間，都是白學了，他現在是在一所代理商行工作，我也沒通知他師父回來了。」

「哦。」

「……」

「彭青雲目前是新聞記者，今天他要跑新聞，要明晚才能到。」

「就是這樣。」黃忠乾燥的補充這一句。

「……」

「……」

「……余應龍呢？」

「他，去年跟一批三重的流氓『開片』，受了重傷，行動很是不便……」

「哦。」

「就是這樣。」黃忠仍忍不住又補上這一句。

「……」

「阿爸，孟壁華伯伯也來臺灣了，他明晚也會來一趟。」

孟壁華，孟壁華。想當日，自己代表國術館訪問隊赴港，孟壁華率領大隊，怕沒有百來十個人，列隊相迎。一出海關即有鎂光連閃，一個亮燦燦的花圈，當頭掛落，孟壁華緊緊握著他的手，一隻手又用拍著他的肩膀說：「老程，這十幾年沒見，你在紐約，可撈得不壞，真了不得，不得了！」那時自己率領了十四門派的出席代表，單單自己隨行的門下，就有歐陽虎、彭青雲、黃海亭、張人傲、程培慶、林秋草、程美圓、余應龍、翁佳天……翁佳天——

「翁……翁佳天呢？」老人竭力地問。

翁佳天呢？程美圓一下跌落在一份柔和惆悵的記憶裏。人人都看準了自己和翁佳天是一對。「佳天這孩子，武打怎樣，我不知道，多憑令尊的指導，使他在國術界也薄有名聲；但在功課上，佳天也沒有負我所望，他要到國外留學去了，我想程小姐妳也不會反對吧。」反對？不，不會的。多少次深夜的長街，多少次武館裏疲極而並肩歇息，多少次別人笑他「書生打仗」時她起而力駁，她怎會反對呢？「我家只有他一個男丁，他爸又早死，我是希望他多唸點書，將來出人頭地，爲我們翁家……」這不是像電視劇裏的對白嚒？她笑笑就過去了。她連大學也考不上，更休說出國了，自己只是一個包袱，一個累贅，「美圓，妳不要恨我，我留美是迫不得已，妳不必等我。」恨？奇怪，怎會恨！迫不得已？何必要說迫不得已呢？至於等——如果自己先不等，他不是更好做人嗎!?畢竟是讀書人，程美圓記得她昂首爽快地說：「你走吧，我不會等你的。」

「佳天功課好，到美國唸書，回來後在南港一所工廠工作。」黃忠說：「今天中午，我已向師父提過了。」

「到過美國？怎麼這些年來我不知道。」

「我想他沒找過您老人家，您自然不容易知道了。」

「爲什麼？」

因爲……您女兒和他的事呀！他還好意思見您老人家嗎？黃忠苦惱地想。他記得是他和彭青雲最先入師門，第一次見到程美圓的時候，她紮兩條小辮子，白衫紅裙，像一根待燃的小鞭炮，她第一次被程碧城拖到武館來的時候，還只十五歲大，訥言的黃忠便忍不住蹦跳過去，說：「小寶寶，我跟妳玩！」誰知程美圓杏眼一瞪，「我不是你的小寶寶，我不跟你玩！」一腳蹬過去，正中他脚脛骨，他捧著脚痛叫了起來，惹得一館子裏同門的大笑。可是他一直很照顧著這個小師妹，直到……直到後來，一個白生生的、文文靜靜的小孩來了，走上了木梯，隨著程老拳師，在神壇燭火前叩了九個響頭，程美圓就上前去，遞給他一張板凳，說：「來，你就是我的小師弟了，我跟你玩。阿佳，我們來練伏虎功。」

「阿爸，不要問這些了，孟伯伯和彭大師兄明晚都會來，我們約在那裏見面較好？」程美圓轉圜地說。

「就在這兒吧。」程老拳師興味索然地說。

「爸坐了這麼久的飛機一定累了，先歇一下，我開熱水，您洗個澡，晚上再陪爸到西門町玩玩。」

「阿圓，」程碧城老拳師沉聲喚道。

「嗯？」程美圓要離開的身子雖是停下了，但並沒有回過身來。

「妳是怎樣和阿佳分開的？」程碧城終於問道。

程美圓沒有答腔。程碧城沉默了一陣，最後還是改變了問題：「妳是怎樣和……和秦先生結合的？」

「阿爸，以前我在信上不是都告訴了您嗎？」秦重，她認識他時，翁佳天早已在美國結婚兩年了。她在美新處上班也已有一年了，她深深地發覺到：她所學的和她所面對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事，人們可以忍受西門町功夫片的吼聲，却不能接受一個在臺北市揑起拳頭可以打木樁的女孩子。所以打從那時開始，她練武的事，就再也沒有人知曉。她只想把握住秦重，因爲秦重除了過於輕浮和囂張外，其他却是她所希望把握住的，她記得他向她求婚的那一天晚上，他們深夜裏踱過漫長的「福和橋」，他趁機吻了她。永和那兒來了兩個太保，見狀便上來調戲起來。秦重威嚇地擋在程美圓前面。

「你們想幹什麼!?」

「哇哈，憑你要護花啊！」一太保說。

「你們再要無賴，我叫警察來！」

「警察在橋那邊，你叫我就把你扯到橋底，揍你！」

秦重登時臉無人色。一個太保刁出一柄彈簧刀，在他面前晃呀晃的，邪毒地笑著說：

「你乖乖的不要作聲，我們幹我們的，你瞪著瞧就好，來，到橋底——」

就在秦重目定口呆的時候，程美圓閃電般用雙橋手壓扣住太保提刀的手腕，一脚就踢進他的鼠蹊，然後一連十幾記「鐵線拳」法中的「分金拳」，把那太保打得像一隻破皮球，滾到路邊去。

另一名太保一愣，隨即拔出一根鐵管劈打過來。秦重大叫救命，聲音刺入黑夜的心臟。程美圓閃電般擊中那太保左脅一拳，那太保晃了晃，扶著胸腹回身就逃。程美圓反手蓋住了秦重的嘴巴，低聲道：

「別叫，快逃。免惹麻煩！」

兩人氣咻咻的逃到永元路附近，登上了計程車，回到麗水街秦重的家。秦重付了計程車錢，先跳出車子等程美圓出來說：「哦，原來妳會武功。那裏學的？什麼時候學的？」程美圓聽秦重聲音有異，知道他自尊心正暴露在風中，她唯有把自己自尊的衣裳扯下來，披在對方身上。

「我爸爸教的。」從此以後，秦重不再向程美圓談起任何有關體育、武功的事，程美圓也沒有再習武。有了孩子以後，習武更不可能了。阿爸知道嗎？您心疼的圓丫丫，竟沒習武了，連一套「鐵線拳」的基本拳法，也記不清了……。

「晚上爸喜歡到那兒去玩玩？要是阿爸不喜歡西門町，別處也可以。」程美圓反問道。

「那裏都可以，沒有關係。」程碧城老拳師疲倦的說：「以前有幾家茶店，倒是聊天之處，籐椅葵扇，很像大陸的茶居，以前常和『北喇嘛派』廖九軍和『活步太極』黃文星到那兒去聊，一聊就是一個下午，現在老黃歸了天，九軍聽說到大陸去了，有空倒是去坐坐，回味回味也好。」

「好！」黃忠肅然道，「我陪師父去。」

車過林森北路，程碧城沒有作聲，靜靜的在車裏坐著，計程車裏正播放著日本音樂。程碧城看著車外，忽然道：「阿黃仔。」

「什麼事？」

「你知道我爲什麼要回來這一趟嗎？」

「師父不是要回來這兒好好幹一番嗎？」

「對，好好幹一番；」車外景物飛逝而過，乍看恍惚間還以爲是在紐約，反正車聲都是一樣，偶爾還夾雜著一些警車聲。幾年前一個上午，就在灰暗的街道上，阿慶帶自己去移民廳，辦理入美籍手續。那白毛子的傢伙端起圓鏡片（嘿，又是戴眼鏡的，要是在自己武館

裏，只配當個打雜的），端詳了他，又睥睨著他，然後問了一大堆問題，他没精没采的回答。不料對方忽然問出了這一句：「如果中國與美國交戰，你站在那一方？」他呆住了，阿慶扯了扯他。什麼?!跟中國打仗，是什麼時候？嗄哈！中國打勝了仗還要割地求和簽條約，八國聯軍，奸淫燒殺，外國人都不是好東西！嘿，中國和美國交戰，你幫那一國？這居然還問得出來。阿慶在一旁扯了扯他的衣角。什麼?!難道要説幫美國嗎?!不行，想當年，自己跟師父一行十七人，在南京提刀，晝伏夜行，一刀就去掉一個日本兵！阿慶又扯了扯他，還趨身上來！就爲了一張綠卡，難道還要在一個洋竹竿面前，出賣自己的國家?!喝！阿慶還要來勸我?!讓老子給他開一開眼界，清一清氣節。

他一拳就搥在那桃木辦公桌上，吼道：

「老子幫中國！聽懂了没有?!老子幫中國！」

一刹那，中國好像就是有自己的幫腔而强盛了起來，鼎盛無匹！辦公室的打字機聲音都靜了下來，那洋竹竿的圓鏡片也從眼眶上掛落下來。阿慶一面扯著自己往外跑，一面窮向後面點頭：「Sorry」一直把自己扯到紐約的車聲中。

僵了好一會兒，程培慶終於道：「爹地，不要想了。我的武館，最近需要您幫忙。」

「你的武館？嘿，你教的是『功夫道』，我看不懂；」程碧城氣咻咻的説，「我教給你的

是正宗少林『鐵線拳』，怎麼會變成這種日不日，洋不洋的玩意兒！還有，『功夫』就是『功夫』，『道』就是『道』，怎麼又『功夫』又『道』的。」

「我也迫不得已呀！」程培慶在紐約街道上對他的老父大吼道，「他們記不熟我們的發音呀。在廣告術上來説，招牌不響，就什麼都完了。我還得生活餬口哩！」程培慶嚷到這裏，才能忍下聲道：「『功夫』兩個字，是近日給一些影片打響的名頭，人人都知道兩個字，至於『道』，因爲先有『柔道』、『合氣道』、『空手道』等輸入並發展開來，這『Do』字也滿吃香的，所以我才用『功夫道』；」説到這裏，程培慶才能完全平復下來，望著他那在寒風中銀髮翻飛的老父，平心靜氣的説：「這是迫不得已，有些洋人還讚我説這名字取得好！這是潮流，時代不同了，爹地。」

「時代不同了，爹地。」這幾個字聲勢洶洶如紐約的汽車一般「轟」地撞向程碧城的腦門來：什麼?!時代不同嘞！我十七歲的時候，就跟師父提刀砍鬼子頭，咄！一九二九年，單身闖南洋！一九四〇年，香港開武館，一九四八年，美國揚名聲，一九……一九六〇年，再度返香港，嘿，是國術總會邀請的哩。一九六……六六年，席了幾個得意門生，到了臺灣——哈！今天竟給你這個不肖子管?!「好！看我好好幹！」程碧城老拳師忍不住衝口就吼了這一句。

黃忠見師父陷於凝思狀態，而且揚眉瞪目的，久久沒有說話，於是撿了一個話題：「師父，你覺得臺北這些年來有沒有變？」

程碧城舉目瀏覽了一下街道，這時候車過林森北路：「怎麼飯店旅館又多了呢！」

「觀光事業蓬勃嘛！」程美圓接道：「到了。」

程碧城步出車廂，巡望四周，不禁喟嘆了一聲：「好久沒來過這裏了啊！」他想起當年他和臺灣國術界名手廖九軍黃文星常來這兒，有一次談武論藝，正到興起，忍不住當街互相「推手」了起來，引起了一大班的旁觀……那茶院還在嚒？程碧城像是行走在當日的圖畫裏，自己正當益壯，彷彿別人都是觀衆，觀賞著自己。然後他被一明亮著紅色和金黃色的霓虹燈管所懾住了。那，就是以前常喝茶的地方了嗎？以前那些籐椅、蒲扇和一架黑白的老牌電視機呢？……程碧城呆住了。

「要不要進去？」程美圓問。

「進去看看也好。」程碧城終於說。反正已來了，而且應該也不會再來第二次了。

裏面沒有籐椅，沒有蒲扇，也沒有了電視機，取而代之的是可以臥睡的中型沙發、冷氣機和四聲道電唱機，播出來的搖滾樂是巨型的鑼鈸聲，夾雜著一絲唱者的呢喃。程碧城從踏

進這兒來到現在，眉心一直是緊皺的。一直到黃忠跟他談起這次回來的計劃，程碧城方才從憂傷中振奮起來。

「要傳授得意門徒，當然找中國人；我不能忍受整套鐵線拳，變成了什麼『道』中的拳套，教給他們還要像很難置信的問：這一招學了，有什麼用啊？哼，有什麼用?!你不一、二十年練下去，先問有個屁用?!」

這地方很混亂，唱機又響著鬼殺般的嘈噪。那些女招待穿著軟垂垂的低胸衣走來走去，沙發相隔只有一些盆栽，猶可以望得見鄰座的調笑，也可以聽見對面的猥語。黃忠對這種環境似乎很是不安，他一隻手時而摸著平頭，時而托著下巴。

「可是，師父，目前在這兒的國術館很多，派系也很複雜，很多練國術的人，都改練跆拳道、空手道、柔道去了。」

這兒的老闆也看出這一位老人，一位中年男子和一位少婦，絕不是來尋歡作樂的，除了納悶之外，也沒替他們叫陪酒的女招待員來。程碧城嘆道：「怎麼在中國的地方，也有這種現象，整理一套完整國術的人，到那裏去了？難道中國幾十年來的烽火離亂，受人欺壓，還不能改變他們的觀念團結一致嗎？反而讓我們傳到國外的武功，讓別人整理變化過來，再傳回這兒來，更壟斷了我們的地盤！」

「可是中國武功不是一蹴即成的；要打好基礎，少不了要個三五年，」黃忠很苦惱地道：「像跆拳、空手則不然，只要肯用心，一年半之內就可以獲得黑帶；遇著普通二三人不成問題，現在繁忙的社會，事事都講實用、成效，那還管什麼藝術、精神，能一天練成最好。所以才有這麼多什麼『百日速成鐵砂掌』的書問世。而一般國術館，都淪爲跌打刀傷接骨之所在了。師父這一趟回來——」

程碧城覺得那音樂聲浪像數面合擊的鑼，在他眼前擊得金星直冒，這是他回來一天不到的感覺。音樂聲像炮竹般響，乍聽喜氣洋洋，可是節奏却毫無意義。「我還是要開館，雖然情況是這麼不樂觀。」程碧城說，他想起當日那幾位國術狂熱的伙伴，廖九軍和黃文星……記得他們幾個人，每個禮拜天都在這茶院子後園教武，不收分文，當時幾個武師都訕笑他們，說他們是「街頭賣藝」，也有幾個武師開始時熱心，後來就逐個地藉故離去了。他們三個勤奮地教著，像這個就是他們的秘密宗教儀式，不容人破壞，而堅持下去就等於給那些不堅持下去的人迎頭痛擊。余應龍以及目前夏威夷的八卦門好手曲高和寡，就是當時弟子中的佼佼者。「我還是要開館。」程碧城搖著頭，像有人硬要他答應一件他不能答應的事似的。

「還有一點，師父，現在的人都講求實用、效果，武術也是一樣，如果在比賽中得了冠軍，自然會名噪一時。」黃忠說著，一面轉過身子去，想叫杯清水給師父，而且想要暗示他

師父說，想在這兒學武不比從前了，一定要在噱頭上花些功夫，可是他突然噎住了。從盆栽裏望去，有四五個男子和一些女郎正在狎戲著，這本來沒有什麼，然而黃忠認了出來，那背向這兒的一個男子，正是程美圓的丈夫，他一震，話說不出來，而且下意識的挪了挪身子；擋住師父和美圓往這兒看的視線。又想解釋幾句，但怕離題，一時悶在那兒了。

程碧城拍案嘆道：「這點我知道。現在外國更興這種噱頭哩。現在名如日之中天的李小龍，也是長堤空手道大賽獲冠軍所奠定的基礎。我記得每屆國術大賽後，如果去問一些沒有參加的國術名家，他們一定會說：嘿，真正一流的國術高手才犯不著去拚命。好像說他們是技壓羣豪，不屑一試似的。其實這只是沒有信心。照傳統來講，中國武術家雖然深藏不露，但是精武門之霍元甲，上海灘之杜心五，五羊城之黃飛鴻，那一個不是由競武試技成名的?!自己不上進還要說幾句話掩飾，倒不如下點死功夫迎頭趕上。高手應該是有的，不過在這個極需要替國術爭光的時候，這些高手仍不出來，就未免太無俠骨了。我說練武唉……就著重『俠骨』這兩個字眼上，功夫高不高倒是在其次……怎麼阿圓都不說話了。」老拳師忽然注意到沉默的女兒。

程美圓略爲閃過一絲失神，道：「爸爸，這次您開武館，恐怕我不能給您什麼幫助了。」

「爲什麼？怕秦先生不高興？」程碧城倒沒有吃驚。

「不，我有兒有女，要時間照顧。」程美圓馬上機械式的跳出這答話。

「不，」程碧城倒是有一份安慰的慈祥：「妳多久沒練？」

程美圓倒也鎮定，「都沒練過，結婚以後就沒練過了。」

「嗄——」程碧城長長地吁了一口氣，他彷彿看見他女兒十五歲的時候，還是那張清湯掛麵的頭髮，兩隻眼珠烏得像木狗的眸子，耍著詠春手，打著鐵線拳，台下有很多很多的掌聲，而他，就端坐在台前第一排，比什麼人都感動的看著……他忍不住要拍掌，手才分開，才發覺這是什麼地方，所以他改拿了杯子：

「阿黃仔，你習武倒是沒放棄。」

黃忠很靦覥地說，「我也放不下，我的行業嘛，」他搓搓手說，「我在中央拍片，是龍虎武師——。」

「哦，」程碧城倒是對這一項很有興趣：「是那一部片的打星。」

「不是星，只是替身，」黃忠還在搓著手，却不敢擺動身子，「在海報演員表上沒有名字。」

程碧城沒有再說話。音樂熱鬧地響著，唱的聲音反而像哼唧一般，模糊且不重要。他覺

得彷彿和時代脫了節，從一所院落，從茶居成了酒家。「哦哦，」他努力開闢一個話題：

「現在流行著功夫熱，我想練練的人總不會少的。」他對自己作著最後掙扎。

「對了，」黃忠也想換一個話題，「聽說現在外國時興用電器、機器來練武，比我們國術下幾十年苦練還有效得多。有些用電流來使弟子打拳快到離譜，有些還兼藥物來增進體力。有個從澳洲回來的打星，就曾使用這種東西！」

「就是這樣才糟，馬也沒人去紮了，」程碧城懊惱的說，彷彿時代欠他一些什麼似的，

「樁也沒人打了。紮根奠基的功夫，人們都不要了。」

「然而依師父您看，吃藥、通電、和機器對練功來說，可靠嗎？」

「我不知道。聽說李小龍就是這樣練的。」程碧城說，他發現這話題更不好說，「李小龍靠中國功夫揚名天下，但他的練法却不是中國的。」

「那我們應該依照那一種的練法呢？」黃忠依然興致勃勃的問下去。

程碧城一時說不出話來。程美圓這時冷肅地道：「爸也累了。我們回去吧。」

快到家的時候，程美圓在車後座忽然輕聲對黃忠說：

「謝謝你。」

黃忠愕然，「謝我什麼？」

「不讓爸看見，」程美圓小聲道。她的聲音像中國人過年裏長長鞭炮的最後一聲，爲她自己的滿地碎紅而炸響的哀悼。

黃忠沒有再說下去。他眼前出現的是，好多好多年前，一個穿紅衣眼睛烏不溜丟的小姑娘和一個男孩交手，男的挑一柄大紅纓槍，女的徒手把槍纏得不開交，一個竄步喀喇地甩掉了槍，旁人都大聲叫好，他在一旁没命地爲那女孩緊張著，現在又没命地臉燒紅起來。可是那男孩拖搓著女孩的手，誇讚她、佩服她，那麼公然地，彷彿她就是他似的。可是幾年後，他也没要了她，而她失去了他，又找到了別人。而自己呢？還在黑暗的後廂裏，聽她一聲感謝，連淚都在眼眶裏打轉了。

他趕快別過了頭，車過西門町，素食麵和紫菜湯的霓虹有一下没一下的跳接著，像兩個不同顏色的幽靈，在鬧市中閃動著，避開穿梭的車輛。這時他從風中隱約聽到師父問廣東司機：

「你有無看功夫片？」

「無啊。我一日到晚駛車，唔得閒啊。我嘅仔只看西片，講國語片無科嘅，唔值得看嗎！」

回到了麗水街的住所，下了車子，程碧城說：

「我到附近散散步，一會兒就回來。」

「我陪您。」程美圓馬上說。

「妳有孩子，先回去吧，反正我一會兒就回來。」

「那我陪師父。」黃忠接道。

「好吧。」程美圓先進了屋子。程碧城師徒就在涼爽的夏夜街頭上躑躅著。銀晃晃的街燈把街上都映得灰澄澄的，行人稀落。程碧城想著從前在冬夜裏，他和黃文星、孟壁華、廖九軍等一起在大霧中疾行……又在很久很久以前，在冷月無星的斷垣殘堡裏，他像子夜的殺手，倒提著刀，去尋找落單的日本兵，他師父捋著鬍子，在月下，像個允文允武的諸葛亮。他走著走著，想到孟壁華明天就要來了，也不知見了面要說些什麼。彭青雲是他的首徒，居然也沒有趕在他下機時來接他。就像一個大家族，族人伶仃消散，各自爲己奔波，從前的一丁點兒恩情，都在見面的應酬中剝落了。像輝煌的金漆，年代輾轉，只留朽木。他和黃忠走著，忽然聽見也同時看見，深夜的街頭上，有人爭執。

他們趕上前去，看見兩個少年，圍著一個洋人。那洋人的臉上，就像白磁的雕像，白磁

是冷靜的顏色，然而雕像的容貌却是驚惶的。他要强作什麼都見過，了無所懼的樣子；可是事實上他是在害怕。

一個少年在挑逗他：「來啊，洋鬼子，敢在我們的土地上勾我們中國女子，敢不敢來較量較量?!」

那洋人穿的是一件花格襯衫，顏色在銀色的燈光下却變深淺不一的灰色。

「我，我不要打架，我不要跟你們打架。」他操著不標準的國語說。

「哦，不打，你們輕侮中國的威風去了那裏?!」另一個少年用手指戳著洋人的胸口，他雖然比洋人矮了不僅止一個頭，可是他並不因而懼怕。

「我不打，我跟你無冤無仇，爲什麼要打。」洋人的氣焰都陷了下去。

「不打怎麼行?!不打你怎麼知道中國功夫的厲害！」那穿牛仔褲的少年晃晃拳頭道。

「我是來這兒唸書的，我嚮往這兒的文化，我佩服你們，所以我才來……」那洋人幾乎是在哀求了。

那兩個少年似乎很不願意聽到這些，穿短襖的喝道：「我操，你比我們高大，還那麼膽小，真是沒出息。」

那洋人也自是不管他，繼續說下去：「我不是來貴國打架的。……」他的國語說得十分

差，又加上因緊張而口吃，講得像一個急極了的孩子，結結巴巴的說不出話。

「没種的傢伙！」那穿牛仔褲的忍不住一聲暴喝，「放馬過來吧！」

程碧城忽然走過去，說：「是什麼事?」

這三個正在熱烈爭執著的人都同時喫了一驚。三人回過頭來，看見是一個老人和一個中年人，也比較放下心來。那洋人最是喜悅，向他們走過去，一面說：

「幫我的忙，請幫幫我的忙！」

這兩句話像直接從西文翻過來似的。那兩個少年擋了一擋，也礙著有旁人在，任由他過去。穿短襖的少年怒道：

「你們多管閒事，中國人打洋人，你們也要管?!」

「我要知道爲什麼要打！」程碧城堅持道。

「打就打，電影上不都是在打嗎，洋人欺負過我們，我們現在欺負他，不應該嗎?!」

「應該！可是他有没有惹你們?他只是來唸書的，嚮往我們的文化的，你要打，就打欺負我們的！」程碧城攔在那洋人前，雖然瘦小，可是威武清瞿，與那洋人一臉慘青的白磁恰成對比，「而且，別人欺負我們中國，已是不該，我們也無端端的欺負他們，不是教別人更說我們不爭氣嗎?!」

穿長褲的少年口氣比較軟和了下來：「反正不關你的事嘛，我們今天氣得慌，打他來出氣，反正打的是洋人，跟你没有關係，否則你就是洋奴！」

後面一句氣火了程碧城，「不能打！」他像在山頭上呼風喚雨時姜子牙的凛威。

「你們不能無緣無故打人呀?!」黃忠也逼虎虎的問道。

兩個少年看到黃忠，倒有幾分憚忌，穿長褲的少年道：「他時常來追求這條街的一個女孩，我看他們不順眼，中國人怎能跟洋人好！」

程碧城返頭向洋人道：「你先走，他們不敢動你的。回去想一想你們的國家曾在這國家上作多少孽，欠多少情，那就夠了！」

那洋人「哦」了一聲，兩個少年立時一聲大吼，衝了過來，一衝向黃忠，一撲向洋人。程碧城却閃身截住穿長褲的少年，洋人趁機跑了。

「賣國賊！」那穿長褲的少年切齒地道，「王八旦！」一拳就沖向程碧城，居然是有勁有力的洪拳底子！

他滿以爲一拳就可以把這老人擂倒，可是没料到這老人猛一記鐵線拳中的「托掌」，就把他的拳勢抵消。

這一下，這少年怒了，一腳踢了出去，脚快得幾乎是起脚和出脚同一時刻完成，更厲害

的是脚後一記右鞭搥，打擊程碧城的左太陽穴。

程碧城一招鐵線拳中的「提壺敬酒」，左撈脚，右架拳，猛喝一聲：

「小小年紀，下手恁地狠毒！」一變招，鐵線拳第五十五式「虎嘯龍吟」，右手撥得少年立樁不住，左手曲拳却「蓬」地擊中了少年的小腹，像撞中鼓鞏一樣。

這牛仔褲少年就立即痛得蹲下身去，像地上有金子似的，要俯下身去拾，偏偏手又給腿夾住了，故此他只能蹲著，久久站不起來。

那邊的短襖少年與黃忠的交手更簡單。短襖少年一腳踢過去，黃忠也一樣出脚。兩隻脚骨撞在一起，然後便是一聲如踩著釘子的嗥叫，發自少年的喉底。黃忠便一隻手如鐵箍般拑住他咽喉，一隻手如鐵絲般纏住他手臂關節。

程碧城走過去，示意黃忠制穴手法請要輕一點，然後啐道：「你們學了一點小毛道，就如此猖狂，不怕給人廢了?!」

那少年掙扎嚷道：「我操……」黃忠的臉色立刻變了，他在影棚裏受過無盡的這類辱罵，可是今晚他師父在場！他用手一緊，那少年忍不住直呼道：「我，我，我們今天因爲李小龍死了，所以氣悶不過才打……別，別別別——」

程碧城腦子裏轟嚨了一聲，也說不出是什麼感覺。黃忠的手也鬆開了一點。程碧城問：

「你說李小龍死了？」

那少年「哈」了一聲：「你們不知道呀？大新聞嘜！」

黃忠鬆了手，道：「怎麼死的？」

「誰知道，」彷彿一講起這話題，少年也有一種默契，知道他們不會再無端端出手一般，過去扶起了那還痛得齜牙露齒的伙伴道：「有人說他是人毒死的。有人說他是在女明星家裏馬上風死的。有人說他吃迷幻藥品死的。也有人說他是被打死的，被練功機器電死的。誰知道。他生前打洋人，爲我們出了一口氣，所以我們今晚也打洋人……」

他一面說一面扶著那短襖少年離開，好像彼此都感覺得出來，練武的人，擂台競技，台下卻不記前嫌的意味。他還回過頭來，朝在夜深的街道上佇立的兩個人喊了一句話：

「喂，你們的功夫好棒！」

程碧城和黃忠兩人也沒有答腔。夏夜竟似有霧，溫暖而慢慢地滲展了開來。街燈下，黃忠解嘲地道：「沒料到今晚倒是救起洋人來了。」

程碧城哈的笑兩聲：「阿黃，機器還是不中用啊。」聲調裏有一種奇異的興奮和安詳。

黃忠聽了不禁細想：如果那兩個小傢伙所說非假，那精壯悍勇的李小龍是死於……猛聽程碧城一聲清喝：

「來，我們來練拳！」

那一聲聽來，彷彿就是十幾年前，師父傲視羣雄的長嘯一般。黃忠的心自是一動，眼前晃動的是自己穿鐵屐，跑呀跑呀，然後飛身躍過三個人的頭頂，踢碎一口大缸。師兄弟們嘩啦嘩啦的拍著手，小師妹也粉臉透紅的叫著好……

程美圓安排了大寶小寶睡覺了之後，左等右等，父親和黃忠還未回來。她有點焦慮了，因爲擔心她父親的年紀。她沒有等待她丈夫，因爲她知道她丈夫是決不會這麼早回來的。她沒有等他的習慣已經很久很久了。於是她披起晨褸，到陽台上去觀望，然後她被一個景象所震吸住了：

在街燈下，街道上，一個老年人和一個中年人，在淡淡嬝繞的薄霧中練起拳來，口中不斷有呼喝之聲，遠遠望去，就像古代武俠小說裏的人物一樣。老人清癯仙風，少的雖不眉清目秀，但也淳厚樸實，一拳一腳，認真的演練起來。程美圓認得那套拳，正是鐵線拳，是她父親最得意的一套武功。她隱約記起，以前她父親打這套拳時，在四周的人都圍得密密的，連一隻蚊蠅也飛不進去。那時她就站在翁佳天身旁，翁佳天一隻手悄悄地沾在她肩膊上。……而今這兩人在淒落的街頭演練起這個拳套，彷彿在演練一場戲，裏面一舉手，一投足，在在都是感情。鐵線拳就像它的名字一般，雖剛可柔，可能被磨練得曲曲折折，但其質仍不

失爲硬朗。她記得她從前也有這樣清爽的性格，和一笑出門去的風情，那彷彿就是眼前的事，一雙素手，可以拗下一柄梅花槍。她含著淚別著臉去，趕急回到房中衣櫥裏找她棄廢已久的勁裝，因爲她也是程家的一員，怎能只讓他們兩人在街頭演練……。

妾擊賊

・葉言都

葉言都，一九四九年生於台灣澎湖，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畢業。曾任《漢聲雜誌》編輯、《中國時報》編輯、舊金山辦事處主任、《美洲中國時報》副總編輯；現任《中國時報》協理。著有科幻小說集《海天龍戰》（1987年知識系統版）。

本文首刊於《人間副刊》〈中國當代武俠小說大展〉（1977・7）。

聊齋誌異卷十四：

　益都西鄙人某，娶妾甚美，嫡遇之虐，日加鞭箠，妾甘受之，無怨言。一夜，盜入其居，夫婦惶懼不知所爲，妾於暗中手一杖，開門逕出，以杖擊賊，踣數人，餘皆奔竄，妾厲聲曰：「鼠子不足辱吾刀杖，且乞汝命，後勿復來送死。」賊去，夫詢其何以能爾，則其父故受拳勇之技於少林，以傳其女，百夫敵也。問何以受嫡虐而不言，曰：「固吾分也，何敢言？」

據說這個故事還沒有完，是這樣的：

「笨蛋！什麼事都辦不好。我這白花蛇的名頭，都被你們給敗光了。」

「當家的，那婦人太厲害，咱們滿以爲這票買賣手到擒來，誰知道他，他們有埋伏。」

「我平常白教你們了！橫高豎大七八塊料，連一個女人都打不過。」

短暫的沈默後，一條蒼老的嗓子接道：

「照說，兄弟們在這百十里方圓裏，也難得遇見個對手，我問過他們了，看那婦人的拳腳，好像是少林弟子。」

「哦……？」

「當家的，師爺說得不錯，她，她還真有點路數。」

坐在木桌前的年輕人霍地站起來，蠟燭火焰一閃，他臉上一陣明暗不定，一時之間，竟沒有人知道這個年輕的强盜頭子在想什麼。

「好，我去會會她。」

嘍囉們聽到老大這句話，都放下心來。

幾天以後，新月已沈的四更時分，一羣夜行人再度侵入那小村子，事情仍然很容易，這可憐的小地方，竟以爲强人們來過一次以後，就不會再來了。上次那幾個被打得抱頭鼠竄的傢伙，這回大模大樣的走到老地方，把門擂得震天價響，一邊七嘴八舌地嚷起來：

「狗娼婦，滾出來！」

「這次有你好看的。」

「你那些破桌子，爛板凳自己抬出來吧，免得老爺動手。」

門忽然悄無聲息的向裏打開，幾個傢伙收不住勢，幾乎跟著衝進去，連忙向後微仰，想

拿穩樁子，誰知有人順勢一推，幾個也不知怎麼回事，就坐到地上去了。

「你們這羣狗東西給我站到一邊去，別在這裏丟人現眼！嗯，手下人學藝不精，有污姑娘玉手……。」

隨著老大的話聲，衆人才看清楚來人果然又是那婦人。她青布包頭，身材適中，黑夜裏只能看見一點面目的輪廓，但已經足夠使人領會到她的端莊和美麗。

「你對我們這小户人家，如此苦苦相逼，所爲何來？」

强盜頭子一抱拳：

「聞說姑娘武藝超羣，特來討教。」

那年輕女人正要答話，他却突然想起什麼似的，接下去說：

「在下王野飛，江湖人稱白花蛇，忝列馬鞍山山主。」

對方却不耐煩了，嗆的一聲，長劍出鞘，斜抱胸前，說道：

「我久已不用劍，今天是你逼我。不管你是什麼人，有本事就使出來吧。」

王野飛一抬手，旁邊有人捧上一柄長刀，他拔刀在手，一面沈著地下令：

「下去！別在這裏礙手礙腳，聽師爺吩咐。」

然後長刀一探：

「恕在下無禮了。」

一招向前攻出。

雙方以快打快，旁邊的人看得眼花撩亂，交手的兩個人却很快的心裏有數了。王野飛知道這個荊釵布裙，甘心作妾的少女，的確是一個高手，她的劍法樸實無華，中規中矩，絶不以花巧取勝，一看就是系出名門，如果論真功夫，自己恐怕還比她略遜一籌。那少女也知道這强盜頭子並非泛泛之輩，尤其對敵經驗比自己豐富太多，他的刀法別走蹊徑，常有怪招出現，一時很不習慣，但打得久了，她漸漸發現對方雖然潑辣詭異，却沒有輕薄歹毒，爹曾經跟自己講過一些江湖下五門的伎倆，他却一直沒有使出來，這……

略一分神之際，一片刀光斜刺裏直奔而來，她暗叫糟糕，眼看左肩就要受傷，誰知對方刀鋒一偏，間不容髮地擦過，她不禁大怒，無暇細想，盡展所學，一劍快過一劍地攻去，這一來，王野飛立刻感到壓力大增，連忙緊閉門户，嚴密防守，這樣又打了二十幾招，當他覺得愈來愈不易支持時，忽然聽到一聲得意的高叫：

「當家的，到手囉！」

王野飛大喝一聲：

「住手！」

兩個人停下手來，這才看見七八個嘍囉押著一男一女向這邊走來，那對男女雙手和上半身被結實綁住，嘴裏却没有塞東西，他們一邊拖著，一邊低聲的求饒：

「各位爺們，高抬貴手，放了我們吧。」

「饒命，饒命！」

一個傢伙跑上來向他的老大表功。

「當家的，這兩個藏在地窖裏，好一陣子才找著哪！」

那少女忽然一劍劈向這傢伙，王野飛的單刀及時遞出，架住長劍，一聲金鐵大震，把這傢伙嚇得連忙躲到最遠的角落裏去。

「姑娘息怒，在下出此下策，也是情非得已，請聽我一句話。」

少女看了一下那兩個被雙手反綁、用刀比著的人，恨恨的說：

「我們是善良百姓，你把我丈夫和大娘架走，想做什麼？」

「在下有個不情之請。姑娘，方今江湖，浪得虛名者多，真才實學者少，今日一會，才知姑娘實乃人中之鳳。在下冒昧，自請高攀，只要姑娘答應嫁給我……」

「住口！」

「姑娘，讓我把話說完，我還没有妻子，一個作强盜的，也不敢想什麼名門閨秀，我只想找一個……」

「你卑鄙！」

「跟我走，我會解散我的人馬，退出江湖，馬鞍山白花蛇就算死了。至於這兩個，」

他指指身邊嚇呆的兩個人：

「我保證不傷他們一根毫毛。」

這時，另一個女人忽然開口了：

「二爺，您要是喜歡我們小青，就帶她走吧。」

又回頭罵道：

「死鬼！怎麼不說話？你哪裏不好再討一個小的？」

那男的似乎一下子驚醒過來，四面張望，口齒不清地說：

「哦，哦，是，是。二爺，小青，我……小青不難看，你要帶走她……我們是善良百姓啊！」

「姑娘，妳是我的對手，不該跟他們在一起的。傲嘯山林，浪跡天下，何苦死守在這裏？」

那中年女人換了一種聲音接下去：

「小青，青姑娘，二爺這樣看得起妳，妳就答應吧，妳那些衣服首飾，也都一起帶去。」

她用肩膀推推丈夫：

「死鬼，你是一家之主，説話呀！」

她丈夫呆了一陣，終於説了：

「二爺，您喜歡什麼，都拿去吧。」

聲音低下去，變成模糊的自言自語：

「年頭兒不好，年頭兒不好……。」

四周一下子靜下來，風吹草動，可以聽到蟋蟀的悲鳴，王野飛忽然厲聲向那少女吼道：

「妳究竟是爲妳自己而戰，還是爲這兩個窩囊貨而戰？」

又是一陣長長的寂靜，然後那少女垂下頭去，默默地倒轉長劍，把劍柄遞向王野飛。

旁邊響起一個急促的聲音：

「當家的，小心有詐！」

話没説完，王野飛已接劍在手，回頭笑笑：

「師爺，不礙事的。」

他轉回來時，正看到那少女雙眼裏滾落下兩顆晶瑩的淚珠。

馬鞍山的强人灰飛烟滅，益都一帶恢復平靜，至於那張官府緝捕逃妾的文書早被人忘了。

過河卒子

· 顏崑陽

顏崑陽，一九四八年生於台灣嘉義。曾任高雄師院、淡江大學中文系講師、副教授；現任中央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著有散文集《秋風之外》（1976年香草山版）、《傳燈者》（1983年皇冠版）等；學術論者《莊子藝術精神析論》（1985年華正版）等十餘種。

本文首刊於《人間副刊》〈中國當代武俠小說大展〉（1977·7）。

「蓋夫馭其劍者，氣也。馭其氣者，心也。得其心，其氣充焉；不得其心，其氣餒焉。故凡善馭劍者，莫不知正其心，以充其氣……。」

風劍花緩緩合上「西川真笈」，微仰著頭，仍然舒適地輕靠在一棵白樺樹幹上。他的頭髮有些散亂，臉色也略現疲憊，眼角的幾條魚尾紋，似乎更深了。他已在這白樺樹下連續坐了七天。

這是個晚秋的午後，斜陽透過厚厚的雲層，微弱地照射在這寧謐的山野。西風翻過右面山嶺，颯颯地奔來。橫在風劍花面前的是一條不很大的谿谷，兩岸的楓葉像烈士飛灑的鮮血，與白樺林强烈地對映著。

九月，大地含著肅殺之氣。

9

風劍花的臉上也漸漸泛起一片肅殺之氣。他緩緩睜開眼睛。右手將真笈揣入懷中。左手提起擱在身旁的寶劍。然後，慢慢站起來，慢慢走下谿谷，走到一塊寬闊平坦的石坪上。

他在西風中抱劍凝立，像一尊亙古不動的石像。他的兩隻眼睛，空洞得像不含一粒微塵的透明體。臉上的肌肉，像是用一塊寒冰鑿成的。似乎整個屬於人的氣息，完全離開了他身上。

此刻，他整個人已彷彿化成一把劍，屹立在石坪上的一把劍，一把隨時可以飛騰而起的劍。劍上籠著一層碰觸即發的殺氣。

斜陽黯淡了下來，谿水彷彿停滯不流了。而那層殺氣卻越來越濃，好像千萬把無形的劍向四面飛射而出，丈外的楓葉竟然開始簌簌地飄落，有些飄到他身邊三尺左右，在嗤嗤連聲中粉碎、墜落！

忽然，他一聲厲嘯，手上的劍化作一條飛龍，閃電般劃過三丈外的一株楓樹，又飛了回來，秋風過處，嘩啦一聲，楓樹斜斜倒下，但也就在這時候，那把寶劍忽然墜落在他身前五尺的地上。

他頹然嘆了一口氣，身上那層殺氣頓時消逝。他上前拾起寶劍，又緩緩走到倒下的楓樹旁邊凝目一看，斷口平整，但卻還有二個大米粒大的纖維，像是樹幹倒下時，才被折斷的。

他廢然地垂下頭去。

他默立半晌，又轉身走到谿旁。他把劍歸了鞘，擱在石頭上。然後蹲下去。捧了一把谿水，抹了抹臉，像是要抹去臉上的疲憊與頹喪。

溪水是冰寒的，澄澈的。他可以從水中清晰地看見自己。那是一張很男性化的面孔；卻也是一張令自己都迷惑的面孔。他一直不能透過這張面孔去理解某些看不見的內在，但他卻深深明白，這些內在常那樣權威地驅遣著他必須去做很多事情。而這些事情有時卻並不是他很樂意去做的。他不能瞭解既然這種矛盾帶給他這樣多的痛苦，爲什麼自己卻又允許這種矛盾的存在。難道他永遠不能去做自己該作也樂意去做的事嗎？

作爲一個劍客，總該有一個「有所必爲，有所不爲」的原則吧？但對於這個原則，他至今仍然不能理出一個確定的概念。而他父親也從未教過他。

自小，他只知跟著父親練劍。父親教給他一招，他便學會一招。父親曾爲他的聰穎而欣慰，他也爲自己的聰穎而自傲。他總想，他長大之後，必然可以像父親一般，作爲一個最出色的劍客。

就在他十七歲那年。有一天，他父親帶著那把心愛的寶劍出去。五天之後，他父親回來了，臉色蒼白的可怕。他父親緊抓著他的肩膀，只告訴他一句話，便從此不再言語了。

「假如你真是我的兒子，你最大的責任，便是擊敗劍帝尹東川！」

他被父親慘痛、沈重、又憤怒的神色嚇住了，沒有回答父親的話，但却清楚地看到父親那種殷切期盼的眼神，也無可推卸地承受了父親臨死前給他的這份責任。

此後，他每天只記得兩件事：一件是練劍，一件是擊敗尹東川。此外，他再也不知道還有些什麼事要去做的。他並不瞭解擊敗尹東川有什麼意義，但這是他父親所賦予的責任，他就必須去完成。至於作爲一個劍客還需要作些什麼，他並沒有時間去考慮。

他的生活一直有人照顧，所以他可以專心練劍。起先，是跟隨他父親的一個老僕鹿爹侍候他，後來鹿爹去世了，遺命他的兒子燕奴繼續照顧他。這些年來，除了燕奴，他極少與人接觸。他有時會覺得一種遠離羣衆的孤獨，但他却又認爲，只有遠離羣衆，才能專心練好劍術。所以他也就一直不願與外界多接觸。

從二十二歲開始到現在，十五年間，他已找了尹東川比試過三次。但他不願意再去回憶被尹東川一劍抵住胸膛的痛苦，有時，他真希望在比試中，乾脆被尹東川一劍穿過胸膛算了。但每次他輸了，尹東川却平靜地向他說：

「風西川能得你這樣的兒子也該滿足了，起碼你比任何人都倔強。」

我可取之處，就只是倔強嗎？有時，他自己也迷惑了，這樣的倔強有著什麼意義？這樣

的倔强，就能達到打敗尹東川的目的嗎？但不管如何，這是他父親所交付的責任，他必須去完成他。

「我一定要打敗你！」那時他大聲地向尹東川怒吼著。

「我一定要打敗你！」此刻他又大聲地向谿水怒吼著。

但他終於頹然地站了起來，走到石坪上坐下。

他的劍術總差那麼一層，幾年來一直無法將「以氣馭劍」練至巔峯。他知道，假如馭劍術練不到巔峯，永遠也無法打敗尹東川。

他凝注著谿水，覺得必須再摒除雜念，重新練一遍試試看。他盤膝端坐著，眼皮緩緩垂下，讓心神透過眼睛，而凝聚在一個虛空的焦點上。他的呼吸已慢慢細長而均勻。靈台漸呈一片空明。至虛即至實，此刻凡天地之間，無物不能納於這方寸之地。

忽然，他像是發現什麼，臉上又泛起殺氣，長嘯一聲，拔身而起，閃電般掠向身後的白樺林。

「公子，是我哪！」一聲驚呼從白樺林中傳來。

「唔！燕奴，是你！」

他在一個青衣少年的身前煞住身形，兩眼炯炯地盯著少年。這少年便是燕奴，一個清秀

的大孩子。此刻他被風劍花嚇得臉色蒼白，手上一把七絃琴差點摔落地上。

「我……我依照……依照公子的吩咐，在……在申時送……送琴來！」

「哦！我倒忘了這事。」

他神色稍緩，從燕奴手中接過七絃琴，轉過身去。他覺得有些納悶，通常他靈台最清明的時候，只要有人接近三丈之內，必被他察覺。他方才感到身後襲來一股殺氣，怎會是燕奴呢？燕奴該不會有問題吧！他不願接近任何人，所以他也從不信任何人。這難道是因爲他懷疑別人而產生的心魔嗎？他覺得把燕奴嚇成那個樣子，有些過意不去。但他沒有回頭再看燕奴一眼。他提著琴繼續走向溪邊。

「公子……」

「有什麼事嗎？」他停住脚步，但沒有回頭。

「剛剛有個老人家到西川小築來，說有事要找公子。」

「誰！是不是姓尹？」

他猛然回頭厲聲問道，兩眼閃著寒光。燕奴嚇得退了兩步，囁嚅半天，說不出話來。

「燕奴，告訴我，那個人長得什麼模樣？」

他儘量使自己的聲音顯得溫和些，這孩子真是被嚇壞了。有時，他也弄不清自己爲什麼

總不能平和地去對待別人。

「他……他没説姓什麼?頭髮灰白，嘴角有一顆大黑痣?」

「頭髮灰白，嘴角有顆大黑痣?」

他低頭沉思半晌，想不起有這麼一個人。大概是這附近的農户吧!來找我幹什麼呢?管他，練劍要緊。

「燕奴，你知道我從不願別人打擾的。」

説完這話，他又回頭繼續走向溪邊。他一向不願多囉嗦。

「公子，我知道。我會打發他走的。」燕奴在身後恭謹地回答著。有時候，燕奴的乖巧，也頗令他欣慰。

「等等，燕奴，你記得我和尹東川之約還有幾天?」

他似乎突然想起這件事來，又停住脚步，沉聲地問著燕奴。

「回公子的話，還有四天。」

「很好，你爲我準備行裝。我明天就要出發。」

他説完，又繼續向前走。燕奴看著他瘦長的身影，在秋天的夕陽下，竟是那麼孤獨。他跟著風劍花已經兩年了，但却完全弄不懂他這個主人。

「公子，難道你的劍就只是用來打敗尹東川的嗎?」

他喃喃自語著，臉上的表情是迷惑雜著憂傷，忽然一陣琴音帶著殺伐之氣，從溪邊滾滾而來。霎時，整個山野的草木，彷彿都化成層層包圍的敵人。

「但是，可能最大的敵人，便是自己吧!」

燕奴有時會這樣奇怪地想著，但他實在没有機會和勇氣與風劍花多説幾句話。他總覺得風劍花的四周有一堵堅硬的圍牆。

* * *

風劍花冷冷地看著眼前這個剛被自己從暴徒手中救下來的姑娘。他覺得有些困惑，自己正在趕路，爲什麼還會動手去救這個陌生的女子。記得二十二歲那年，他剛被尹東川擊敗，在歸途中，他曾經站在路旁眼看著一羣强盜把一家大小七口殺掉，財物搶走。直到那羣强盜轉過身，找到他頭上時，才在一怒之下，把那羣强盜殺光。

每個人都該以自己的能力去維護自己的生存。没有這種能力的人，還有什麼生存的價值?這是他一向的觀念。他的劍一直只爲自己而出鞘;但今天，他却爲一個陌生的女子而拔劍，他覺得有些困惑起來。

但他却那麼清楚地記得，當那幾個暴徒從她手中搶走一包東西之後，兩個人抓著她，一個準備要撕下她胸前的衣服，另一個臉帶邪惡的笑容，兩手插腰，站在一旁欣賞。那個女人被按在一棵大樹幹上，像一隻在虎吻下的孤弱的小羊，那麼無力地掙扎著。她那兩隻本當清澈美麗的眼睛，此刻却透著恐懼、憤怒、悲哀，但又無助的神色。

就是這眼神！就是這眼神！在他七歲的時候，他曾在父親無力而顫抖的懷抱中，看到被幾個暴徒挾持著的母親，也含著這樣的眼神而死去。最後，他和父親被搭救了，不久，父親將他寄在一個世伯家中，自己不知遠走何地。七年之後，他父親突然回來，冷冷地告訴他：

「我已將那賊人宰了。」

此後幾年，他父親一直沒有快樂過。並且時常仗劍出門，往往一去就是一個多月。

就是這眼神，就是這眼神！他一聲厲叫，在劍光飛舞之中，那四個暴徒立即以鮮血償還了他們的罪惡。

「多謝公子搭救。」那女子驚魂甫定，怯弱地說。

「不必謝我！妳該謝妳自己，謝妳自己是個女人。」

那女子似乎被他那冷酷的神色懾住，倚在樹幹上，怯怯地注視這個奇怪的人，半晌說不出話來，過一會兒，她似乎又鼓了鼓勇氣，說：

「小女子雪姑，不知公子貴姓？……」

「妳無須告訴我妳是誰，也無須問我是誰。」

他冷冷地說完，兩人霎時沈默下來。那女子似乎被弄得有些尷尬，低頭撫弄著衣角。風劍花冷冷地注視著她，在夕陽的餘暉中，這自稱雪姑的女子竟有一種脆弱的美感，她那樣孤獨，無助地倚在樹旁，竟像一面鏡子一般，反射著自己另一份不願言宣的孤獨，難道人本該是這樣永不相契的獨立體嗎？他竟然覺得有些哀傷起來。

「妳準備到那裡去？」

他終於自動打破自己造成的沈默，生硬地問了這句話，雪姑一見他似乎和氣了些，抬起頭來，注視他一眼，說：

「我原是要到涔陽去投親的。但現在我的僕人和馬都被殺死了，篷車也被砸壞了。我……我也不知該怎麼辦！」

她說著，似乎覺得有些傷心，淚水在眼眶中打轉著，風劍花看著眼前這幅血淋淋的畫面，忽然覺得這女子也實在可憐。

「此去涔陽還有四十多里路。我也只有一匹馬，不好與姑娘共騎！我看咱們只好先覓個地方歇一夜，明日再找其他過路的人想辦法吧！」

雪姑一直看著他，她没想到這個人也能講這麼長的話。她覺得心中輕鬆了些，也不像剛才那樣畏懼他了。

他們找了一個背風的地方，倚著樹坐了下來。風劍花似乎不願多說話，閉著眼睛養神。雪姑也不敢開口，只默默地看著這個奇怪的人。

夜已漸深，月光透過樹縫，灑了一地的銀光。這片荒林，在這秋天的月夜裡，竟有一份迷離的美感。

風劍花並没有睡去。他覺得自己從未曾這樣荒唐過，竟然會在這荒林中，與一個陌生女子相對而眠。他未曾想到，有一天他會把與人的距離拉得這樣近。他一向認爲這樣做是一種危險，一個有警覺性的劍客，絕不會讓別人的劍尖與自己的胸口拉得這樣近。但此刻，他幾乎可以聽得到那女子的呼吸聲，也可以感覺到她正在凝視著自己。他曾責備自己爲什麼要愚蠢得去冒這種危險。到現在，他還不知道這女子的來路呢！但他卻又清楚地記得那女子在夕陽下，那種彷彿自己的孤獨。從別人的身上，他才發現這份孤獨是那麼可憐，那麼需要另一個孤獨者的慰藉。

他微微睜開眼睛。他發現那個女子竟一直出神地在看著他。她把身子斜靠在樹幹上，夜風拂亂了她的頭髮，亂髮遮去臉龐的一部份。她的臉色在月光下是那樣蒼白而姣好，在朦朧

中，像一塊脆弱的玉石。她的兩只明澈的眼睛，像可以涵濡這世間一切的澄潭。在月色中，那樣寧謐地等著自己的躍入，他有些被蠱惑的感覺。

在記憶中，他從未這樣仔細地凝注過一個女子。此刻，他卻自這女子身上，驚異地發現自己內在之中，竟然有另一份幾年來一直强被扼殺的情愫。此時，他只有一個慾望，他想走到那女子的身邊，輕輕地撫觸一下那塊脆弱的玉石。

他緩緩地站了起來，向著那女子走過去，但他隨即看到那兩只澄潭，竟似翻起了驚駭的波濤。他停住脚步，默立半晌。他漸漸爲自己這樣的蠱惑，感到未曾有的羞愧，於是，他轉身低著頭走回自己的坐處。他慢慢平息自己心中的翻騰。看著月光中那塊蒼白的，脆弱的玉石。他忽然覺得自己有這樣的能力保護這塊玉石，讓她免於暴力的摧殘，這實在是很值得欣慰的事。他滿足地吁了一口氣，又平靜地閉上眼睛。

也不知過了多久，他忽然覺察對面有一陣窸窣的聲響。他心中一驚，但卻不動聲色，只微微地張開眼睛，唔！是妳，妳終於要露出真面目了嗎？他看見雪姑拎著一個布包向他走過來。

風劍花左手握緊手上的長劍，注意著雪姑每一個動作。她躡著脚步，一步步地逼壓過來，似乎是怕驚醒風劍花。哼！只要妳有任何不利於我的行動，我馬上要妳濺血五步。我真

看錯妳了嗎？我真看錯妳了嗎？

雪姑走到風劍花面前兩步處，停了下來，低著頭沈思了半晌，似乎有什麼事在猶豫著。

哼！妳爲什麼不下手？妳還在等什麼？

最後，雪姑似乎作了決定，慢慢蹲了下來，極小心地解開布包。哼，我看妳能玩出什麼花招？只要妳的兵器一出現，我就一劍刺穿妳的咽喉。

布包解開了，雪姑輕輕地自布包中拿出一疊似乎軟軟的東西，又極輕柔地將它攤開來。咦！是一件女人的衣服。他覺得有些意外。江湖中從沒有聽說有用衣服作武器的啊！我且看妳在耍什麼把戲？

雪姑拿著衣服，輕輕地靠近風劍花，然後兩手拉開衣服蓋向風劍花身上。風劍花心中一緊，正準備一劍刺出。但他在微瞇的目光中，看到雪姑蒼白的臉上，竟充滿著一種愛憐的溫柔的表情。他一下又忍住出劍，靜觀她還有什麼下一步的行動。

雪姑將衣服蓋妥之後，蹲在他面前，默默地注視了他半晌，然後又拎起那個布包，轉身走向坐處。

什麼？她只是因爲怕我冷著，所以上來爲我蓋衣服。風劍花暗中舒了一口氣，接著湧起一陣羞愧。他從未曾想過要這樣去照顧別人，所以也從未曾想到別人會這樣照顧他。原來人

與人的接近，並不是完全像自己所想的那樣危險。他內心忽然湧起一片熱浪，激動得眼睛有些濕濡。他真想衝上前去，緊緊地拉住她的手，告訴她自己這種從未曾有的感受。

但他還是忍住了，只默默地目送著她走到坐處。在月光中，他彷彿可以看到她的唇角上含著一絲笑意。他不知不覺地也泛起了微笑，靜靜地感受著那件衣服所傳過來的溫馨。漸漸地，他在安詳中熟睡了過去。

等他再度醒來時，冷月已經西沉，空氣中泛著凜冽的寒意。看看天色，好像已接近黎明了。

他沈吟了一下，緩緩站起身來，然後悄無聲息地走到雪姑面前，極輕柔地把那件衣服蓋到她身上。他默然地凝視著這張熟睡中的臉，那絲微笑似乎並沒有隨著夜寒而凍結。半晌，他轉過身去，向荒林的另一端走去。

他一面走著，一面回憶著雪姑爲他蓋衣服的樣子。此刻他的內心竟然出奇的安詳、寧和。他開始覺得自己活著畢竟還是有一些幸福，這是他十多年來從未曾有的感受。

走到一片空地上，他抱劍凝立。再過二天，便要與尹東川作第四次決鬥。他必須隨時利用時間，勤練劍法。

他挺直地兀立著，全心凝聚精神。漸漸地，他整個人又彷彿與劍化爲一體，劍即是人，

人即是劍。他漸漸感覺靈台一片清明，自己整個形體似乎已融進天地之中。自天地之中傳來一片清靈之氣，這股氣不像以前那樣激烈而鋭利，但卻充沛而浩大，沈潛而綿長，好像導源於蒼冥之中，不虞斷絕。

突然，他清嘯一聲，手上的長劍化成一道白虹，電射而出，繞過三丈外的一棵大樹，又迅急地飛回手上。他再次一聲清嘯，一掌推出，長劍又激射而出，繞樹一匝，然後又回到他手上。等他握定長劍之時，一陣夜風過處，轟然兩聲巨響，兩棵大樹頹然倒了下來。他心中一陣狂喜，飛掠到樹旁，定睛一看，兩棵樹幹的斷口平平整整，沒有絲毫的牽連。

「我成功了！我成功了！」

他興奮得幾乎要狂叫起來。但他隨即又冷靜下來，平息一下激動的心情。

「我是怎麼成功的？這難道就是得其心，其氣充焉嗎？」

一時想不透，也不願再想，他很愉快地走回原處，在迷濛的微曦中，他看到了一張滿帶著微笑而姣好的臉。於是，他也第一次在人前展露了一絲微笑。

* * *

風劍花定定地注視著船尾那個低頭搖槳的老人。從低壓的斗笠下露出來的灰白的鬢角，

可以猜想這個老人的年紀應該是很大了。

這個蘆花古渡，他以前曾來過，但船夫卻是一個壯健的中年漢子。

「公子要到飛楓原嗎？」老人忽然這樣問著。

「咦！你如何知道？」他有些驚異，但卻還是平靜地説著。

「聽説風西川的兒子風劍花又要與劍帝尹東川在飛楓原決鬥。有些江湖人都要趕去看熱鬧。」

老人説著，似乎想抬頭看看風劍花的表情，也就在這時候，風劍花看見這老人嘴角的一顆大黑痣。他心中一震，想起三天前，燕奴曾告訴他有這樣一個老人到「西川小築」去找他。當時，他以爲是附近的農户，並沒在意，想不到這個老人竟在此時爲他撐船過蘆花古渡。哼！他莫非一直在跟蹤我？這人究竟是什麼來路？有何企圖？莫非尹東川派他來探察我劍術的進境？我已練成以氣馭劍，是不是被他知道了？他想到這層層問題，神色不覺一冷，略一沉吟，問道：

「你可認得尹東川嗎？」

他一面問著話，一面注意老人的神色。老人對於這個問題，似乎全然沒感到意外，一陣乾笑之後，説：

「哈哈，我只不過是一個平庸的船夫，怎會認得尹大俠呢？不過，却時常聽到許多有關他的傳聞，聽說他號稱劍中之帝，當今天下，沒有一個人的劍術能比得上他的。」

他說得神采飛揚，似乎對尹東川相當欽佩。風劍花聽得很感惱火。哼！沒有人能比得上他？在明天日出之時，這句話便要被證明是錯誤的。

「聽說當年風西川就與他在伯仲之間。」

「不錯，他們兩人曾比試過四次，前三次打成平手。但第四次，風西川却敗了，而且敗得很慘，照理風西川所使的西川七十二劍要比尹東川的千峯劍法玄妙。但風西川畢竟還是敗了。」

這話聽在風劍花耳中，不覺一凜。這老頭子的來歷不簡單。竟然對西川劍法與千峯劍法瞭解得這樣清楚。他已對這老人生出重重的懷疑了，便更密切注意他的一舉一動。

「爲什麼風西川的劍法玄妙，却反而落敗？」

「西川劍法是百年前劍神西川子所創，這套劍法是劍法中的正格，使劍之人必須有仁心正氣，才能練至登峯造極。後來四傳到風西川，這套劍法却變了。風西川以忿戾之氣，必殺之心去使用這套劍法，劍法雖變得更凌厲，但他却一直無法練到極境的『以氣馭劍』。結果便敗在尹東川的手上。」

這話說得更令風劍花心神大震，這老頭子究竟是誰？爲什麼對父親的弱點瞭解得這樣清楚？他竟然敢指責父親是忿戾之氣，必殺之心。看來這人與尹東川大有關係。他內心驚駭，但神色還是十分平靜，又試探地問道：

「以你的看法，這次風劍花與尹東川的決鬥，勝負情形如何？」

老人似乎料到他會有這個問題，深深地注視風劍花一眼。緩聲道：

「誰勝誰負很難說。前幾次，風劍花的失敗，原因與他父親相同。風西川只教給他兒子劍術，而沒有教給他兒子作爲一個劍客的人格，所以風劍花一直練不到以氣馭劍。」

風劍花聽得心中大不愉快。這老頭子竟然罵我沒人格。什麼人格？你就懂嗎？他心中生氣，但仍不動聲色，繼續問道：

「這次風劍花有可能練成以氣馭劍嗎？」

老人注視風劍花半晌，然後笑一笑，說：

「也有可能。」

風劍花內心一緊，果然這老頭子一直在跟蹤我，探察虛實，好讓尹東川預作準備，但我怎麼會讓你回到尹東川那裏去？他眼中閃過一線殺機。這時夕陽西墜，江面上一片迷濛的金黃，在黯淡的光線中，老人似乎沒有注意到風劍花眼中一閃而逝的兇光。

船已漸漸靠岸，對岸是一片濃密的蘆葦叢，蘆花在秋風裏翻著白浪。

風劍花抬頭望望漫天燦爛的雲霞，像是燃燒遍野的戰火。明天將會是怎樣的天氣呢？他兩眼一轉，悠悠然地說：

「老人家，你看這天色，明天會是怎樣的天氣？」

老人仰起頭來，凝目望一望滿天的雲霞：

「明天……。」

他還沒有說完這句話時，一把冰冷的劍已深深刺入他的胸膛。他悶哼一聲，踉蹌後退兩步。手捂著胸口，血像泉水般自他的指縫湧出，他臉上的表情，揉雜著意外、痛苦、失望，似乎不相信眼前這個人會對他下手，他像是要重新看清楚風劍花似的，瞬也不瞬地死盯著風劍花，一字一字地說：「風——劍——花——你——畢——竟——令——我——失——望！」

他極費力地說完這句話，兩脚一軟，終於又踉蹌幾步，倒了下去。噗通！掉入江中。一陣漣漪之後，江水慢慢恢復平靜。

風劍花神色冷硬，一直在一旁斜舉著長劍，冷冷地看著老人痛苦的表情，直到他跌入水中，才還劍入鞘，仰天喃喃地說：

「你不能怪我，你知道得太多了。」

風劍花離去後，蘆花古渡在夕陽下一片沈寂，對岸忽然出現一個黃衣老者，佇立良久，像是在等待著什麼。

* * *

晨曦照在一片荒涼的飛楓原。

風劍花兩年來所等待的這一刻，終於來臨了，他背對著晨曦，靜靜地，冷冷地注視著剛出現在眼前的黃衣老人，他滿頭銀髮，身體非常高大，面龐及五官也似乎比常人要大一些，好像是雕刻匠用刀削成的，稜角畢露，他站在那裡，就像一座山，一座永遠擊不倒的山，尤其臉上那股凜然的正氣，總令風劍花覺得有一種極大的壓迫感。

「尹東川，你來遲了。」風劍花冷冷地說。

「不錯，我來遲了。但卻有原因——。」

他的聲音寬厚而低沉，好像巨雷在幽谷裡迴響，有一種震懾人的力量。風劍花從來就不願理會別人的事，尹東川遲到的原因，他本不想知道，但不知爲什麼，卻不由自主地問了出來：

「什麼原因？」

尹東川皺了皺粗黑的眉毛，說：

「我的朋友没有如約到蘆花古渡接我。後來，我找來另一條船，到對岸之後，卻發現到他的船，船是空的，但船上竟有血跡。我沿著河岸搜尋了幾個時辰，一無所獲。」

尹東川的話說得很慢，兩眼神光炯炯地逼視著風劍花。風劍花心中一陣狂跳，有意無意地避開尹東川逼視的眼光，他儘量使自己的臉色不要產生任何變化。

「你那個朋友是誰？」

「水中功夫冠絕天下的水神西門波！」

「水神西門波！」

風劍花心中一震，那個人是水神西門波。他似乎記得父親生前曾提及有這樣一個朋友，但風劍花卻從未見過他。

「他也是令尊生前的朋友。」

「以前是。」

風劍花冷冷地回答。尹東川深深地注視他一眼，微嘆了一口氣，卻没有去追問風劍花這句話的意思，他低頭沈思一下，又說：

「他對你的期望相當高。」

「我從來不認識這個人。」

風劍花大聲地說著，但他卻不由得想起老人臨死時對他說的一句話：「風劍花，你畢竟令我失望。」老人兩隻死魚眼，似乎又瞬也不瞬地盯著他。晨風寒峭，風劍花禁不住微打冷顫。他極力使自己平靜。

尹東川一直看著他，似乎還想再說什麼。但風劍花已搶先說道：

「不談他了。你我之間該作個了斷了！」

他不等尹東川回答，退後兩步，拔出長劍，擺開架勢。尹東川長長地嘆息一聲，不再多說，也撤下腰間的長劍。他的劍似乎比通常的劍長了些，而且又寬又厚，看起來有些笨重的樣子。但這把劍，普天之下没有人能抵擋得住。

風劍花站的地方，地勢似乎高了些，而且背著陽光。他早來，自然可以先選個比較有利的位置。此刻，他像一把銳利的劍一般，挺直的凝立在耀眼的晨曦之中，整個人和劍似乎都化成一團殺氣。

尹東川站的姿勢看來很隨便。兩脚橫跨，巨大的右掌握著劍柄，劍尖斜指著右前方的地面。這姿態完全算不得什麼架勢，簡直全身都是漏洞，從任何角度你都可以給他一劍。但

是，真正的情形，只有風劍花知道。前幾次，他面對著尹東川，起初乍然一看，也覺得他漏洞百出。但繼而發現站在對面的好像不是尹東川，而是一座屹立不搖的山，全身找不出一絲屬於人的精神意識，好像他本來就是這天地的一部分。你可以隨意從任何方向刺他一劍，但似乎每一劍對他都不起作用，所以你根本不知道要如何刺出這一劍才好。

兩個人就這樣相對凝立著，誰都不敢先動。整個大地也似乎跟著止息。他們周圍數丈之內，好像已變成死亡的真空狀態。忽然，一隻早雁低掠過林梢，當飛過他們頭頂兩丈之處，却哀鳴一聲，跌落在三丈外的枯草叢中，看來像是被劍氣摧落的。

就在雁子噗哧一聲跌入草中的剎那間，兩人幾乎同時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刺出他們的劍。風劍花的劍像千條閃電一般，從各種最有利的角度刺向尹東川。尹東川寬厚的劍綿綿劈出，竟幻起層層劍影，每一道劍影都像一座山峯，峯峯相連，緜亙不絕。這就是尹東川的絕學「千峯劍法」。

兩人在瞬眼間各換了幾個角度位置，各遞出幾十劍，但看來勢均力敵。突然兩人同時一聲巨喝，接著一聲刺耳的金鐵交鳴，人影左右一分，各掠出丈外站定。雖在寒秋，但兩人的鬢角都已微沁汗水。剛才一照面之間，每人都可能死幾十次以上。

一陣晨風過處，忽然林梢紅葉紛墜，好像萬朵雲霞一般，在晨曦之中非常絢爛。兩人都

各自暗暗心驚，好厲害的劍氣。

風劍花微喘一口氣，看來要勝過尹東川實在不易。他心中電轉，暗一咬牙，長劍引回胸前，兩手環抱。本來神光炯炯的眼睛，忽然變得空洞而透明，臉色也冷硬得像冰塊一般。此刻，他的劍與人似乎已融爲一體，而又化成一團肅殺之氣。

尹東川面色忽然凝重起來，長劍改爲橫擋胸前。他似乎也知道風劍花此次一擊之下，可能生死立判。

突然，風劍花一聲厲嘯，手上的長劍化作一條長龍，像閃電一般射向尹東川。

「以氣馭劍！」尹東川驚呼一聲，巨劍全力推出。

「以氣馭劍！」五丈外的楓林中，同時傳來一聲驚呼！

這聲驚呼，入耳很熟，但尹東川已無暇多想。手上的巨劍排山倒海一般推出千疊山影，他整個高大的身軀似乎已沒入羣山萬壑之中。他感到一條如利錐般銳不可當的力量穿破疊疊山峯直射過來，而且後面還跟著一股重不可擋的壓力，如波濤般逼過來。

楓林中呼聲未落，一條灰影縱騰而出。就在此時，突然傳來風劍花一聲驚咦。尹東川隨即感到那線銳力頓了一頓，巨大的壓力也緩了一緩。尹東川抓住這一瞬的空隙，巨劍拚全力掄出一道圓弧，鏗鏘一聲巨響，一條耀眼的白虹被他的劍擊向右上方的空中，在一瞬之間，

射至十丈開外，迅急地墜向草叢中。他也在這一觸之下，被一股巨大的力量震得倒退四五步，虎口一熱，已生生裂開數寸，巨劍險些脫手。

他還來不及定神，隨著一聲淒厲的長嘯，風劍花白色的身影拔起，一個起落之間，已掠出幾丈，轉眼間，消逝在莽莽的荒原上。

尹東川怔怔地目送他離去，黯然嘆了口氣，這一切都發生得太快了。在剛才一刹那之間，他幾乎已在生死界上徘徊了好幾次。奇怪的是風劍花爲何會在突然間挫滅了馭劍的真氣？

「難道是功力還不夠嗎？」他喃喃自語。

「不是功力不夠，而是因爲他看見了我。」

尹東川緩緩回過頭來，他只顧風劍花這邊的事，竟然忘記看看林中那聲驚呼是誰。這一瞧，也不禁一陣驚愕。

「西門兄，你……你……」他一時之間，竟不知該説什麼話。

眼前站著一個灰衣老者，頭髮灰白，唇角一顆大黑痣，臉色很蒼白，看來像是生了病似的，這人不是水神西門波是誰！

「我没死，但他的劍只要向左再偏兩分，我今天恐怕就無法站在此地與你説話了。」他

説著，舉手捂了捂胸口。

「難怪他馭劍之氣會忽然挫滅。看來，他這次不應該敗給我的。」

「他的確没敗給你。」

尹東川面色凝重，低頭沉思半晌，説：

「他一直把我看成最大的敵人，但他不知道他最大的敵人，就在他內心中。其實，這次他大有轉機，幾乎已經成功了，最後却仍然失敗，很可惜。」

西門波點點頭，表示贊同他的話。接著又搖搖頭，惋惜地説：

「風劍花啊，你實在太糟蹋自己了。」

「只要有一天他能先勝了自己，老夫雖敗無憾。」

尹東川神情嚴肅地説完這句話。東方的朝陽已漸爬上林梢，這又將是燦爛的一天。然而在荒原上奔逃的風劍花，不知道是不是也在看著這片光明。

新世代小說大系

——時代的注脚

您對當代小說家及其作品有無完整深刻的認識呢？

身爲現代人的你我，在爲近四十年文壇上傑出的小說家喝采的同時，我們更想爲時代留下一些注脚——「新世代小說大系」的出版，完整地蒐錄當代名作家最具代表的作品，希望能爲現代史作爲一個印證！

如果您喜愛當代小說，那您一定更想對台灣文化蘊育下的新世代生活與心靈空間的全貌有更深入完整的認知。藉著「新世代小說大系」的出版，我們企圖抓住台灣戰後四十年來快速複雜的變貌，爲中國現代文學史保留了珍貴的文藝史料。

多位名家都給予本書十分大的肯定。其中余光中先生也鼓勵本書：「戰後第三代在小說領域的探索與成就不但值得肯定，更值得妥加編印，呈現在兩岸讀者之前。」

生在富裕的自由中國，唯有更好的文學環境，才能培養國民寬廣的胸襟及高遠的見識。

而「新世代小說大系」正是當代最值得您收藏的一部時代智慧結晶！

新世代小說大系

1政治卷　定價200元
2都市卷　定價160元
3工商卷　定價160元
4鄉野卷　定價200元
5心理卷　定價160元
6歷史／戰爭卷　定價160元
7科幻卷　定價160元
8神秘卷　定價160元
9武俠卷　定價160元
10校園卷　定價160元
11愛情卷Ⅰ　定價160元
12愛情卷Ⅱ　定價160元

全套精裝定價：四五〇〇元
全套平裝定價：二〇〇〇元

希代書版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639巷25弄35號
電話：7135272　劃撥：0017944—1

〈苦苓著作六書〉

- 書中書 （好書評介） 定價 100 元
- 小小江山 （雋永散文） 定價 120 元
- 外省故鄉 （短篇小說） 定價 110 元
- 誰偏激？ （雋永散文） 定價 120 元
- 不悔 （浪漫情詩） 定價 110 元
- 愛人天下 （雋永散文） 定價 110 元

〈大陸文學〉

- 人啊，人！ （長篇小說） 姜穆序 戴厚英著 定價 140 元
- 懷念蕭珊 （巴金十年作品） 巴金著 定價 100 元
- 貞女 （短篇小說） 古華著 定價 120 元
- 性的獨白 （長篇小說） 祖慰著 定價 120 元
- 甦醒的春天 （短篇小說） 賈平凹等大陸作家合著 定價 110 元

〈有情五書〉

- 當時年紀小 （稚情散文） 李敬編著 定價 120 元
- 親情就是根 （親情散文） 許燕編著 定價 120 元
- 鶼鰈情深 （愛情散文） 桑柔編著 定價 100 元
- 濃濃的鄉情 （鄉情散文） 林錫嘉編著 定價 100 元
- 我從眷村來 （眷村散文） 青夷選編 定價 100 元

〈傑出散文〉

- 颱風眼 （小說散文） 林文義著 定價 100 元
- 離離散紅 （散文精品） 蔡碧航著 定價 100 元
- 感性蕭蕭 （蕭蕭散文自剖集） 蕭蕭著 定價 140 元
- 背後的腳印 （散文精品） 林仙龍著 定價 110 元
- 宛若昨日 （散文精品） 鍾喬著 定價 120 元
- 花間心事 （散文精品） 詹錫奎主編 定價 110 元

〈侯文詠二書〉

- 七年之愛 （短篇小說） 定價 120 元
- 誰在遠方哭泣 （短篇小說） 定價 110 元

〈郭強生二書〉

- 掏出你的手帕 （短篇小說） 定價 120 元
- 傷心時不要跳舞 （短篇小說） 定價 110 元

〈黃凡三書〉

- 都市生活 （短篇小說） 定價 110 元
- 東區連環泡 （小小說） 定價 110 元
- 你只能死兩次 （短篇小說） 定價 120 元

〈林黛嫚三書〉

- 也是閒愁 （短篇小說） 定價 120 元
- 閒愛孤雲 （短篇小說） 定價 110 元
- 閒夢已遠 （小小說） 定價 110 元

〈蘇菲三書〉

- 借花行 （短篇小說） 定價 110 元
- 待月女孩 （短篇小說） 定價 110 元
- 絲路花雨 （中篇小說） 定價 110 元

〈吳淡如三書〉

- 淡如輕風 （短篇小說） 定價 120 元
- 人淡如菊 （短篇小說） 定價 120 元
- 昨日精靈 （散文精品） 定價 110 元

〈汪笨湖二書〉

- 長江有愛 （長篇小說） 定價 110 元
- 男子漢大豆腐 （掌中小說） 定價 110 元

20位當代名家推薦

苦苓（作家）

台灣的小說家一向紛爭最少而創作最勤，如果台灣文學界要拿這四十年的成績與人較量，那麼小說是當然的代表隊；而這套「新世代小說大系」正有如小說國手的選拔，具有時代的及歷史的意義，甄選工作的客觀與認眞，更保證了這支代表隊的優異素質。

梅新（中央副刊主編）

台灣小說已經進入一個整合與再出發的紀元，《新世代小說大系》適時推出，驗證了台灣小說的新變貌，從中我們發現八〇年代到九〇年代嶄新的主流，以及新典範的確立，這是一部深具文學史意義的鉅製。

康來新（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

《新世代小說大系》的推出，讓我想起小說史的《太平廣記》《三言》《二拍》《晚淸小說大系》以及新文學運動後《中國新文藝大系》。而較以上諸系列尤具特殊意義的，是這套大系將登陸「社會主義中國」，以展現「台灣文化蘊育下的新世代生活與心靈空間的全貌」。希代的用心和行動正是，「書寫當代」「創造當代」的見證。

陳信元（文學史料專家）

在即將跨入九十年代前夕，這一套大系的出版，有它劃時代的意義。一是囊括了百位新世代的佼佼者；二是依作品類型分卷的編選方式，擴大了讀者視野，深化了對社會各層面的關照；三是提供了近二十年來社會變遷的縮影並爲中國現代文學史保留了珍貴的文藝史料。

游喚（建國工專教授）

①註明原刊雜誌名稱，發表時間。②相關評論宜列於附註。③已入選之每一位作者已出版著作（小說爲主），或單篇未結集作品，而皆未入選者，宜一一列於參考資料欄。④作者生平資料及個人之寫作觀亦可簡短文字列存之。

新世代小說大系

黃永武（台北師範學院國文系教授）

新世代小說大系，可以量測出這股後浪的高度。後浪當然是以前浪爲推波助瀾的依憑，所以它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前浪的洶湧澎湃，也可以預知未來一波更後浪的滔天之勢。

詹錦堂（自由時報副刊主編）

八〇年代的文壇特色，在於新人輩出，形成群雄逐鹿的熱鬧紛紜景象，而《新世代小說大系》的推出，正適時的爲這繁華景象訂做了一個美麗的框架，掌握了新世代的呼吸與脈動。這樣的一套書系，是值得嘉許與期許的。

葉石濤（元老評論家）

我一向認爲八〇年代的台灣文壇對於新生代作家是冷漠的，而且對他們的評估太苛酷了些；這冷漠和苛酷的背後隱藏著老一代作家的自私與誤會。我希望「新世代小說大系」的出版，給海峽兩岸的老一代作家帶來瞭解與反思的機會；究竟他們是台灣文學未來的旗手呢！

周汝珍（中興大學外文系教授）

這是一套極有價値的大書。新世代小說家在質和量上比上一代更値得探討，但年輕作家常被忽視，感謝希代爲文學貢獻心力。

龔鵬程（淡江大學中文系主任）

1.總序太簡單，能不能對台灣這四十年來小說作者之成長與小說寫作，做一綜覽全局的評述？現在的總序，有點像編輯報告。

2.或放棄「總序」，改寫爲編輯凡例或編輯室報告，然後再於每一卷卷首自撰或邀人撰一通論該卷小說之序文。